

3919871

增像

國圖

三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下

羅貫中

演義









罗贯中 著

增補
——
二國
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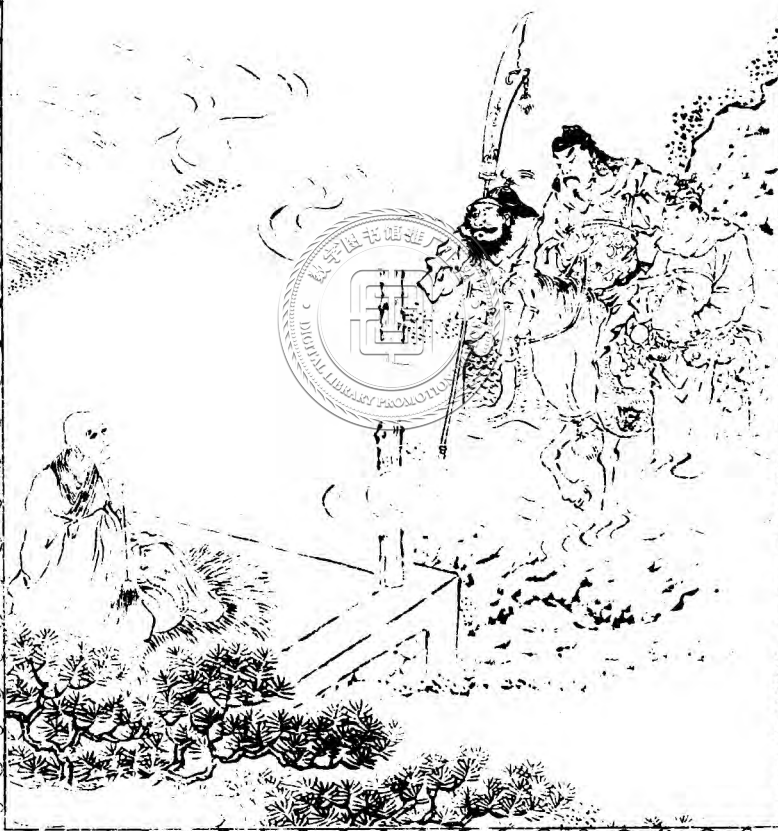
下冊

北京市中国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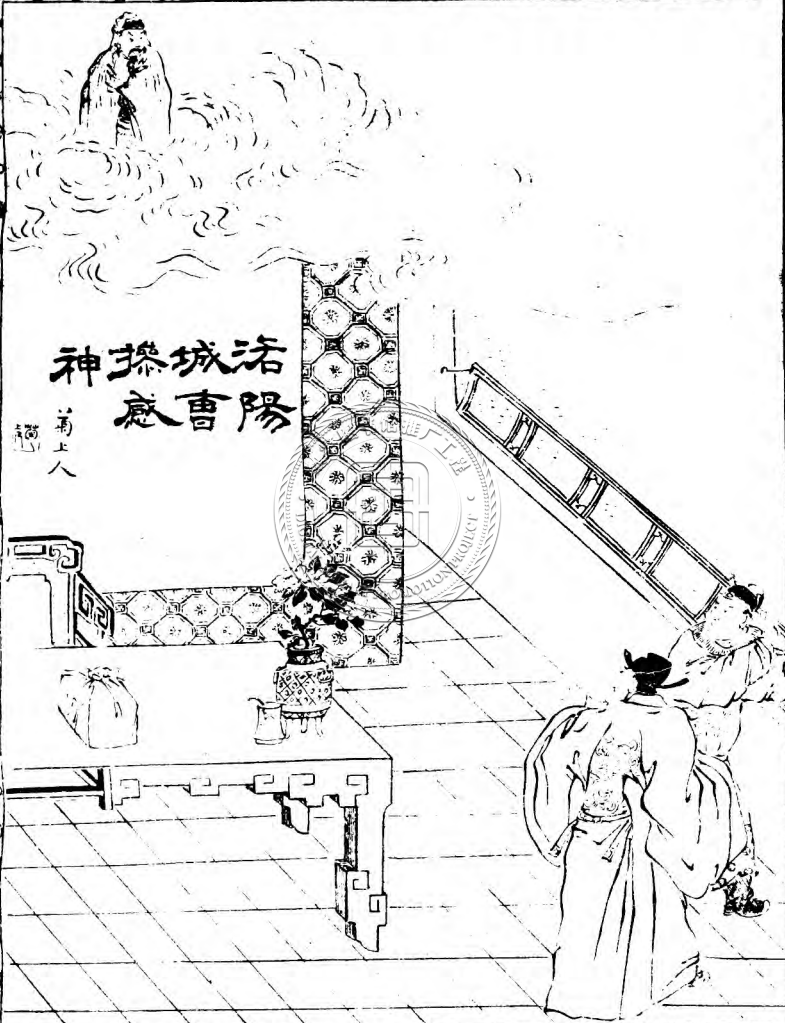
正由公聖
泉關顯

寄泉
元清



神孫城洛陽
威曹陽

萬上人



治風疾神醫死

（德）作人山安宛



傳遺命奸雄
數終

琴舫題

圖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九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搖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搖鬼眾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並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即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

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宜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滄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

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

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荆州耳何必害關

公而後快若使魯肅而在決不為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操圖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

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卜呂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時必然就

擒。亥屬水仍合立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

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

城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況三百人乎。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

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

乃劉封孟達接兵不發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

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

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

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

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不可實金石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雲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於此時不即

後舉以報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夜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趙雲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

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大率為荆州兵招去耳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

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趙雲之死在關平口中發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

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卜在亥時今却到五更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鈞套索一齊並舉先把

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殺。請至此令人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請至此又至天明孫

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威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放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

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孫為漢賊而助孫攻公則與我今誤中奸計

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照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

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也。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顛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

得其所矣。馬亦能擇主乎？又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王甫之夢，此正說問。忽報吳兵在城中將

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墜城而

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與倉之像於城上，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

魂不散，瀉瀉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

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

至此忽然照出。

甚為巷。每日坐禪。知道是清淨法師。不身邊。只有一小行。普化飯度日。小行者而忽使之化飯。便不似今之受化徒弟。
尚了。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巷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何有我。
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何有還頭。還於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
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
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鬍鬚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
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尸曰。雲長安在。此語極得。關公英一頓悟。
卽下馬乘風。落於巷前。人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其已遇
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
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
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

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顧謂

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

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

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人勝於子明。惟勸吾借

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荆州合力拒操。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

時討賊之義是呂蒙不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屬

如二人何得反口勝之。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今人嚇殺。眾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

進，坐於孫權位上，兩肩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

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

此作威顯。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

聖之事。眾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涪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

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

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

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權聞

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說被死呂蒙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

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劉

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在東吳須以此度之耳。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

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

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計，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利於己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

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

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就知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

也又委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

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於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即於中乘

便而圖事耳如燭照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

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

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處亦不久也乖的又撞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

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言

未訖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髮皆張操驚倒操倒孫權又嚇倒曹眾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

眾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關活

公可怕死關公更可怕死關公無異活關公則尤可怕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

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下曹操却說漢

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廢夫人死而廢芳

孫權見國正敘西川一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裏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

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卜此敘先曾許劉馬之子劉瑁瑁妻

天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萬於黑

族兄弟豈忘同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贏乎法正做媒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

妃玄德應允大是從權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孝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

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公力拒之允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應允孔明曰

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若能如此荆州不失惜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

日關興到具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臺隄防甚密萬無一

失因此玄德放心補敘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安睡起坐內室秉燭

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忽可畏玄德

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

與玉泉山頂孫權座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

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前敘王

此又敘玄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

乃主上心恩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

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害故特

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

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二人正說之間忽見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

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忽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有此一語二公一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閒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甚緊玄德急召入問之
人且說荆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尚不知有後事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康化
至史接急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玄德大驚
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
荆州之急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
人赴間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
臨沮為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此方纔敘完絕妙筆法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
正是為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鑒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刮
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
欲殺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
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

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要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頗左慈而不死。頗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

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為之。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乎。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歎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

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卽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卽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獲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己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欺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歎歎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壓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夢

並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為之喟然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到於地眾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

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一語故似有埋怨之意主上且宜保

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

貴乎言未已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羊舌見向戌而眾官救醒

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濕衣襟斑斑成血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孔明與眾官再

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不反兵之誓非不共戴天之誓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

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

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張昭司馬懿之計總不能逃此公之明鑒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

曹操而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謗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

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此以吳眾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

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張飛為後文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慎猶哉

由來無死今竟死矣弔祭不至招魂何為之見却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

見關公言彷彿相似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自將

何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當名曰恨無良工賈誦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

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

梁之材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

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工師得大喜木則王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

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

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在曹操眼中細看一番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

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臥龍岡有棟梁之才躍龍祠亦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

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貨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有

聲血濺滿身樹亦有血奈何人無血心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

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

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草木非人尚能計賊人非草木却多從賊為之一嘆操大驚急呼武士

安在皂衣人仗劍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

痊可眾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華歆不識曹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又將

回事提照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

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効者以麻肺湯

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肺曹操一肚皮奸猾當用何藥湯洗之病人略無疼痛

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

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

三尺飲食。卽下。曹操腹中毒蛇。恐不止一條。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虫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略數。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一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卽愈。奇絕。操之事。帝之不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痒。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鐵十箇。痒者內有黑白暴子二枚。更奇。操之能利人。能算人。恐亦當生此二物。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於百忙中。忽見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脉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用藥。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問關公。中主臂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應只兩事。今作兩番。爲人。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以華陀口中一段。開文敘之妙品。非但爲關公報讐。且爲天子討賊。呼左右擎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照應二十回中事。急令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有此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有此

陀使可離華陀不必書也陀卽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

陀檢看畢陀卽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情因家中藏之以酒肉爲青囊大是便宜了此書便有無數酒肉吃矣旬日之

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殯殮以并歸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

正將書在那裡焚燒婦人不愛書非不受書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

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段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人之言吳押獄嗟

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悶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

詩歎曰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寬垣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

拆視之畧曰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卽率

羣下納士歸降矣孫權此時新斷為漢賊無疑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

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令人追思

苟或苟倖尚有良心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

在孤孤爲周文王矣隱然以漢逆之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附主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

備權欲使操攻備操又使權攻備兩家之意只在於操從之表封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

備此至於一勦進一賜爵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操從之表封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

荆州牧卽日遣使賁誥勅赴東吳去訖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

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此夢在殺馬騰之前。於此補照出來。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曹孟德早為司馬氏預兆。詎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槽。主上何必疑乎。與關平解緒為龍。彷彿相。似今之代人詳抵類此。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

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從前作過

事沒興。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新殿造不成。舊殿又塌了。操驚倒於地。近

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呂蒙是神附於身。曹操是鬼集於尸。然操何以不附。日一則可。附多則不勝其

附故不。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為何如此。羣臣

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數日。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於天。一語自寓。供招孔子之言曰。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

某之請。久矣。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

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於陰雲之中。曹操是雙目見之。夏侯惇是一眼見之。

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

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

權。西蜀劉備。未曾勦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但言家事而不言國事。是老賊奸計處。孤

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又將前事。卡氏生四子。正影植。熊孤平生所受第三

子植為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但言立王自繼更不說曹洪等泣涕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綵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不知操者但謂其兒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技奏樂上食劉之妻妒及於鬼惡其以鬼悅鬼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之今操之遺命又欲以人悅鬼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弟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將七十二塚盡掘之為之奈何人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是子年寅月後人有鄴中歌一篇歎曹操云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不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恙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駢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曹操未見四子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洛陽與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白帝相似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取視之乃中庶子司

馬字也。字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立嗣王，以安眾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得？此時天子詔已屬具文而猶欲待之者欺人耳目耳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刺下袍袖，厲聲曰：「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眾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此時已不敬奉天子詔矣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眾皆大驚。須臾，華歆入，眾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眾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未得父令乃欲奉母令然操之所以無令者以天子詔可以欺曰吾取之如寄羣臣自能為我請之故不必以己之令令之也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眾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一班亂賊贊成原來華詔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與破壁取后正是一樣畫忠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處，賀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前華歆來眾皆吃一說今曹彰來曹丕亦吃一驚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鄢陵侯，以片言折之。」眾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試看曹氏曹彰事，幾作袁家譚尚爭。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兄逼弟曹植
賸詩

藝文傳文

萬曆



姪封王

伏

鐸



宣王廢帝
篡位

太廟後舍後方有寶



漢王正位續
大統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九回

兄迫弟曹植賦詩

侄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謚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實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為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荳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荳之咏能發兄弟之悲。朱虛畊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荳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為然哉。凡今之人有以兄弟而相前者觀於其文亦宜為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脩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情。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

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唯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唯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觀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旣死。彰旣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爲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旣能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旣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赦關公平南郡之救樊城也。難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赦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旣欲殺之不卽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義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旣歸

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義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唯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義乎苟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眾官一人挺身而出顧往折服之眾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

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一見便問璽綬

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意正而彰默然無語

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彰曰吾

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妙在不教之隻身入

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鄆陵自守彰拜辭

而去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絕請云自肚封

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而曹丕偏

偏諡之曰武王葬於鄆郡高陵令子禁重治陵事禁奉令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書關雲

長水滄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妙畫雲長儼然上座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

命之狀教他看曹操的墳墓即看了自己的行樂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

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書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曹丕羞臣下是一幅

看畫所以胸中吟詩所以遺興自消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疾不久而死死

後人有詩歎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 可憐臨難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識 晝虎今從骨裡描

却說華歆奏曹王曰 耶陵侯已交割軍馬 赴本國去了 臨淄侯植 蕭懷懷 二人竟不來奔喪

理當問罪 不知君臣之義者定 王從之 即分遣二使 往二處問罪 不一日 蕭懷懷使者回報 蕭懷

侯曹熊懼罪 自縊身死 先也殺了 王厚葬之 追贈蕭懷王 又過了一日 臨淄使者回報 說臨

淄侯只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 酣飲悖慢 無禮 問使命至 臨淄侯端坐不動 丁儀罵曰 昔日先

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 被說臣所阻 今王表未達 便問罪於骨肉 何也 是責 丁廙又曰 據吾主

聰明冠世 自當承嗣大位 今反不得立 汝那廟堂之臣 何不識人才 若此 是責 臨淄侯因怒叱

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處 數來只 王聞之大怒 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

火速至臨淄 擒曹植等一千人來 奉命引軍至臨淄城 守將攔阻 褚立新之 直入城中 無一

人敢當鋒銳 運到府堂 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 喪中醉倒 難為孝子 褚皆縛之 載

於車上 並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 郭郡聽侯曹王發落 王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

幾 丁儀字正禮 丁廙字敬理 沛郡人 乃一時文士 及其被殺 人多惜之 文章不能免 却說曹王

之母卞氏 聽得曹熊縊死 心甚悲傷 忽又聞曹植被擒 其黨丁儀等已殺 大驚 急出殿 召曹王

相見 曹王每一人為曹植請命 今 王見母出殿 慌來拜謁 卞氏哭謂王曰 汝弟植平生嗜酒 疎

狂 蓋因自恃胸中之才 故爾放縱 汝可念同胞之情 存其性命 吾至九泉亦瞑目也 吳氏為女

神機其詞屈平氏為種
之故而表章其詞衣不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平氏洒淚

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

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華歆不知有伏也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

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

人之口既能助臣欺主何難助見謀弟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惑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

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

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加罪決不姑恕欲使傷人伏筆不至死

死罪者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書着兩隻牛關於土牆之下若以此論死則天下之犯

畫曰即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關牆下一牛墜并死字樣出如北難題目植行七步

其詩已成詩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四骨相遇由山下欲起相塘突二敵不俱剛

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面試中式偏不

日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若題在牽牛草植略不

思索卽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潛然淚下四句詩賽過一篇求通親親表間之安得不淚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追弟之甚耶丕憤忙

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試了好文字猶然降等若植拜辭上馬而去

文字不佳將不止劣等矣

植拜辭上馬而去

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迫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城都，以上按曹操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迫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讐。以關公之讐，擊之則私仇，以曹操之罪，罪之則公。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恐其不降，則降魏耳。可陞此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美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達心。腹內馳報，孟達為本却引出一人來，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美。美因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馬超性直，此語亦能用。美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美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前被髮於劉璋，今髮長未幾而復，生髮心恐不但斷髮將斷其頭矣。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美，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美下獄。拷問其情。美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美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美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美死於獄。」與張松事相似，死彷彿相似。彭美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急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五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

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又因孟達一人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異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罪。遠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唯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慙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一舉兩得。不費力。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不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

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抵方准信

與呂蒙使傳上仁

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今劉封亦

來降也王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

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

十里下寨達即脩書一封使人賁赴蜀寨招降劉封

與傅士仁說

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悞吾

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勃然大怒亦領兵

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上還

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

便是誘敵之計

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

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

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起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

了魏也

望為十數日後開門

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

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

與汚水之戰相

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刺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

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

阻故耳

今番却推脫

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

推出斬之

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救開公

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

心中頗悔

又悔不聽孟達之言而不降魏矣

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以上按下文主

且說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將

文武官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濟國豫縣大饗先聖鄉中父老楊應遠等奉觴進酒
效漢高祖還沛之事正爾居喪守制即便本歸還鄉恐不如高祖之威如海內而歸也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篤王卽還鄴郡
時惇已卒即應前文見鬼事王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
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此原此麟此龍不當來而來非魏之祥瑞乃漢之妖孽耳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
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
虞劉曄陳矯陳羣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
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祖
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誤者有
王莽再學之而誤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
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昇浞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迫堯子奪舜璽而迫舜
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爲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閭聖帝七年之旱啟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爲妖孽者如魯
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瑞即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麟鳳

黃龍。非曹丕受命之禍。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墮。雌雞之化而已矣。觀曹丕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心。人心不予魏。豈天心獨予魏哉。然不與魏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違數。即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為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奪之耳。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嬰寵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該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其族。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為三云。

立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于立德而不予曹丕者。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立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為逆取。而順守。若論立德之即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瑁之妻。而

立之為后似不免於責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立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予也立德之即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篡漢而帝室之曹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立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宋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覲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

今雖唐虞無以過此語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

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東吳計

關公且不許華歆却把一皇帝輕輕計去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

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

官再從公計議議便不要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

卽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卽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

也何不克指青龍見望雖錄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

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

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

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祭之

此等國機想亦華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

明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未聞當日車駕覆帝大罵曰百官請陛下

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百官相迫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今百官相迫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

亂逆之事耶曹后深明大義言未已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

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比孫夫人之叱吳將更為激烈不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歎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迫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

之議免遭大禍四岳奏帝未聞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聞帝曰陛下若不從眾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

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使管宜而在不但

但分生當帝大驚柳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露出昔日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

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王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忠臣國之寶也符寶非寶祖弼是寶洪喝令武士

推出新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森究專權漢室亡 詐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眾心非安眾心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責持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本是天子所賜曹丕大喜開讀詔曰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臣之力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廐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下天難欺與其詐不如從直不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不曰天位不可讓而曰別求大賢便是欲天子遜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實不更許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受然後受之此是家傳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臣導君以詐差擬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杏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

大功二十而放。魏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既畏此名，詡曰：此

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責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膺、陳仲舉嘗言：華受

此之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要天子親自送來，便

可以釋羣疑而絕眾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

「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做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

明白禪位。到底不則陛下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

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

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其目昭彰，帝親捧王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唯歸有德。漢道凌遲，世失其序，

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虐，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唯清區夏，以保綏我

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

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唯亮采，師錫朕命。金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

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祇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

初元年平角所云黃天當立於此始驗國號大魏不即傳旨大赦天下詔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

於臺下聽旨克奉諸侯北面而朝之不降旨封帝為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

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如害封汝為山陽公即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

朝龍頭之惡一至於此追原帝之分只在拾金一刻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幸寓一筆見此

難堪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此舜禹乎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歎曰

兩漢經營事艱難一朝久却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下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

上火燭盡皆吹滅此亦是祥瑞那虞舜當日四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列風

弗迷正何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為司徒王朗

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曹操之疾既疑洛陽有鬼曹丕之疾

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以上按曹丕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

丕惡如妖故以妖召妖耳且傳言漢帝已過宮此傳言之誤按漢帝廢為山陽公

不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

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

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

欲尊漢中王為帝明教下先王接敘孔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

地象全圖三國演義第八十回

中書而起帝望見於畢胃頭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

明但言人事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

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

延漢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欲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曹丕迎天子之詔先上

眾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

曹丕所執主上不即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為君為孝慈皇帝雲

恨若不從臣等所謀是失民望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育德

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竊何異大義推之善於勸進不言義不當受新相近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

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眾官曰如此如此於亮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

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病害病要立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故作可漢中王曰

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先是主作難此處漢中王再三請問孔

明謂然數日臣自出茅廬遇過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

之言日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侍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

執不肯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不以已勸之若文武皆散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

得不憂乎既以草臣勸之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不言已德不堪但恐人心孔

明日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

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

答此言天命當受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通此句已是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曹丕真病

真病難痊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眾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只露

句口風便被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向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

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

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眾也先聞其言後詳其人不漢

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便難推

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

官整設登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

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敬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

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

下將士以為漢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

君長會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

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唯神饗祚漢家永

綏應服統家之詔欺人漢家之大告天詔有

請罷祭文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

者受之此讓雖是虛文然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

與曹丕之讓不同

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

與曹丕一般，改元先立主，却改得堂堂正正。

妃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王，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

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日設朝，文武

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

權所害，若不報讐，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翦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

蓋漢帝之學更

者，特以其事有先後耳。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

也。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曾聞進直言。

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急兄讐張飛遇害

五
外史
畫



雲弟恨先主
與兵 木石心

（小字）



元 孫 權 降 魏 受 錫

雪系宮三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四十一 第八十二回

是生 師 員 費 中 軍

雙 外 史 畫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一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讐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為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為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翦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顓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為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即為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

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為關公而死也為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讐不可忍殺兩弟之讐又何可忍乎為一己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為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讐先主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為先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為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止寫一字公明唯憑卦象李意自寫圖書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為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高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圖畫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八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為白帝託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直追還史。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公義而後兄弟之私。雙子龍獨見其大。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傳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讐。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之風。不當以戰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費貲而去。却說張飛在關中聞知關

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是真兄弟不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

有記者即即之多有斃死者為後大報仇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其聲其

泣出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孽深

似海廬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

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顧何吾當面見

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為後大報仇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

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越日與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

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不謀征吳丞相秉鈞衡之職何

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孔明之諫在孔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

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

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先主見孔明苦諫

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足之先

故抱足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誓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

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寧

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關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

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

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為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伍。驍於士大。飛拜

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

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安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

有失。預為後文伏筆。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非此一怒則眾安

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秦宓告免。先

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臣亮等切以吳賊逞

奸詭之計。致荆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

鼎者。罪由曹操。移劉作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

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二句隱著伐魏早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為水合伐吳之心。遂命丞相諸葛亮

保太子守兩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驃騎將軍馬超並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

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曾諫故不用為先鋒。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

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傳彤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

員並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關中。下令

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挂孝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翼德之死為軍中雷白甲。次日帳下兩員末將

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讐。恨不明日便到。

逆賊之境此境非是賊兄弟汝安敢違我將令此武士博於樹上各鞭背五十前之鞭督郵是
以解今之微是微是微鞭畢以手指之日來日俱要完備若遲了限即殺汝二人示眾打得二
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若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
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廖芳傳士仁一疆曰怎奈不得近前
達曰我两个若不當死則他醉於床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以飲酒而為部將所害前後相反
而相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皆亂動止恍惚以夢為醒時之兆一則以醒為夢
時之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跳坐卧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
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節哀不覺大醉卧於帳中凡人飲酒易醉張二賊
探知消息初更時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床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
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於匣中雖因聞
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時年五十五歲後人
有詩歎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 黃巾掃盡佐炎劉 虎牢關上聲先震 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 智欺張郃定中州 伐吳未克身先死 秋草長遺閬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
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為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吳班事補前文
所未及胡班

古本作吳班今從之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關中苞

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明回至成都快快不樂

顧謂眾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聽法正勸之而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卧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

先主見星前後相對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

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責求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

之始先主遣吳德大還關公臨終之時先主聞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及至覽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

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鍔滾鞍下馬伏地

而哭乃張苞也張飛挂孝是一重孝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欲為二弟報讐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

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為卿父報讐否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不但為父又為伯父先主

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

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此是制中期服喪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眾

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

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張飛曾見先主為天子關公尚不曾見先主為言訖又哭眾天子一則乍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

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

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末弟從何死此時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賴

憐特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

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中忽

教出一個仙人與魏之左出與之千金道明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

主從之即遣陳震齎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清

雲隱隱瑞氣非凡與外龍崗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震大驚曰

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夜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

神仙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

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駕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請既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

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栢之狀李意三形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寓如是異人

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

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讐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

機望乞賜教何不於關公末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素紙筆畫

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扯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

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逆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為信

即以火焚之為便火便離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

卽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視之，乃關興也。」二人爭

諸徐晃爭視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印與許

遙相映射主曰：「朕正要觀賢侄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

權時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苞眾皆稱善。傍人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

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關

興曰雁行可比兄弟不獨文武，官俸齊聲，喝采。又寫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

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

能使刀？」曹操銅雀臺前是一紅一綠相爭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

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筆印精加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

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讐，奈何自相

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況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兄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

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卽命與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永相救護。

桃園之後又是一番小結義。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俱行，浩浩蕩蕩，殺

奔吳國來。以上按下先主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

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

皆失色，面面相覷。南人無用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効，願舍殘生，去見蜀主，

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計曹丕之舉諸葛瑾所見則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生
罷兵正是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

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親受九錫

先主征吳當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
宜為雞口無為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
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歎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
有閒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人所
不敢不與與己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閒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為篡
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為強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為弱吾甚為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援劍砍柴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荆
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為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逼曹操百萬之師其既
也以劉為讐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歎與國之不可
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為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為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為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為

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虜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為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為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鄭生勸立六國後以為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為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為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為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汝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母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八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人母乃太甚乎然此舉自此而還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為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立德之為玄德素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

懷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白帝城三字先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

改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

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不似前番待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

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荆州之事先將孔明說起要他着前者關公在荆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

公不允此二句從前責備關公反難在關公身上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荆州又推在青吳侯本

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懷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

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今呂蒙已死寬譬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矣俱

夫人來又要也看夫今吳侯今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並將荆州仍舊交還又恐一夫

動之又說荆州還降將以陪之降將本是漢將日還是矣若荆州向以為永結盟好共滅曹

東吳所當有而借與主德者也今亦日還則荆州亦本是漢地不曾借矣人不足以此

正以正篡逆之罪未向歸重伐魏前是動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

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不篡奪不思勤除

却為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先論義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

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次論利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

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為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此又單說先

主上說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主

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

早為後文讀北

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

汝回去說與孫權沈頭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

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謙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

有此一段議論愈觀孫權知人之明權曰孤與子

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榮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

之子瑜曰弟已事立德義與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

補四卷中所未及

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

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聞也

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

正言間忽報諸

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

真正

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

若如此則江南危矣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

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

先主

不肯與吳共伐曹丕其勢必至於此權曰此計雖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

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

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

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

先見太尉賈詡等並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嘆曰

此欲退蜀兵故也

有急來求早已猜着

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

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自誇

丕嘆曰卿定獎母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

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

帶言子滿呂蒙自誇其言又自誇其臣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是以

長形便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君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按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

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權謀之謂也。即將以前事解略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又不問曰。吳

主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

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伯主亦不為也。不曰。朕欲伐吳可乎。答曰。

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不失東吳氣象。不曰。吳畏魏乎。答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

有。不失東吳氣象。不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答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前表書肅呂蒙是借君。此却單就臣說。不數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除詔命。以常卿

那貞貴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加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孫權懼蜀

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

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曄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圖蜀。可見二

國之不宜相惡也。不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

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

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此則書生之見耳。魏即

之。王何不可惜。不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

之。有何難哉。劉曄是踏沉船。曹丕是看冷鑪。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那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

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禦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遣接。顧雍諫曰。主公宜

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若以自稱則雖伯猶榮。受封則雖王亦辱耳。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八十二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八十二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八十二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八十二回

二萬五千馬軍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孫桓則可後主以少年輕躁遇則不可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敵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與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敵一少年先主曰二姪同去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

兩陣對圓孫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再就吳將眼中寫出二小將聲勢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

在臨時尚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未寫關興桓背後謝旌駿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

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箭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寫張苞連戰二將又未寫關興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

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之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及問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

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與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甚奇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

單搦孫桓交鋒

此寫關興桓大怒

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

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掩殺張苞

關興桓大怒

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

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兵

只不見了關興

忽於突出又忽然不見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

生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

見寫得關興奇妙

將此又寫苞問曰此是何人興

咲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

關興

苞大喜同回本營

斬首憑血祭了死馬

做了豪傑的馬即死也不漫然

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

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

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

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

朱然一軍不

見寫得

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

班口中補

欲出來

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

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

而亦班曰

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

前寫道

又寫吳

班三將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

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實伐不明特來投降就報幾密然曰

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

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

假報了朱然真報

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

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

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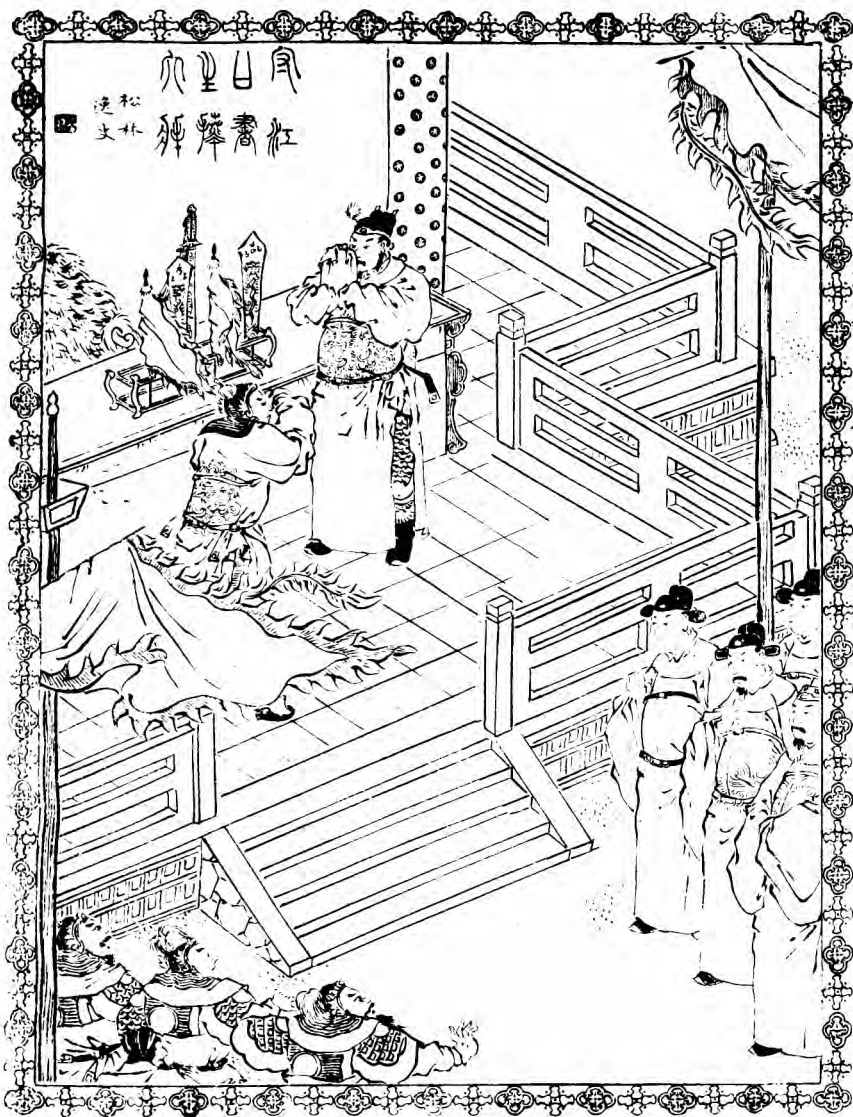
一行是朱然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殺一人擒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敵正是相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此寫吳兵水路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此寫吳兵陸路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就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胆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休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帶病從征為後文死於江邊伏線却說先主從平夷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屢立大功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侄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正言間忽報當秦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嘆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漢升與孫權之信子瑜前後恰好相對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侄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

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老臣素矢忠君志
年少能成報國功
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戰馬高先主
得仇人

施耐庵
畫





陸遜營燒七百里

四回



孔明巧八圖

釣水
陳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三回

戰猗亭先主得警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為演義粧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卽公之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為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為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投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宣唯是。卽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尚在。而寬孫權。豈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又觀先主之殺糜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唯書生而有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卻較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推歌投壺。孟珙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訾。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為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為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為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子胥唯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唯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為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為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費。誼而用之也。關澤之屬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為是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關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關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統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正月敘起時序分明時序分明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即提

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此老倨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服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少正與後文相對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潘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敗忠年老挺鎗出馬關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鋒權賜刀照應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潘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第一日黃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與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從旁幫之雖贏不喜。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讐。第二日黃路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急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故偏不能落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來得突兀寫以聲勢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前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是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

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江東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言訖。不省人事。是

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膽氣驚河北。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勅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

警。深可痛哉。又因黃忠并念關張畢乃引御林軍直至統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

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時序

營伏。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屢次自臨陣前獨至兩陣對圓韓當周泰

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絹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

後須此一番煊染。與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

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侯惇鎗出

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侯惇。見苞聲若巨雷。心中驚懼。恰待

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惇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

矛刺中夏侯惇。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此處雙

韓周二人慌退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念着兄弟又與關用御鞭一指

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得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

室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擔牌刀斧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嘆血，碧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為南蠻孟獲伏草。甘宣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宣帶箭而走。甘宣病中帶箭，猶能帶箭而走，黃忠雖老，不老，甘宣雖病不病，兩人雖死不死矣。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宣廟，廟往來客商祭祀，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長江錦樓舟。
神鴉能顯聖，香火永千秋。
酬君重知己，報友化仇讐。
切塞將輕騎，驅兵欲巨甌。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猊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第二次又不見關興，寫得他出沒不測。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蠻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裡，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句相處用筆。間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着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與大罵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為神乎？」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沒則已為與關公大不同矣。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又

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扶路相逢。天道之巧。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蚕眉。鬚三縷。美髯袍金鎧。按劍而入。潘璋門外所見。與老人堂中所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漉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關公殺之也。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大刀亦又。却將潘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為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又恰好遇。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讀者至此。又必謂關公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廖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與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傅士仁一併就擒。豈不甚快。然回至統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統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兵。各分頭把守。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廖芳於江渚屯紮。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想見關公舊德。不泯。廖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廖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个空兒。」

便就下手。總得思慮分明聲勢仔細與特幹廖芳聽畢大驚遂與博士仁商議曰平心愛動我
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此時不消關公顯聖却假手于廖芳乃見天道
巧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
仁厚德曰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復何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有此故語愈見下文二人
計殺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殺馬忠將首級到了二人帶數十騎送到統亭而來。廖
之殺馬忠與范張之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
判張飛相類而相反。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驟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
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廖芳之空投先主與劉封之
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若饒
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思九泉之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
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个元又令關興將廖芳傅士仁剥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割
之以祭關公。两个活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警人皆已誅戮臣父寬警何日可報接
甚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臨之以祭汝父。范疆張連
主伐吳不獨為關公報。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胆裂日夜號哭韓當
警亦為其德報警耳。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廖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
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廖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

達二人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遣使送還是步騭為此語却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諸葛瑾已曾與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級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馬忠是送死的范疆張達是令程秉為使魯國書望統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與曹操在木匣中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剐凌遲祭父之靈一亦是活三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魯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不肯得風便轉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東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關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機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弟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儒生誠不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當在周郎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補點七五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張昭不知諸葛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步騭亦

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亦嫌其望輕。又嫌其才短。關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金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前不聽魯肅而用龐統。今獨聽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百忙中補敘。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權曰。關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遜曰。荷蒙重托。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意在壓服眾人。故周瑜相似。關澤曰。古之命將。必稟壇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稟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無不服矣。何蕭韓信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聞以內孤主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時。倍覺冠冕。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魏。魏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今世俗論之。當寫春曉。生名帖矣。安得不驚。及遜至。眾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遜升帳議事。眾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督兵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

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未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又在陸遜口中帶表孫桓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此時陸遜將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為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黃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愿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汝等各宜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此所謂始如處女，敵人事人無不由此。眾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猇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盡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又在馬良口中照先主大怒

曰：「陛下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馬良

澤之見

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

先主與張昭周泰等之見相似

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

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

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視彼軀之戰遜曰：「劉備東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

今只來高守險，不許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

原曠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寫

文伏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寨耳休聽，不許出迎。親

自遍應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的是忍辱之人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

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先

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

之中，誰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火難當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漢傍

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

吳兵驟至，如之奈何？」不言移營之不可，而但言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

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

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此計未嘗不妙若不過陸遜則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

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十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只怕來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闕澤甘寧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玄德之營先自連鎖，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

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避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玄德亦只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略相同真不愧難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憤兵也驕亦敗憤亦必敗況以陸遜為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戒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符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為兵魚腹浦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況在八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避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个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

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衰。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真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煙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煙火處走去。以前之煙火為真。而誤以後之煙火為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隄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為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為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着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化。真天地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欲出。陸遜引兵自來觀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眾。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吳班軍在陸的。周泰曰。吾觀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望山中殺氣與後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先被猜破。眾將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驕曹徐盛丁奉入帳。軍陸

仁前後相似

徐盛丁奉入帳軍陸

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明。厚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王知兵乃老手。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東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不輸於老手。羣臣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其勝而取之。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說。謂之甚。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又放下北魏一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却把別人來罵馬良曰。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妙在尚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不說明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以己度人之法。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為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絕令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料主上若有失。當投奔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入魚腹之內。得一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

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於此時知之。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殺卻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妙在不要勝先要敗。故不用此數人。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起未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真是。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眾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捉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奇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是。托言不過欲驕敵之心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奇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瞒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來。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裡東南風。明之言相應。草依計而行。轉當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半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正是。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礮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

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眾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幡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折旗極矣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亦長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先主曰：「此是疑兵，令眾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是一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此句只見御營左屯火起又一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風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時已不止四路矣。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雨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寬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魚腹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主一急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

句四十營。元屍重疊。塞江而下。方寫岸上又帶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軍士亂都在其中。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主一寬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迫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元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二個黃昏已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傳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有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先遣朱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又為先主一急。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吃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子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燒過一日兩夜矣。只見龍來方見來得奇。來得妙也。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燒過一日兩夜矣。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為先主一寬。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龍為後應。却於此時始出。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雲正殺之間。忽過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赤帝今始是白帝矣。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為救吳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宣不敬書生。

却說傳形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傳形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罵吳為狗。此時部提鎗縱馬。率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形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
傳形勝黃權多矣。後人讚傳形詩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傳形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呼曰。吳兵

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即在程畿口中。補敘生平。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

大臣亦有武將之風。唯書生不忍辱。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答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彝陵之圍。自解。前已在陸

遜算。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

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死節。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

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曹將能為漢死節。亦為漢之忠臣。蜀將杜路劉宣。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

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開號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叱吳兵之時。何其壯也。及觀其攜阿斗而歸。疑後人立其志不如前。今觀其哭先主而死。則其烈不減於昔矣。廟江濱。號曰梟雄祠。尚論者作詩嘆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逆勒馬回顧眾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却是鬼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是關公顯聖。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見日將西沉。殺氣越加。絕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一人馬。只此便是人馬。遜大疑。今着土人問之。須更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若孔明以石為兵。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且看。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奉答一夜。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棹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比七百里連。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道是急欲回時。無路可出。營更是聲勢。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道是急欲回時。無路可出。

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絕奇避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避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人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曾遇黃承彥一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驅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妙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述當面老夫平生對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自生門引出也孔明知陸遜不該死的避曰公曾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避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黃承彥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卧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避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來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後曹丕在遂令一將斷後避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應避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補出省筆之法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劉先主遺詔
孫兒託孤

北八
蘭陰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楊臣居士



難張
顯衆
天輝
雲漢



破曹不徐盛 用火攻

語溪居士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先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賀白字之譏。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卓、糜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煞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耳。

觀先主托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為重。終以伐魏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為讐者魏耳。與我為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首。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者。也不能為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科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為真話乎。為假話乎。曰。以為真。則是真。以為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為曹丕之所為。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

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荆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矣。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則勝，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着，鄒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衽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玉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所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首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唯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唯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玉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曹玉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奉知先主。補文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

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住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傳形程盛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總點入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黃權下落却在先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劉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先帝之恩。殊遇甚厚。今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有可取。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丕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嘆黃權惜一元。紫陽書法不輕饒。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也。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上而說臣下。亦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賈詡可謂知已。知彼。玉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丕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不勝。亦只見得別人。不曾見得。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

謀必有準備。劉禪之見不至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前文應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果敗於蜀，其勢頗挫，故可擊耳。今既復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劉禪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解說，不似今人之首鼠兩端。反復不定也。至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三路兵却借探馬口，劉禪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至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處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眾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苦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頂上文，雖曹仁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預為曹王於是傳令教眾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桓亦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來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車馬。是東吳一勝。曹仁領兵隨後到來，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至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夾攻因此大

敗此一路交鋒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被呂範殺敗亦用虛寫妙。此一路交鋒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被呂範殺敗亦用虛寫妙。玉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時值夏天瘟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如此大關目處。以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厥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先寫夢先寫臥將寫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神忽稱君臣忽稱兄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是夢寫來如畫。三更直待知夢方始知時寫來如畫。先主嘆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以下定錢托孤之情又為兒子下定錢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

應分付眾官之言無一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語及私與曹操不同

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實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有王殿目下却無是有是無是無是有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唯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玄堂太室所謂振臂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株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株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為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為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其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可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

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大壽今朕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請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卽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昭者先也烈者武也諡曰昭烈皇帝隱然以光武比之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諡甘夫人爲昭烈皇后廖夫人亦追諡爲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上按下西蜀以下

再敘
魏國
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

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計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托孤於諸葛亮感

中會然而出曰不乘上寺達王更寺可寺眾見之乃司馬怒與蜀做對頭王大喜

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支

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問何五路懿曰可脩書一封差使往海

東鮮卑國王軻比能。輅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

馬亦欲用韃靼。正與前文照應。再脩書遣使。賫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主

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七次征之打再遣使入吳備好許以割地令孫

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又可差
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後及來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是主兵
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北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亦屬客兵猜之以蜀攻蜀耳然後命
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王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
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
徐青及合肥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忙裡又補敘別將筆法周密却說蜀漢後
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以上按魏國以下再接西蜀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
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
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建興元年秋八月
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
第一路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二路第三路乃東吳孫
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
此為第二路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一路蜀都以此為
在客兵蜀報以魏兵為主重在魏兵故前後次序各不同別處敘法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
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相不知為何不出視事奇絕令人後主聽罷大驚
不但後主驚請即差近侍賞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
者至此亦驚

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後主轉慌者至此亦慌。請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至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杜瓊曰先帝托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竟說他推病只在不肯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放入上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多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啟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太廟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丞相府第四日御門吏見駕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丞相府第四日御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鉤旨教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獨進第三重門過了第三日又過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與草廬中相似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瑩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絕妙絕真止有孫權只一路兵臣已有退之計但須一能是出人意料

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致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顧開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托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不與眾官議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軒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覺宇宙大將軍妙甚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龍漢升等戰功馬超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為疑兵之計鑒兵唯憑勇力具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於此處補出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同受了遺命不為無謂也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却不用戰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又總用典範二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眾人只有東吳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重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五路似以此一路為輕

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為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恐，此數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杯酒只算壓驚，不知葫蘆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回朝，眾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孔明見眾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人者可不與飲酒？然唯如此，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不用鄧芝以試之妙甚。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其合著東吳。孫權一語。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來。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大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釐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

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一路為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過退之而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孔明之遣鄧芝為伐魏地也。然為伐魏地。亦正為吞吳地也。先主嘗警吳矣。先主嘗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為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然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托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為天對。以答問。又復為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

番之後。又有徐威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號亭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威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威。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威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中。徐威以草為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為兵。禦陸遜於既勝。徐威以木為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威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淮之間。其間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而徐者為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威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啟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此說說騙孫權不信。如今

之大悔。遂起四路兵救川。東吳可來接應。必得蜀士各分一半。前說救今又取司便是自相矛盾之語。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定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響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則作商議。」明算中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四路兵退却。在孫權不向西蜀一邊敘來筆。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法度結却又極省筆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鄧食其說齊故步。效此例意。且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嚇亦是下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令長戟短劍。直列至殿前。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此前能有喜也故此時能無懼色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鄧芝真是近臣引至殿前。鄧芝長揖不拜。妙權

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權大怒曰：汝不自
許欲掉三寸之舌，效鄭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權一儒生，不
說自己，不懼反說。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
東吳懼他妙甚。兩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說
為蜀反說，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度量之不能容物耶？」又用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
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講和，還是欲與魏講和？
妙在先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此句待他。」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
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後傑，權欺後主之幼，芝乃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
上二語說吳蜀人才。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與
此二語說吳蜀形勢。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蜀亦
利。今大王若委贊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蜀亦
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言與魏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
愚就將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答還說客，訖捺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
妙不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
可言。」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芝曰：過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
先生肯為我介紹乎？他妙不可言。芝曰：過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
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反是他做難起。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捺
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

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孫權亦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叔。見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也。」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權不注意，後主而注意孔明，使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東吳郡》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今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宣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五獲張本，然後圖魏。祁山張本魏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主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吳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宴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喜言。」回奏。鄧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任其傲慢，不與。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鄧亭之上，命眾官相送。孔明慇懃勸酒，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孔明約來，此人定是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初，見為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語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真有如秦宓者耳。

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宓曰：有頭。答亦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宓又問：天有足乎？宓答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宓又問：天有姓乎？宓答曰：豈得無姓？宓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天子為天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然溫又問：日生於東，平日言君象是言，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林倒東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誠語。秦宓却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此一句又問。天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倒了他。却又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溫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春必論天。鄧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

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威不弱。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開目處。國一却說魏國細作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腦不酸。只此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上濶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前王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荊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荊州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向鎮江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剋時將濟為參謀。到時。前前後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剋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便為司馬氏。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利害。孫權大驚。即聚眾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為下文趙雲取一面陽平關伏線。

遣一大將屯兵兩條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王之不取荊州，趙亦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言未盡，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王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陛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威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王，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王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不服。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孫盛曰：「曹王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候先主移營彷彿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王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信之欲，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吳國來救孫韶，却是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裡與曹王廝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孫韶有將軍權還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

救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徐威有獲首，孫武之風。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於兄弟，與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強項將軍。徐威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威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威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校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徐威亦得體若秦韶而却說魏王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朱桓立在水濱，須彷彿相似。王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日月龍鳳五色旌旗，鑿儀仗，擁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曹泊羅江，帶屈原耳。曹玉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將齊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淮溝陞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玉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書，先寫月，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連寫烽火，火光正為後文火攻點綴。玉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玉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既寫月黑，又寫霧天，與曹操相映。後聞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

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如市層樓曹丕大驚讀者見之亦吃一驚原來徐盛蘆葦為人豈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嘆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激浪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巡取長安一虛一實前後聞問又相映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收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裡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淹死者無數少年負氣未嘗候事與近日少年不同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前徐盛所投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絕任龍舟曹操之本曹丕之火當面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此時十隻龍舟已不慌忙上馬岸截住更足着急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此時十隻龍舟已不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為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起報警却得徐見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足車仗那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大獲全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閭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

消息原在趙雲一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方見東
邊曉得絕妙接得又看西蜀戰南蠻
吳敵北魏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增像金圖三國演義 第八十六回

一

238-56

延南齊丞相
與師

鮑魚為



抗王兵天
執教靈天

洪澤居像

（兩）



渡瀘水再
縛番王

羅樓



識詐降三擒孟獲

匡廬山人繪

刻



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

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闢人認為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為雍闢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認為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

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

滿倉廩財盈府庫先叙蜀中富庶以見內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

侵掠孟獲猶是曹丕五路中之建寧太守雍闢乃漢朝什萬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

牂牁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闢朱褒

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

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實敘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

領大軍前去征討征討不伐魏而親自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

如之奈何先有孫權次有曹丕且吳方連和而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李嚴在

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並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放下曹丕斯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

不必憂也。

按下北魏

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

正為伐魏地耳

報先帝三顧之恩。托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唯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取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為謀議。

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

疥癬之疾。丞相直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

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疥癬之疾。真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

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

七縱七擒之意于此。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

厥樊建二人為掾史。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

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

題大做小。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

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讐。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座。打探得東吳擊人已皆誅

戮。還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

關索踪跡直於此處。敘出補前文所未及。孔明聞之。嗟訝不

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

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

的是王却說雍闓驍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者之兵。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

孟獲本是一路。於是高定令郭煥為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

離了大寨來迎蜀兵。

三路又先

却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

平繞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之引子魏延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弄一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闢至寨禮畢，問曰：「如何得鄂煥回？」定曰：「諸葛亮以義救之。」聞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設此謀也。雍闢作梗與高定半信不信，定罪有輕重。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聞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闢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三路中又次日，雍闢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闢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三路中並寫兩路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闢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闢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却令軍士稱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闢的人盡殺。妙眾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闢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是何人部從？」眾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闢的人妙在故意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眾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闢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故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

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雍闓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話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脩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悞事。妙在使人致雍闓的書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郭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明皆在孔明心中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又是孔明種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郭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非郭煥殺之亦非高定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此令人解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

就是我賜他反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紙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

說他騙我妙甚降書說你與雍閭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致雍閭之書又假定

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不是朱褒反間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

捉得朱褒方表真心殺朱褒又只用高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

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

彪軍到乃朱褒也方寫朱褒一路來得巧此處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

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閭妙在先知忽然鄂煥於馬後轉

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眾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

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股掌之上遂命高定

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

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

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

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應仕以來知

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在掌中

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先主無張松孔明

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

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見為良新亡因此挂孝馬良之死在此帶謖曰奉主上勅命賜眾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出省筆之教法

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虛心非今人所及謖曰愚有

諛曰奉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諛在

足見孔明虛心
非今人所及
謾曰愚有

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遶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

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孔明意中之事夫用兵之道攻心

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

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高見

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高見

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叅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

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

三洞乃阿會喻元帥平三郡却又生出三洞來正與三郡相對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

洞來正與三郡相對

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

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

取中路董茶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

三路前三路只是兩路廝殺

齊都出一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

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

寨中議事勿

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

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

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勝於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忠吳之馬忠也忠已死此乃蜀之馬忠也

乃蜀之馬忠也

王平可

二八處今示。今與義長翼分計。女二八同願一立。主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聚日與往左路迎敵。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去。候子龍文。再臨後打。那今日整點軍馬。來日平明發。道。

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再激他一句張

疑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

險為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此是第三番激他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

休得妄動。以妙止之正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

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

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明皆在孔明中雲從之。遂上馬選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望見

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

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不激不肯如此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

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洞名一个并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

延疑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截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

色而行。筆寫星月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行了兩更又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

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起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

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

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个更次先說魏延殺奔

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

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他接應魏延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

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噲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他接應趙雲兩下夾攻，響兵大敗。阿噲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眾皆言曰：「董荼那呵噲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幻之極趙雲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翼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噲到。妙今人不取皆嘗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此時却極力贊他吾料董荼那阿噲必從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翼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今押過董荼那阿噲，噲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此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投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使見其強遂起蠻兵，遮運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旗門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戴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銀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寫得孟獲怕人乃見擒之非易紙之亦非易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

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在孟獲眼中寫出孔明誘敵

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

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明明是誘敵孟獲驅兵大進。迨

運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是誘敵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

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只道此二人為伏兵。那知又有子龍丈長在後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

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

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銜殺

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

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部

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孟阿用虛寫今魏延擒孟獲用實寫此是一擒從騎皆降魏

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

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鈇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

嚴整。今孟獲見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

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說。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

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

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一路只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

用此法

前推後讓。縛至帳前。我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復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土地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為反耶。兩川之地。皆是你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攻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妙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方服也。孔明即今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即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萋萋。戎車既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獫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為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之力耳。

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噲喃。即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

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犯而避之之為難。如先主統

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林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眾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己之謀也。知攻心之為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即今日讀者猜之。亦不能測其玄機。況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眾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掌中物又即囊中物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眾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亦殺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皆地出曉之事在人前連購得眾皆大喜。擁孟獲渡

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喻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疲軟，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遠來勞苦，況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守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胆法取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岸之地，高堅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共運，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胆大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似南方屬火故也，彷彿似西遊記火焰山。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猇亭亦屯於林木茂盛之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來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曰：顧備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孔明在猇亭，必不被燒。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入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此時用得幾服香茗飲。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

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文死字果應下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此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一

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

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觀此處水慢可以扎筏而渡之此處水慢可以扎筏而渡觀此處水慢可以扎筏而渡之

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瑩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增喻兩個洞主便為內應不可有

誤亦如前卷中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

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喚鄉導土人問

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

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氣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

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

令土人引路選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

一馬而過與後大郎又渡險平嶺彷彿相似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

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暑九謂眾首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

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樂苦便到也

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

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土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遍

酋長又曰倘有土

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嘉璧正言之間。忽報

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北將軍今作

平南將軍矣。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

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排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刺於

馬下。蠻子無用。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

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噲喃引三千兵去守

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

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甘恩之徒。

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慙。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原

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

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眾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

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禍之道。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

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迫。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其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

況我等蠻方乎。明之說。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為報。是說孔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

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

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

董茶那引眾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受諸葛丞相之恩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孔明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此是二擒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安慰連董茶那引眾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嘴硬偏會解說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虧他此付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為不服第二番更是加厚孔明曰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故意教他看虛實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惡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再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胆方可歸順此是說說孔明忻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此是二擒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茶

那阿哈喇幕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好孟獲隨
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
昨夜盡撤糧草。復渡澗水。歸大寨去了。孔明微回馬岱却在孟獲一處。馬岱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
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明詳中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
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
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忽見馬孟優大驚。低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
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禪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
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
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
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敘出所說何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
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各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在妙
不敘出所用何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
金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便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孔明曰。汝
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
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
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髯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名為波斯獻寶孔明就令隨

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慙慙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

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物設宴相待二大王令其密報大王

今夜二更裡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

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至此方纔敘明當自取中軍以搗諸葛亮

如此容易諸葛子說得諸葛亮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右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將百餘人徑投

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眾將驛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

之計亦至此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焚煌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孟獲子原來孟獲被孔明

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慙慙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奉答

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獲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

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

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殺到為

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才三路軍夾將攻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

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

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付馬於是孔明

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一路多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

此是前文所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

有用者魏雲擒孟獲此是前文未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

此是前文未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

長亦用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吾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
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
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說孔明曰今日低頭輸了到底不服輸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
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好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
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
意勤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
獲并孟陵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是三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
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前兩
酒賜坐令第三番又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
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馬岱之言純是剛趙雲之言則中帶寬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
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
這回拏住碎尸萬段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略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
詩讚曰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今遍觀各營
虛實正欲令其求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已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
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上項事此處方纔敘

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

是孔明妙處

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

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

又獎勵衆人皆帳

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

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

着得這許多氣

大忿忿歸到銀坑

萬引出無數趕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

笑曰

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赤壁四番
計

把翠生





擒次王南

壇呂

東陽
老

觀王獸
 災賊
 變作
 妖狐釣
 喜
 靜書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四回

增像全圖二

卷四十五

第九十四

燒

膝甲七擒孟獲

十萬人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瀘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派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丞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為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為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為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為退也。五擒之難倍難於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於四縱於四擒見孔明之智於五擒見孔明之勇於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誌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栢澗松巖其人則竹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境劉琦之問紫虛陳震之謁青城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紫虛青城未嘗賴之以救

敗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間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為可見不可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即孟獲之凡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為之反。有助虐之孟優。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孟獲。而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服。則吾得而更觀五縱之後矣。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

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沈。東方有弱水南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

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

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渡瀘水高可用筏渡此處只可搭橋北前又險乃調大軍於河

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為濠塹。以浮橋為門。壘土為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个大營。以待蠻兵。

倚竹橋為寨全賴篾片之力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

吏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出。一邊忿怒

相形之下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又是一邊安閑

好看熟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樣打扮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

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

蠻子一

諸將大怒。皆來裏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

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

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

蠻人正使蠻性。須要讓他頭勢。

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

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眾曰。汝等敢出戰否。眾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

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遣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此兩路受計。又不教明白。

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

軍馬過河來接應。佯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

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

此兩路受計。先說明白。又是一樣筆法。

孔明只教關索護車。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

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个大寨。皆無人馬。於

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

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吳優。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看這般光

景必然料到此處。蠻子原不呆。

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

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僞曰。此是諸葛亮懼

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

蠻子亦會猜。但孔明手法太高。故猜不着耳。

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

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只

句輕輕點出。方知前所囑。

趙雲魏延之計。乃此計也。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營下。自相衝突。孟

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來得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此處方知所授馬岱之計孟獲只刺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此處大光是王平馬忠妙在虛寫令讀者自知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作樂得他妙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可奮力前去。連人帶馬。砍為粉碎。如蠻子只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跣踏一聲。踏了陷阱。一齊墮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个个拖出。用索縛定。此是四擒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酋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到底只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優至。擒孟優只孔明誨之曰。汝凡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慙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先去一個。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此時又是一樣了。有何理說。此時又是獲口。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此時又是一樣了。酒食善言。獲全然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蠻子真孔明大之便沒趣矣。獲全然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是蠻皮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先破後軟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蠻子偏會強辯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復

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雙子偏孔明即會活脫

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此是四縱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讐。兩人一兄一弟

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禿龍洞主

孟思曰：大王。西遊記上名色。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禿龍洞主見了孟思大王。孟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

禮畢。訴說前事。孟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說得利害竟似

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進也。關門塞

起直至巳午時方收。與瀘水可以夜渡者又不同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

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人之曉曉多言二曰滅泉。

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今之好潔太甚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灑

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若此泉恐世人多有在心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

如綿而死。今之剛狠太甚此處盡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此處先點伏波一句為自

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

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孔明貫用火攻。衆思却欲以水勝。孟獲

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

以報敗兵之恨也。先主以孔明為水。誰知好水。又遇着惡水。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眾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

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與上文五月渡

渡相應。火字與水字正相應。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

氣更何如。又有詩曰。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鱗驚。忍

捨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攬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住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

守山。恐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四泉恐亦洞中之所未詳。

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

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此時之勢。

時虎難下。能入而不能出矣。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境而入。前到一泉

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與五

口前後相對。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

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峰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山崗之

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望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牌。乃漢伏波將軍馬

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此處忽然遇着馬超馬岱之祖。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存吳。重安漢室。大主意。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來得奇。與陸遜之過黃承彥相似。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灑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又將四泉歷數一遍。却與孫思大所言參差前後。大法甚變。敝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亦與孫思之言照應。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托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讀者至此已。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忽然絕處逢生。孔明曰。老大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只萬安二字便可。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人以溪名乎。此人不入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只安樂二字又可人。若中盡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破得四泉名色。一水治四水。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好名。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草頭即中。賽過服藥。丞相可速往。

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大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前有問公顯聖此處有伏波顯聖關公自顯聖伏波又使山神顯聖愈出奇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眾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又是一個水鏡莊臥龍崗也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繡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又與老叟一般風致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壽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到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眾兵殘生水火不求人孰知此時水亦甚貴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王平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如今之服半更者忽飲着生美湯童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菴中進栢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百忙中却偏飲出隱士清冷之况今人頗堪稱讚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為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種葉芸香隱者令眾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如留春草根何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說出名姓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節次

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處謀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得如此可。
今兄弟造反。又勢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

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奉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
名而迷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泰伯讓天下而逃之。聖方此。又讓王之王。而逃之。深孔

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煙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
驚慌。又作一折令諸。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

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
皆得滿井。甘泉。與後文司馬。視井遙相對照。後人有詩曰。

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

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利乃失人和耳。孟獲大王聞知。皆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

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眾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

乃神兵也。有此處疑為神兵。便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
縛。眾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

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讀者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厮杀。忽報洞後迤西銀治洞。二十一洞主

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讀者至此必謂下文又有一場厮杀。不知却是相反。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朵

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我

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

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先主與劉璋飲酒之時，有諸將舞劍。今楊

鋒與孟獲飲酒之時，有蠻舞刀正復相似。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入。羣蠻拍手

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杯詣孟獲。孟獲前二人接杯，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

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董茶那之擒孟獲則讀者之所料也。今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

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

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又與前文放今汝反叛，何不

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此是孔明令入楊

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

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

不服。甚矣攻心之難。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赤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

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

子子孫孫傾心服事。縱虎歸穴，然後入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

穴取虎更自不易。

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再拜而去。此是孔明又將孟優并朵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懷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此又先放孟獲次放孟

孟正是。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飯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天下惟猛獸最難降。又惟婦人最難降。降猛獸而猛獸不足憂矣。降婦人而猛獸又不足憂矣。木鹿大王之驅虎豹是猛獸。仗猛獸之威以跋扈者也。孟獲之有祝融夫人是男蠻。仗女蠻之威以跋扈者也。降女蠻之法妙在在我之漢將擒彼之女蠻。即以彼之女蠻易我之漢將。而女蠻亦為我所用。降猛獸之法妙在在我之假獸逐彼之真獸。又使彼之猛獸即受逐於彼之猛獸。而猛獸亦為我所用。諸葛真神人哉。

木獸之用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何也。木鹿大王亦獸類也。彼既以獸驅獸。我亦以獸勝獸。特因其人而用之耳。使盡欲不用人而用獸。豈長恃之法哉。齊用火牛以攻燕而勝。楚用燧象以攻吳而不勝。觀於往事。可為明鑒。

前卷祝井出泉。是孔明但憑神助。此卷以扇反風。是孔明自有神通。每讀西遊記。見孫行者之降妖。讀水滸傳。見公孫勝之闢法。以為奇幻。不謂三國志中已備西遊水滸之長矣。况彼以捏造之事。雖層見叠出。總屬虛談。不若此為真實之事。即偶有一二已足括彼全部也。

七擒之中。縛送者三。有前二者之真。而後之一假。生焉。七擒之中。詐降者二。有前者之降。而後之詐。又因焉。孔明辨其真於二擒五擒。而又辨其假於六擒。則知其異。識其詐於二縱之後。而又識其詐於七擒之前。則知其同。

武侯博望之火。新野之火。及助周郎赤壁之火。皆燒之不盡不絕。而獨於藤甲軍。則燒之盡絕。毋乃太酷乎。曰。此藤甲軍之自取耳。能禦金。能禦水。而獨不能禦火。不惟不能禦火。又特特引火。是如身負硫磺。炮硝而行於人。何尤焉。且既有四泉之惡。又有桃花溪之惡。而孔明以火治之。此以火勝水也。若夫南方屬火。而用火於南。此又以火勝火也。火與火遇。而火之威安得不烈耶。

武侯之欲撫南蠻。而即用孟獲者。真深得安蠻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不能不分兵。分兵則不能不轉餉。轉餉而輸輓徒勞。不若使自守之。而庇陰之下。皆吾土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設官。設官則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獄滋擾。不若使自治之。而函蓋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殺其身。不能變其心。殺之不足以為武。而生其身。又復奪其地。則生之亦不足以為恩。不殺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奪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

武侯仍以孟獲王南蠻。何如立孟節以王南蠻。曰。孟節在蠻。而超於蠻者也。在蠻而超於蠻。則孟節非蠻人也。以非蠻治蠻。豈若以蠻治蠻之為善乎。故雖使孟節肯受爵而用節。不如用獲也。然則荆蠻曷為有慕伯。曰。泰伯聖人也。孟節賢人也。惟賢守節。惟聖達權。聖人可以用。

治蠻而賢人不可以治蠻。賢人不可以治蠻，則惟聽蠻人之自相治而已矣。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

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瀘水之外又添出二水。

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

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土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產銀之山而謂之坑，可見錢財與土一般，奈何今人之陷此坑而不悟。

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為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家鬼，老蠻子謂之祖鬼。四時宰牛殺馬享祭，名曰卜鬼。

以祭為卜，則其俗之無卜可知。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風始革武侯之功，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樂鬼。以禱為樂，則其俗之無醫可知。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利更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

可發一笑。年方一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飯為食。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

主。次日首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如此風俗，何必設官理之？宜孔

明服蠻之後，不復設官也。以此上抵得一篇。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

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眾視之，乃

孟獲妻弟，見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

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真是一洞妖魔，如西遊記金角

銀角虎力手之類。鹿力之類。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又如水滸傳樊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

增傳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四回

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今國舅書而去。却令魯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為前面屏障。

為固南蠻亦以江為固。然鼎足之外又是一足。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

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

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此藥不滅。趙雲魏延不能取勝。

勝。回見孔明言樂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所以

防之。變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孔明傳令中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閉寨不出。連五日並無號令。疎敵之防。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

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脫點無者立斬。奇諸將皆不知其意。讀者亦不知其意。眾軍依令預

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上一包。無者立斬。奇眾軍亦不知其意。讀者亦不知其意。只

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妙眾軍聞令。皆包淨

土。飛奔城下。孔明令橫土為路。道先上城者為頭功。妙。原來如此。四番於是蜀兵十餘萬并

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橫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前有

之退故有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走。魯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想魯思此

此之連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敗殘蠻兵奔回見孟獲。說

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

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既為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視之。乃

妻祝融夫人也。

蠻子還蠻不了蠻婆又蠻起來真好看了

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

南方屬大故有此大種。然則此婦如火一般熱。

如何。

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

五萬。出銀坑宮。與蜀兵對敵。貂蟬可當女將軍。然未嘗用兵也。孫夫人雖好兵。然未嘗不

有方。繞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為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

五口飛刀。

還有一口軟箭。刀更利害。手挺丈八長標。夫人亦喜。坐下。下。搥毛赤兔馬。夫人生下之物。又張嶷見

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

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這一張關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

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

了。夫人又戰。倒了一個。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

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殺彼將。是不義也。畢竟蠻婆心狠。還是蠻子心軟。且四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

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

受計。各自領軍前去。兩個戰倒了。又差三個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

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蠻婆魏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

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又不趕來。畢竟蠻婆亦似蠻子。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

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罵罵。罵得必

大約是。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

囉哩也。

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仰字妙想見此時兩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

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前孔明所授之計至此方敘明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

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至。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

人換張疑馬忠。二將此番方知誰得便宜孟獲允諾，即放出張疑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

夫人有洞可入，可發一笑。孟獲接入，又喜又惱，忽報八納洞王到。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自穿金

珠環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蠻婦人不濟事又喚一起蠻

勢，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

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彎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

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

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赤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又在蜀將眼中趙雲見

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沈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

甚咒語，手搖赤鐘。念咒搖鐘極似今日和尚道士之毒亦不輸與木鹿大王也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

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蠻子是禽獸禽獸蜀兵如何

抵當？往後便退。蠻兵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

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

破此陣之物也。與魚腹滴石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車中是何物？今日且用一半留下。

境正復相似

今人不測

今日且用一半留下

一半後有別用。早為七擒伏線遂今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救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綠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毛衣。鋼鐵為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與後木牛流馬彷彿相似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烟火之物。藏在車中。早為甲之大作次日孔明驛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中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負心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鈴鐺。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孔明能借風。又能退風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銜倒無數。不是真破。假反是假破。真奇幻之極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又當挂鐘召之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次日孔明正欲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并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前只使孟獲詐降。今却一齊都來。更不費力孔明聽知。即喚張巖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此是孔明大笑曰。量汝此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孟獲一邊算計。却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

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

服南蠻孔明曰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

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

獲等抱頭鼠竄而去此是六縱○縱法與前又異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

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

洞主曰只有一國可以破蜀前為一人此又為一國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

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王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亦與殺蛇為羹

多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今人腹中有鱗甲其手下軍士俱穿鱗甲木鹿之兵不穿甲鳥戈之

軍以藤為甲不若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

其主身自有鱗甲獨不能禦火耳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我知

此號為藤甲軍不懼水不懼火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我知

破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

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讐獲忻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

名姜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

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桃花之名甚美而獨不宜於他國

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

耶

弋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此時將服定須
收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
尾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
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遲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弋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
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搥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
砍鎗刺亦不能入此番作怪又與木鹿大王不同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
回魏延復回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
坐其上而渡以甲為舟更足奇幻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
素聞南蠻中有一烏弋國無人倫者也有此一句覺後盡情境殺亦不為過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又有桃葉
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即死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
借呂凱口中作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還有十輛油車未曾發市於是
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
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
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後即蠻作大龍洞
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
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以竹竿對藤甲櫃內之物如此如此
不說明櫃中何物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

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去。又喚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

所用之物。尅日完備。妙在不說明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

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白旗正與後限半箇月內須要連輸十

五陣。棄七个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驕敵之計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今之畏

遇如此軍令。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疑馬忠。引本部所

有何不樂。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疑馬忠。引本部所

降千人。如此行之。此是用降兵以賺孟獲耳。妙在不便敘明各人都依計而行。却說孟獲與馬忠。國主兀突骨曰。諸

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切不可輕進。只道林

誰知却在無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

面廝殺。汝在背後救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寨。兀突骨即差二倖長

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是第一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

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眾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是第二蠻兵追殺

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是第一次。二倖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

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所棄之甲。蠻兵却用。只見前有白旗。

延引敗兵。急奔回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延引兵棄寨而走。是第二

寨。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是第四只看白旗處而走。又

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是第五蠻兵占了蜀寨。是第三詰休絮煩。魏

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个營寨。

前逐日寫逐寨。至此却總敘一句。省筆之法。

變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

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

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孔明疑

突骨眼

中點出。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

池十五陣。奪了七个營寨。蜀兵望風而走。

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

當後喪胆。其後而欲驕其

志為最難。既有六擒之

之須。此十五陣以驕之。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為念。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

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中微

有光芒。

在魏延眼中寫兀突骨。勢以見孔明勝之之難。

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

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領引兵眾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

心追殺。

子蠻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

至。撤下糧車而走。

此糧是

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

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

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糧車未取。兀突骨忙

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中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已自各有大

藥。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

藤甲軍身上已自各有草木。火自上

今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自上

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砲而上下。

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不着。將兀

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此番用火却是整燒。孔明在山上往下看

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真是美

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真是美

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真是美

孔明垂淚而嘆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此為後人好殺者說法耳。五丈原之頃。星主真之兵赤壁亦有八十三萬之兵。其左右將士無不感嘆。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生見者無幾。始更多於錦甲軍也。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到。特來助戰。此處方纔明白。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聚。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就擒妙有曲折。正走之間。見山凹裡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急回馬走。不似前番趕去。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是七擒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至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蠻婆是第二番出曉。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眾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旗幟。實無兵馬。疑其心也。疑其心使不進他處。吾今魏丈長連輪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專此一處。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大砲。名曰地雷。先生能使風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一發動山損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

却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此處方將上項事一一說明吾聞利於

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

勝又說明用計之意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大罪乃眾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

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

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

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不說孟獲羞倒說孔明羞其羞甚矣特令我

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打勝似殺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

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此時蠻子亦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

匍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此方才戰勝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

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前說要感此說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

令永為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還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此是後人

有詩讚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 七擒妙策制蠻王 至今溪洞傳威德 為選高原立廟堂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今蠻王既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孟

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此言留蠻人傷破

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此言不留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

兵之難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回

十二

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此言設官之難。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漢人飲食之道。治以沐浴。舉藝不可以漢人男女之道。治之。卜鬼。樂鬼。不可。乃為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如此人不愧正治之。以不也。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祭馬伏波廟。正是相映。前呼之為慈父。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文勢至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今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正是塞外蠻人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未知孟獲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祭壇水漢
相班師
兩室室

伐原侯表

中空上

松



趙月龍
斬五旗

西冷布衣





諸葛亮智取三城是庵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將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觀伏波之顯聖。而知南人之信神。真有神觀瀘水之夜哭。而知南人之信鬼。真有鬼也。雖然。明於天地之理者。不可惑以神怪。使鬼能作祟。何以號亭七十餘萬之衆。不聞為祟於林間。以阻陸生之駕。赤壁八十三萬之師。不聞為祟於江上。以阻周郎之舟乎。若畏其鬼而祭之。則籛甲三萬人。孔明亦哀之矣。曷為不祭。盤蛇谷而獨祭瀘水也。所以然者。為死於王事。理所當恤。非動於猖獗之足畏。而動於忠義之可矜耳。且也。曹操哭既死之典韋。以勸未死之典韋。武侯哭陣亡之蜀將。以勸未亡之蜀將。蓋不獨為死者而不得不祭。亦為生者而不得不祭云。

讀武侯祭瀘水一篇。而嘆兵之不可輕用也。古人不得已而用兵。則有遣戍卒之詩。有勞還卒之詩。必備述其骨肉綢繆。室家繫戀之況。至於楊柳雨雪。蟻戶鹿場。無不代寫離憂。為之永嘆。其待生者且然。況既死乎。若為上者不哀之。而使其人自哀之。則死生契濶。與子成說。衛風所以悲也。轉子於恤。有母尸。舉祈父所以怨也。誰無父母。提攜捧負。恐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妻子。如賓如友。嘗覽唐人從軍行。及諸塞上曲。如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又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其詞之痛情之傷。有令人泣然泣下者。今武侯秋夜莫文。可以彷彿矣。

兵固不可輕用而有不得不用者。迫於討賊之義也。然伐魏所以討賊。平蠻亦以討賊乎。而伐魏之師必在乎蠻之後者何也。亦猶曹操之不滅呂布則未敢謀袁紹。不滅袁紹則未敢窺江南耳。不然而夫差爭長於潢池。勾踐已入於國。符堅投鞭於淝水。慕容已襲其邦。此非其明驗哉。且魏欲借蠻以攻蜀。則武侯之平蠻即謂之伐魏也。可平蠻即為伐魏。則武侯之初伐魏即謂之再伐魏也可。

武侯北伐而無南顧之憂。此武侯之所樂也。武侯外伐而終不免於內顧之憂。此則武侯之所懼也。何也。平蠻之後憂不在於南人而憂乃在於後主也。試觀武侯出師一篇曰。臨表涕泣。夫伐魏即伐魏耳。何用涕泣為哉。正惟此日國事實當危急存亡之際。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夢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推不可輔之言。固已驗矣。豈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語。乃達敢真蹈也。於是而身提重師。萬萬不可不去。而心牽鈍物。又萬萬不能少寬。因而切切開導。勤勤叮嚀。一回如嚴父。一回如慈母。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有甚難於嗣主者。非但為漢賊之不兩立也。後日杜工部有詩云。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正是此一訓。眼淚矣。今人但知此表為討賊之義。而不知其為戀主之忠。安得為知武侯者耶。

周禮聞人領之太宰。則外庭有制。內庭之禮。而內庭無侵外庭之權。武侯之教後主者。止在宮中。府中一語耳。使宮中親而府中疏。遂至小人近而賢人遠。此桓靈之所以失也。於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後主寵黃皓之事。在七擒孟獲之後。猶回顧桓靈寵常侍之文。後事於此。

伏馬前文。又於此照馬三國一書。當以此卷為一大關鍵。一大章法。

武侯出師一表。固為前後文之伏應。而馬謖反間之計。亦為前後文之伏應也。何也。曹操欲立曹植。而問賈詡。則在初稱魏王之時矣。煮豆燃豆之詩。則在曹丕初立之時矣。三馬同槽一夢。於馬騰未死之前。一夢於曹操將死之日矣。而謖之行反間。言曹植之當立。則前文於此應也。言司馬氏之欲反。則後文又於此伏也。不但此也。好言天象者。其如譙周。前稱天象以勸劉璋之出降。後復稱天象以勸劉禪之出降。而此卷諫武侯之語。亦正與前後文相連屬云。

蜀使入吳。而有徐盛南徐之役。是雖吳之破魏。而實蜀之以吳破魏也。吳使入蜀。而有趙雲陽平之兵。是雖蜀之為吳伐魏。而實蜀之為漢伐魏也。然猶未大伸討賊之義也。綱目書云。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出師伐魏。則討賊之義所由大伸者。斷自武侯出師始。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秋。天。與前五月。忽然陰雲密布。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狐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狐神者。蠻鬼也。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狐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飯使四十九个鬼。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岸邊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再在武侯眼中。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

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烟之內陰冤無數又在土人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

愆也。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照應八十卷中事。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能

解釋以致如此。往往免哭。天陰則聞方信李。華弔古戰場文不是虛話。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

類人頭為祭則怨鬼自散也
女止男是
 以鬼祭鬼 孔明曰本為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
殺生人而

兔相怨無已時也
吾自有主意喚行
屈宰殺牛馬和麋
鹿齊整成人頭內
以牛羊等肉代之名
不覺是國法亦是佛法今日和
管夜人盡水岸上及香案滿
滿勿川國日一
乙盡易番名衆

等羹頭等勿東是於也三更時分以明金冠鷄登見自臨祭金童取讀祭文其文曰
 日餘頭尚吃饅頭恨不以此為之當有材流不岸上語香素銚器刀炙燂四十力益材拾打云

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義享於故殿王事蜀中將校以

及南人亡者。陰魂曰。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蔓尾以興。

妖恣狼心而逞亂我奉王命問罪還荒大舉貔貅悉除蠱蜺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綏聞破竹之

聲便是失猿之勢。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為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

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為

流矢所中魂拖泉臺或為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

等英靈尚在祈禱。聞隨我旌旗逐我部。同回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書領家人之祭。

和冀作他鄉之鄉徒女異域之魂我堂堂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烹洗雨露平始衣糧月賜廩祿

用鉛而答以銀心。至於本埠土種南方亡免血食有常恐作不遇生者。臨天威死者亦歸。

王化想宜寧帖。毋致疏陶。聊表丹忱。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請祭文畢。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哀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

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恐今日和尚施會。創無此等應驗。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

之中。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瀘水。果然觀。

敵金鑊。響人唱凱歌還。絕妙好辭。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眾自回。囑其勤。

政。取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雖十擒十服。亦不服也。孔明自引大軍回。

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傍。以候孔明。與蘇帝迎曹操相類。而君之。孔

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遠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

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二百餘處。服者不。但南人。孔明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

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歡悅。朝野清平。以上按下蜀漢一連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蜀漢建。

興四年也。不先納夫人甄氏。即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鄴城時所得。連應三十卷中事。後生一子名。

獻字元仲。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

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為女王。便有奉后之意。自丕納為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為后。却。

與幸臣張軺商議。時不有疾。軺乃詐稱於甄夫人官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為。

壓鎮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為后。郭妃奉嫡亦比。因無出。然絕嗣。兼曹叡。

為己子。雖喜愛之。不立為嗣。獻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獻出獵。行於山塢之。

間趕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視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曹操射鹿失君臣之禮。曹叡射鹿動母子之情。前後相對。丕聞之。擲弓於地曰。

吾兒真仁德之主也。于是遂封叡為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

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不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

沈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

竭力以事陛下。至于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許昌城門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

災異從曹丕口中補出。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三人各來一人自來。謂曰。卿等皆國家

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墜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

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為大魏皇帝。諡父丕為文皇帝。諡之曰文。

文之意也。然則造篡漢之基者。統歸之曹操矣。諡母甄氏為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傅。曹真為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

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

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司馬懿注意在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

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早有細作飛報入川。關羽甚驚。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

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畧。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

之。司馬懿意蜀馬懿亦患司馬懿。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蠻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某有一計。

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

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此一時反間之計耳。孰知後來果應司馬氏篡位。孔明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却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觀之。其文曰。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為社稷主。不幸奸譏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尊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起日興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為此也。先時太祖武帝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為國家大禍。曹孟德語却。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畧。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為禍。又是一個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托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曹子丹略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偽遊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此時仲達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選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仲達雖弄此時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

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獻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反耶。問得出其不意。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

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却乘虛而襲。某當自見

天子辨之。事見仲達平覺。遂急退了軍馬。至敵車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

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獻疑處未決。華歆

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名士見識。將司馬懿削職回鄉。我見三馬同槽命。

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以上按平下魏國一連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

聞之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督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遣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

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落筆更不着半句閑言。語只用八字。勸哭先帝。早使讀者精誠發越。今天下三分。益州罷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筆態一起。一面讀其妙。臣不憚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

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筆態一起。一面讀其妙。先帝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

氣。此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此是說不宜妄自菲薄。是子弟大病引喻失義。又是

此特說盡。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此又說宜。恐其難於宮。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又說。若有

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此又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此又說不宜。○宮中。府中。疏。出師進表全為一段可知。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重之以先帝句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切囑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重之以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看此處入眾議二字嫌疑不少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切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明明龜鑑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靈

之寵十常侍正與後主之寵貴暗同侍中尚書陳長史叅軍蔣此忠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此二臣先生所遺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自敘最悲苦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自敘最悲苦後直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自敘最悲苦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自敘最悲苦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師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自敘最悲苦此非以師保推三臣蓋自願陛下托臣既解任去而出師則必使之自代耳願陛下托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一本作之言則責攸之禕允

等之咎以彰其慢說自出師必連三臣禕禕者此表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要他納言亦必重之以先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非為伐魏而涕泣為

後主而涕泣也

後主覽表曰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

一向南征正是為此

不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

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

與後文響

相應乃顧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後行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總攝官中之事

正應表中

又留向寵為大將總督御林軍馬

又應表中

陳震為侍中蔣琬為參軍

此表中

張裔為

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為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謨為博士卻正費禕為祕書譙周為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此又表中所未及

孔明受詔歸

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鎮撫將宣關內侯張疑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袁綝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離行參軍昭武

略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閭晏行參軍偏將軍習行參軍裨將軍杜義武略中郎將杜
祺綏軍都尉威救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驤
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以上歷敘諸將官銜以出師以上一應官員都隨者平北
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特書分撥已定又據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
吳周密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討賊之義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
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眾視之乃趙雲也孔明
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馬超之死在孔明口中補出省筆之法吾甚惜之以為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
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減却蜀中銳氣又用激將之法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
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為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
不教我為先鋒就撞死於階下寫子龍悍勇之極孔明曰將軍既要為先鋒須得一人同去言未盡一
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即是不畏油鼎之人孔明大喜
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
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進還寫得孔明堂堂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
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孔明兵數在曹叡近臣口
中補出妙今趙雲鄧芝為前部先鋒引兵入境照應七十卷中事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
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

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為國家效力。下報父讐。臣萬死不恨。眾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
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乃父已負妙才之名。自幼嗣與夏侯惇為子。後夏侯淵為黃
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為駙馬。曹操本姓夏侯。而以女與楙。則同姓為婚。實祖甚矣。因此朝中欽敬。雖
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操即命為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司徒王朗
諫曰。不可。夏侯駙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兵法。汝何
可輕敵。夏侯楙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欲為內應耶。吾自幼從父學習。韜畧深通。兵法汝何
欺我年幼。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志大言大之。人每無用。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辭了魏
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正是

欲東白旄麾將士。却教黃吻掌兵權。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此卷首寫趙雲戰功。所以成雲之志也。曷成乎雲之志。曰。先主初即帝位時。雲即以伐魏為
勸矣。先主之伐吳。以雲為後應。為其志不在伐吳。故也。武侯之伐魏。以雲為先鋒。為其志在
伐魏。故也。英雄有復讐之志者。自惜其年。又惜其人之年。不能及曹丕之未死。而伐魏已深。
為曹丕惜。不更及趙雲之未死。而伐魏得不為趙雲惜哉。然則雲之復讐。不敢以老而自愛。
正以老而愈不得不奮耳。

魏延子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為危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險以爭之即爭之未必勝爭之不勝而天下後世乃得以行險之失為我咎矣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於萬全之策而終不能回天意於萬一然後可以無憾於人事耳

一擒孟獲之前先取三郡一出祁山之前亦先取三郡斯則同矣而前三郡之取則俱易後三郡之取則兩易而一難前者高定真降妙在假疑其詐今者崔詵詐降妙在假信其真前者高定與雍闓不睦妙在使中我之計今者崔詵與楊陵同謀又妙在即用彼之計今讀者觀其前文更不能測其後文觀其後文乃始解其前文事之巧文之幻皆妙絕今古

蜀之有姜維非繼武侯而終伐魏之事者乎六出祁山之後始有九伐中原之事而一出祁山之前蚤伏一九伐中原之人將正伏之先反伏之正伏之為蜀之姜維反伏之為魏之姜維而此卷則猶反伏之者也觀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結構之雲矣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

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驍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

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無謀魏延之謀不遇司馬懿却購得夏侯楙

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驛至必然棄城望橫門

邸閣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

也此亦韓信暗渡陳倉之計惜孔明之不用也

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早為下文姜維之來虛伏一筆倘

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武侯只是小魏延又

曰丞相六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

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出師之名既正出師之路亦取其正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快不悅

早為後文伏筆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却說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

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楙楙重賞之就遣為先鋒德

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瑒次子韓瑋三子韓瓊四子韓琪以四小將視韓德帶

四子并西羌兵八萬取路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

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趙雲大怒挺鎗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瑒躍馬來迎戰不

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於馬下子龍次子韓瑋見之縱馬揮刀來戰趙雲花逞舊日虎威抖擻

精神迎戰瑋抵敵不住子龍真三子韓瓊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鎗法不亂

子龍四子韓琪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輪兩口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雲在中央獨戰三將

少時韓琪中鎗落馬子龍韓瑒中偏將急出救去雲拖鎗便走韓瓊按戰急取弓箭射之連

放三箭皆被雲用鎗撥落瑒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却被雲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受

禮已當不起韓瑒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棄鎗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瑒歸陣復縱馬取鎗

殺過陣來子龍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

能韓德亦能滅

素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勇如昔。誰敢交鋒。趙雲馬到成陣。陣倒退趙雲。四馬單鎗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子龍著實不老後人有詩讚曰。

憶昔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獨謀四將才衝陣。猶似當陽救主雄。

鄧芝見趙雲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將軍毒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吾故聊以自表耳。有得他說嘴權將少遂差人解韓瑤申報捷書。以達孔明。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哭告其事。年人試我老本事是趙人說與趙人道。楙自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

蜀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鎗。往來馳騁。楙欲自戰。韓德曰。殺吾四子之讐。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雲奮挺鎗來迎。戰不三合。鎗起。韓德刺死於馬下。彼老不如此老急撥馬直取夏侯楙。楙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

寨。楙連夜與眾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又提照四十卷中事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為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却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圍住。雲可擒矣。此計亦平常不過趙雲太猛故中之耳楙從其言。遂遣童孺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埋伏已定。次日夏侯楙復整金鼓旗幡。率兵而進。趙雲鄧

芝出迎。芝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兵大敗而走。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鄧芝甚是明之。小

心相似。子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使躍馬而出。」魏將潘遂出迎，戰不

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楍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

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急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

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然則長坂坡之解救，仍賴復主之頑福。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

兵越厚。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楍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望

東指，投西則望西指。因此趙雲不能突圍，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中插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

上山。與黃漢升之戰，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得脫走，只得下馬少歇，且待月明再戰。却纔卸甲而坐，月光方出，忙中閒筆，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趙雲蚤

降，雲急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嘆曰：「吾

不服老，死於此地矣。」故作驚人之文。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為首大

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來得

軍有失，特遣葉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新

則在張苞口中。雲大喜，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呐喊殺入

為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亦來得突兀。兩顆人頭一在興曰：奉

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泉

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南安太守姓名在與某郡郡交契甚厚孔

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楙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

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假承孔明亦假信崔諒匹馬

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

就計而行楊陵欲將計就計執遂引崔諒到夏侯楙處備細說知楙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

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

以擒夏侯楙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此句便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

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此是先伏於夏侯楙府下却暗約楊

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此是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

內先斬之舉火為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暗寫崔諒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

張苞隨足下先去此是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楙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是

假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妙在不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雖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

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

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

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崔諒極乖却不知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細言其事楙曰既然諸葛

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開門斬之不知者為與

已在此孔明算中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細言其事楙曰既然諸葛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二回

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不知者又為孔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

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興手起刀落

斬楊陵於馬下。方知臨行時所受密計，却不是府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

「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騙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讀至此方識孔明關興早到

城上，放起火來，四面蜀兵齊入。夏侯楹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

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楹於馬上。大人做盡了人女餘皆殺死。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

秋毫無犯，眾將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楹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讀者至此亦欲

急問其故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楹，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

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

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窺見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

下圖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前面一派疑陣，眾將拜服。孔明曰：「賺崔

諒者，吾使人腹詐作魏將裴緒，假裴緒亦於此處敘明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賺天水亦

於此處敘明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兵戢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却說天水

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楹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薄尹賞主記梁虔等

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疎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若依此計

賺馬遵正疑慮間，忽報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又是一個假裴緒，即是前緒入府取公文

得馬遵正疑慮間，忽報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又是一個假裴緒，即是前緒入府取公文

首在此車在關與口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楨

以定大事好子龍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前寫子龍此處

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尚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

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殺了一日猶然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楨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

魏軍一陣都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楨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

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曹操女婿眾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

將聞夏侯楨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楨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

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前將四人分開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

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

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週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眾將

環立聽令請至此似已有取南安之策却猜不出有下文孔明曰此郡濠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

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請至此又似有不欲取高鄧芝曰夏侯楨乃魏

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鄧芝不以南安為重孔明曰吾自有計

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孔明不於南安用計却欲探卒答曰天水

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

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妙在此處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

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却說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因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方知此腹軍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楙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便開城門接應也。此是孔明分付之語至此方曉明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略教一視。假文書不看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故作着忙之狀粧得活像不二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蚤蚤接應。此亦心腹軍士又是一樣用法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驍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此失城之由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騎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前分付興苞之言於此方見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濠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前分付魏延之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黃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興苞截路用實寫魏延取城用虛寫兩樣筆法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追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

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兩個軍士兩樣用法亦換湯不換藥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眾視之乃天水冀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姜維於此出現又為後文張本父名罔昔日曾為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為中郎將就祭本部軍事詳敘伯約生平正為後文伐魏註腳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曾此安定假裴緒又在姜維口中道破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孔明謂過夏侯楙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正是運籌又遇強中手關智運達意外人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二回

義勇約歸
歸與明

松



武鄉侯罵死
王朗

牛僧立註



諸葛亮乘雲破羌兵

天生國教人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有將計就計之孔明。以破崔諒之計。斯已奇矣。又有將計就計之姜維。以破孔明之計。則更奇。以假裝結賺天水。而姜維能料。斯已奇矣。即以假姜維賺天水。而姜維不能料。則更奇。夫以孔明之計。而有破之之人。則其人固孔明之所深愛也。以能料孔明之計之人。而終有不及料之事。則孔明又其人之所不得不服也。縱一夏侯楙以招姜維。而詐稱姜維之有書。是猶在人意想之中。遣一假姜維以見夏侯楙。而即稱夏侯楙之有書。是則出人意想之外。其變幻不測。疑鬼疑神。今日讀之者。且為之迷心眩目。況當日遇之者。能不俯首屈膝哉。此卷有假姜維。前乎此者。有假張飛。假張飛有二。一則張飛所以賺嚴顏。一則張飛所以賺張郃。而假姜維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維。試以西遊記擬之。則前之假張飛。是孫行者毫毛所變之假行者也。後之假姜維。是六耳獼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則三國之幻。殆不減西遊云。

姜維有母。而孔明即以姜維之母牽制姜維。亦猶徐庶有母。而曹操即以徐庶之母牽制徐庶也。然曹操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孔明則不必假其母之書以招其子。所以然者。欲其人之背順歸逆。不得不以母子之情牽其君臣之義。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順。則自有君臣之義。正不專恃其母子之情耳。且曹操之才。不足以勝徐庶。而孔明之才。實足以服姜維。庶不為

操屈而但為母屈。維則不獨為母屈而直為孔明屈矣。

人但知討賊者當誅其首而不知討賊者當先誅其從何也。無費充成濟則司馬氏父子不能肆其尤。無華歆王朗則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惡。故罵曹操而不罵華歆。未足奪曹操之魂。罵曹丕曹叡而不罵王朗。未足號曹丕曹叡之魂也。罵曹操者有陳琳之檄矣。有衣帶之詔矣。有漢中王進位之疏矣。獨於曹丕而缺焉。武侯雖有出師之表。上告嗣君。恨無討賊之文。布告天下。今觀罵王朗一篇。即以此當罵曹丕。即以此當布告之文。可耳。兵家之有劫寨。題目舊矣。獨至此卷。而有翻陳出新者。料彼不知我劫而劫之。不足奇。料彼知我劫而仍劫之。則奇矣。待彼來劫我而我往劫之。不足奇。知彼待我之往劫而後來而我故賺其來。則又奇矣。不但此也。以我劫寨之兵。截其歸寨之兵。又使彼歸寨之兵。即被殺於防我劫寨之兵。其愈出愈幻。至於如此。每見他書所紀劫寨之事。不過殺入寨中。並無一人。情知中計。望後便走等語耳。層層疊疊。數見不鮮。問有以舊題而作新文。若此卷之神妙者乎。

却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速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為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為某所擒矣。前卷孔明用計說明在後。此處姜維用計說明在前。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當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

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

補敘於此却說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

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

前是孔明將計就計，此是姜維將計就計，可謂禮無不答。雲雲

怡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

在子龍眼中寫一姜維，在子龍意中寫一姜維。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

又在子龍意中寫一姜維。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

又虧此一路接應，子龍雖敗可計之妙。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

又在南安人口中寫一姜維。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與他人不同。

又在子龍口中寫一姜維。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却說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為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外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

寫姜維第三番用計，亦用明寫。分撥已定，却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為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喪，急難破矣。」

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

此非寫梁緒亦是寫姜維。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呐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

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四路

寫正東以三路之無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美維兵也孔明嘆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調遣

用視出一路之獨奇孔明又在中寫一美維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美維之母現在何處

早此人真將才也又在孔明眼中從事母至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其縣若美維

孝上得來孝上得來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

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欲取天水却不於天水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

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為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美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

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乞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亦如徐庶所云方寸亂矣馬遵從之遂令美維引三

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却說美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為首蜀將

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

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詳於美維而畧於梁虔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琳至帳下孔明

曰汝懼死乎琳慌拜伏乞命人有輕重故教有詳畧孔明曰目今天水美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

駢馬在我願來降又用前番賺高定之法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美維否琳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

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行又用前番賺崔諱之法琳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

忽逢人奔走琳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美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孔明將魏延縱火

劫財我等因此棄家奔走投上邽去也此是孔明之計妙在不琳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

孔明

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林間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遠來，所說皆同。妙計：林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惇，慌忙開門迎接。馬道：「驚拜問之。」林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惇嘆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孔明只賺夏侯惇，却借夏侯惇之口，賺馬道一個便是賺兩個。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林曰：「今維已降，何為虛也？」正躊躇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捉鎗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試令讀者掩卷猜之，此是真姜維乎？假姜維乎？馬道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妙。林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要脫身，却將我陷了。明明當面說，說却使夏侯惇得是假姜維也。我今降蜀，加為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攻城。至曉便退。明便退，明便退。姜維曰：「原來夜間捉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偽。此處方纔說明。水滸傳假秦明，從此處曲折之妙也。孔明却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車小輛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還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索一騎馬以賺之，又棄無數報，姜維奪得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為首蜀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此番却着道兒。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道。道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前把假姜維認作真姜維，今把真姜維認作假姜維，被孔明弄得七顛八倒。姜維回

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

梁虔一邊知道，却暗罵此省筆處。

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為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

孔明用計，不在孔明一邊，寫去只在一輛小車，其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

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只此一降，便生出孔明慌忙

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

願足矣。」一見便有此深識。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

「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此收拾英雄之法。

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前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遵大疑，與夏侯

楙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為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楙曰：「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乃

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又在姜維算中。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

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楙馬遵驚慌，引數百人出

西門，棄城投羌城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

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其不費力。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

勞，就令梁緒為天水太守。尹賞為冀城令。梁虔為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

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破夏侯楙，如放一鴨耳。輕今得伯約得一鳳也。鳳雛之後，又有一鳳。

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是

出祁山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以下按通孔時魏王曹叅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

夏侯驍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叅大

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為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

克。今陛下何不拜為大都督以退蜀兵？亦強夏侯楙叅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托孤與卿，今蜀兵

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

老臣雖驕，鈍願隨將軍一往。此老死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為副將。叅曰：卿

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叅從之，遂拜曹真為

大都督，賜節鉞，命郭淮為副都督。王朗為軍師。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老而不死，是為賊。選撥東西二

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為先鋒，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為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

師。魏主曹叅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過渭河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

淮共議退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

而降。蜀兵不戰自退。叅老兒真在夢中可發一笑。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

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軍

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楙大不相同。在蜀兵眼中，魏國軍容之威。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

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個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在魏兵眼中寫見魏陣前三個麾蓋，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教推車於陣外，令護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只一漢字可以應倒王朗。司徒上削去魏字，不予其事。魏也亦不加以漢字者，以不成其為漢臣也。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車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不但奉後主之詔，直奉先主之詔也。又朗曰：天數有變，開口便說一天。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應第一卷中事。一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應第九卷。催汜繼虐。應十三卷。袁術僭號於壽春。應十七卷中事。袁紹稱雄於鄴土。應三十一卷以前事。劉表占據荊州。應三十九卷以前事。呂布虎吞徐郡。應十九卷。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壘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將廢雄總。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應七十八卷以前事。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應九十一卷以前事。今公繡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先將孔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又將孔明一抑。但云逆天數則可，若數字又勉強奉一揚。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究竟只好歸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

千員諒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為漢朝元老。元臣。必有高論。臂頭將一漢字對他天字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要在眾人面前出他醜昔日桓靈之世。漢統淩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

之後。董卓催兇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略敘往時之亂。張括不煩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

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深蒙朝政。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傾危。壚蒼生塗炭。畫

漢臣暗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

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方指明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此以天理

昭列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自敘出師伐魏之意。不但汝既為詔。談之臣

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折倒他天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

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入奉列聖之靈。以折老賊速退。可教反臣與吾共

決勝負。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周瑜有三氣王朗只是一氣。後人有詩讚

孔明曰。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搥三寸舌。罵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戰。言訖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

朗屍首。用棺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一個軍師早完了局副都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

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之。算到

劫寨却又去劫敵人之寨。其計亦巧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個先鋒分付曰。汝二人

各引一萬軍抄出祁山之役，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可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動，便撤兵回，不可輕進。若彼不劫我亦不劫其謀亦慎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淮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却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兵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來，喪劫寨。他豈不限防？此寫魏延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極妙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役，待我兵過去，却來襲我寨。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腳後路，遠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分兵兩路，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獲全勝。妙在原不教他劫寨，只教他殺劫寨之人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這兩個却是教他劫寨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既防他來劫寨，又要騙他來劫寨，神妙之極却說魏先鋒曹遵、朱、黃、昏離寨遙望前進，二更左側，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且慢遂催兵急進到蜀寨時，將及三更，曹遵先殺入寨，却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軍回寨中。火起，朱、張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遵與朱、張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此是以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翼、張嶷殺到第三次分付的，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第一次分付的第二次先是一個出

現大叫曰賊將那里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奔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第一次分付的第三次。曹朱二人大敗。奔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蜀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又是魏延背後三路蜀兵殺至。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第二次分付的第四次出。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足為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可憐魏將難成事。欲向西方索救兵。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讀三國者。讀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後相因。殆合十數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其相反而相因者。有助漢之沙摩柯。乃有抗漢之孟獲。其不相反而相因者。有借羌兵之曹丕。乃有借羌兵之曹真。其相類而相因者。有馬超在而即去之柯比能。乃有馬超死而忽來之撒里吉。其不相類而相因者。有六縱而不服之蠻王。乃有一縱而即服之雅丹丞相。至於孟達致書於李嚴。早有李嚴致書於孟達。以為之伏筆矣。申儀助司馬而殺孟達。早有孟達之約申儀而背劉封。以為之伏筆矣。文如常山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豈非結構之至妙者哉。

此卷之內。忽有一關公之神。突如其來。倏然而往。一救關興。再救張苞。可謂英靈之極矣。然越吉元帥之頭。何不即取之。以雲中顯聖之偃月刀。而必待孔明之用計。而後斬之乎。曰。三國一書。所以紀人事。非以紀鬼神。惟有一番籌度。一番誘敵。乃見相臣之勞心。諸將之用命。不似西遊水滸等書。原非正史。可以任意構也。

平蠻之後。又有平羌。藤甲之後。又有鐵車。一則在於未伐魏之始。一則關於既伐魏之中。一則災。天一則雪地。一則出其全力。持之曠日。一則施以小計。定之終朝。或詳或畧。或長或短。事不雷同。文亦不合掌。如此妙事。如此妙文。真他書之所未有。

司馬懿不用。則孟達不死。孟達不死。則兩京可圖。兩京可圖。則曹氏可滅。曹氏之不遽滅。以為司馬懿之功也。然而救魏之事。即為篡魏之階。魏之以懿拒漢。猶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耳。此卷於司馬懿起復之初。便敘師昭二子之英英露爽。蓋非魏之亡於此。救而正魏之亡於此。兆云。

蜀事之壞。一壞於失荊州。再壞於失上庸也。荊州不失。則可由荊州以定襄樊。上庸不失。則可由上庸以取宛洛。而原其所以失。則有故焉。當關公離荊州以伐魏之時。使別遣一上將以守荊州。則荊州可以不失。當孟達棄上庸而奔魏之時。遣一上將以守上庸。則上庸可以不失。而先主不慮之。孔明亦不慮之。則皆天也。非人也。其所以失而不復者。又有故焉。當先主大戰猇亭之初。孫權願獻荊州。而先主不之拒。則荊州雖失。而可復。當孔明初出祁山。

之時孟達欲獻上庸而司馬懿未知則上庸雖失而可復而先主必拒之司馬懿必知之則又天也非人也天不祚漢亦何咎於先主亦何咎於孟達耶

孟達不足咎而孟達之不知人則可咎也於諸葛亮之小心不之信於申儀申耽則信之矣於司馬懿之機警不之信於李輔鄧賢則信之矣不能料申儀申耽而何能料司馬懿不能識李輔鄧賢而何能識諸葛亮哉蓋惟諸葛亮能知司馬懿亦惟司馬懿能知諸葛亮耳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據住險

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兵之後即曹丕五路中之一也吾卻以大兵

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却說西羌國王撒里吉自曹操時年

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二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帥亦如董荼那阿等名色時魏使賡金珠并書

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撒里吉覽了書與

眾商議雅丹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都督求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是金帛說話撒里吉從其

言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二十五萬皆慣使弓弩鎗刀蒺藜飛鎗等器又有戰車用鐵

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號為鐵車兵寫得羌兵可畏以見孔明之能二人

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瑄急差人賁文報知孔明孔明聞報問眾將曰誰敢

去退羌兵張苞關興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往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

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鄉導用馬岱可謂最得其人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往興苞等引兵而去

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引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遍排兵器，就似城池一般。赤壁江中有連舟，西平關外有連車，連舟易破，連車不易破。興睹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岱曰：「且待來日見陣，觀其虛實，另作計議。」馬超已死，馬岱亦無如之何。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鏈，腰懸寶雕弓，躍馬奮勇而出。關興抬三路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其靜也如城，其動也如水。弓弩一齊驟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興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興至此好生着急。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能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皂旗蜂擁而來，一員羌將手提鐵鏈，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興至此好生着急。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與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鏈打來，興急閃過。正中馬膝，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於水中。興至此又着急。忽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吉連人帶馬平白地倒下，水來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員大將殺退羌兵。絕處逢生，出於意外。興提刀待砍越吉，吉躍水而走。此時未便新開，越吉更妙。關興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讀者至此必疑是張苞。必是與自思此人救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卧蚕，綠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關公又顯聖，却是不到。興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兒可速望此路去，吾當隨後歸寨。」言訖不見。

關興望東南急走至半夜前是黃昏此是半夜忽見一彪軍到乃張苞也問興曰汝曾見二伯父否問得興曰汝何由知之苞曰我被鐵車軍追急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關公在張苞一連斬聖却用指曰汝從這路去救吾兒因此引軍還來尋你關興亦說前事共相嗟異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着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稟丞相用計破之雖有關公神助終賴諸葛謀於是興苞二人星夜來見孔明備說此事孔明遂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車連路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別人難他喚馬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去了妙在不欲出來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人惟恃一勇力豈知妙計乎妙在不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形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隱隱說出却便令關興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又是兩路伏兵令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車兵來追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美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當歌白雪之詩以和之四壁皆空壁旌旗急回報越吉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賦詩不能退敵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羌兵搶入寨柵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以小車引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埋伏不足為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漫蓋

一望平坦。

絕妙雪景。此句不是閒筆。

正趕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有些小伏兵，何足懼哉？

只顧催趙兵馬往前進發。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塹之中。所謂來雪用背後

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止，併攏而來，自相踐踏。後兵急要回時，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軍衝

出，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低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中而逃。

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興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若在關公顯聖時殺之，便不見雅丹

丞相早被馬低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四散逃竄。孔明升帳，馬低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

其縛，賜酒壓驚，用好言撫慰。又用反孟獲之法。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

爾，如何反助逆？吾今放你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

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給還。雅丹俱放回國，眾皆拜謝而去。羌人不復反矣。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

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軍先行，一面差人責表奏報捷音。却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

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孔明用計，却在曹真一邊寫出。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擊，故爾退去，遂

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趕。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

為首大將乃魏延也。孔明使魏延埋伏於此寫出。大叫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

斬於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趙雲也。孔明使趙雲埋伏於此寫出。朱讚

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關

興、張苞兩路兵殺出。興苞埋伏於此寫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郭二人引敗兵衝路走脫。蜀兵全

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個先鋒，哀傷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也得孔明罵一場方好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自然引出這個人來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前疑吳蜀反，今專指蜀人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驍騎大將軍司馬懿也。」說重叡嘆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叡即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為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叡御駕親征，令司馬懿趕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以下按過魏國再敘孔明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眾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有此一句，反觀下文之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愛其子時，以駿馬、明珠賜之。曾同輩出入封為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曹丕思遇孟達却於此處補出自丕死後，曹叡即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我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黑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

有此意。

又將前事補照一句。

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

此事若成，豈不大妙。

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

忽細作入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為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大會。孔明大驚。

一驚之後，忽有一喜。喜之後，又忽有一驚。

一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

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懼之。戒之。近聞曹叡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

管輅之下，無此奇驗。須萬全隄備，勿視為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王，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管輅之下，無此奇驗。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

孔明曰：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叅既委任司馬懿，達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英雄所見各同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來人回報曰：

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則必敗。又早知此老心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嘆。此老心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此處忽寫二子，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嘆，乃問曰：父親何為長嘆？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嘆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略更其誠

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并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方知不可容易托人之言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

此時司馬懿原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是魏之功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

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與孔明之言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遲立斬一面令衆軍梁畿費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

使其不疑。更周密梁畿先行，懿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親視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寫仲達機

晃曰：某願為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為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

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有能相遇彼此皆驚吾幾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為矣遂星夜催軍前行都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即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為內應都報孟達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寫孟達疎虞之至忽報魏軍梁雙來到孟達迎入城中幾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懿令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誰知不向長安却向上庸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雙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即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寫孟達自誤之至忽報城外塵土沖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拉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任直來到河邊高叫曰反賊孟達早早受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懿真可謂能達仰天長嘆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悔之晚矣於是閉門堅守都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眾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晝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可為胸平報費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放出為孟達愚耽儀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

受死達見事變，發馬望城中，即上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部資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歿了城也。」達至此而走，中執趕來，達人因馬乏，措手不及，被中執一鎗刺於馬下。可為官報，舉此首級餘軍皆降。李濟部資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無民兵軍已降，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大嘉，教將孟達首級去各賜城守，亦教加中執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還，令李輔部資守新城上層。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聽入城來見魏主。魏主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善制之，兩京休矣。」魏主用了司馬懿，懿奏曰：「臣聞中執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望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執為亮之計也。」備司馬懿將孔明所料明白說一遍。不是為仲達正是為孔明。言訖，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魏主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操兵矣。」賜金錢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機密之事，孰有大於孟達者乎？將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魏主曰：「臣舉一大將，可為先鋒。」魏主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張郃字公先，已死，獨張郃尚在。一向冷落此處，却又出頭。魏主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為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正是：既有謀臣能用智，又求猛將助施威。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馬謖拒諫失街亭

招隱庵主



武侯彈琴退仲達

俗寫在人頭上



孔明揮淚斬

馬謖
（即馬良子）

增像全國三國演義

第一一十六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四十八 第九十六回

周郎賦歸

三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前卷方寫孟達不聽孔明之言而失上庸。此卷便接寫馬謖不聽孔明之言而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無進取之望。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何也。無街亭則陽平關危。陽平關危則不惟達無所得而且退有所失也。未失者且憂其失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於是南安不得不棄。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餉不得不收。遂今向之擒夏侯惇。諒殺楊陵。取上邽。襲魏縣。罵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烏有。悲夫。兵家勝敗之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徐晃拒王平之諫。而背水以為陣。馬謖拒王平之諫。而依山以為營。水與山異。而必敗之勢則同也。黃忠屯兵於山。而能斬夏侯淵。馬謖屯兵於山。而不能退司馬懿。山與山同。而一勝一敗之勢則異也。馬謖之所以敗者。因熟記兵法之成語於胸中。不過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耳。不過曰憑高視下。勢若劈竹耳。孰知坐論則是起行則非讀書雖多。致用則誤。豈不重可嘆哉。故善用兵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書。請守街亭之馬謖。即獻計平蠻之馬謖也。又即反問司馬懿之馬謖也。何以前則智而後則愚。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試以前二事論之。其策南人。則其言果效。其策司馬。則其言始效而不終效。豈非天方授魏。天方啟晉。而人實不能與天爭乎。故知一效一不盡效之故。而街亭之失。不必為馬謖咎。而不必為用馬謖者咎。

此寨乃司馬懿初與孔明對壘之時也。而孔明利在戰。司馬懿利在不戰。夏侯楙曹真皆以戰而敗。司馬懿則欲以不戰而勝。其守郡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前而使不得進也。其取街亭柳城者。所以截孔明之後而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於是乎可以不戰矣。非不欲戰。實不敢戰。畏蜀如虎。蓋自今日而已。然云。

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為危計。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衆。是大膽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

為將之道。不獨進兵難。退兵亦難。能進兵是十分本事。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當不得不退之時。而又當必不可退之勢。進將被擒。退亦受執。於此而權畧不足以濟之。欲全師而退難矣。試觀孔明焚香操琴。以不退為退。子龍設伏斬將。又能以退為進。蜀中有如此之相。如此之將。而卒不能克復中原。嗚呼。此天不祚漢耳。豈戰之罪哉。

自九十二卷至此。敘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而始之以趙雲終之以趙雲者。傷鋒陷陣。唯子龍為功首也。班師整旅。亦唯子龍為功首也。以連斬五將始。以殺一將終。覺長阪之英雄如昨。漢水之膽智猶新。務自伸其討魏報漢之志。真不愧先主之舊臣矣。

却說魏主曹叡。令張郃為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

真二人奉詔而去。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若果是香用兵，先從子午谷還取長安，早得多時矣。」魏延之計，早為司馬懿所料。他非無謀。

但恐有失，不肯弄險。孔明不用魏延之計，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

軍取箕谷矣。因祁山算出郿城一路，因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拒戰。此二

不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此一路是戰。以上曹真一校兵孫禮

法之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

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前算出兩路，今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還取街亭。

兩路原只重在一路上。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

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料孔明必出若此，此是反說。張郃

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料孔明必不出於此，此是反說。張郃

大悟，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為先鋒，不可輕進。當傳

與諸將循山西路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亦以小心。張郃

受計引軍而行。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孔明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

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鄒賢為內應，孟達被亂軍

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不煩。孔明大驚曰：「孟達

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司馬懿之計已便問誰敢引兵

在孔明料中。

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

矣汝雖深通謀畧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
惟其無城郭可守無險阻所以馬謖欲屯兵山上也
謖曰某自

幼熟讀書。頗知兵法。正壞在此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

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十分諷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此句便差曹叡不足

懼司馬懿若有差失之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諷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諷遂寫了軍

今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

故女生謹慎。故持之。此重三。相託。故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公當要首之處。正與馬謖山使賊。

兵急勿不能逾。安發無罪。更盡四至。入道也。地理形國本。衆茂看十分。凡事商榷。序當而行。

其指不能行也。三營臨上信重四五人。近地王升。其日不務。持元仔細。人言下諸作官。行

不可轉易。女所宜無危。則是耶。長安第一巧也。卅之卅。叮嚀一人拜。蕭弼。其去。子日。是思。

又噶高拜曰舊寧東北上有一城名牙柳城乃山僻小跡止可以屯兵才寨

驚其心司馬懿所算孔吾自統大軍由斜谷徑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街亭是界道後路解城是界道

前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却說王平馬謖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

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諒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孔明一國正經却看得知此沒要緊王平曰雖然魏兵

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此孔明所即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

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

差矣若屯兵當道桑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驍

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後文之事先在王平口中道破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

竹泥成法者不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每說大話的平曰吾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

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王平會看風水寨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

矣後文之事又在王平口中道破謖曰汝真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

死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馬謖以記得許多兵書

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

應馬謖不聽王平是大話王平不聽馬謖是心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應命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

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二萬五千兵如何只撥五千若多與之猶不至於敗待吾破了魏

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

謖自於山上下寨照應上文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今次子司馬懿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即當

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把守，懿嘆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前寫司馬懿此處寫司馬懿見識高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於馬說高懿大喜曰：『若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又寫司馬懿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你若真有命，不屯在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一面寫司馬懿在山下探看一面，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虛名是平日聽來，庸才是今日看出。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慎重？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西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懿亦十分周密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果應王平之言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竟來圍山，不怕無命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紅旗不認大怒，自殺二將，眾軍驚怕，只往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謖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外應豈亦兵書中有此策耶？却說王平見魏兵引軍殺來，止遏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更無外應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嚷至半夜時分，口枯舌乾，山

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兵法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既絕之以水

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諸兵書深明韜略的司馬懿放條

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

張郃視之乃魏延也孔明用魏延本為守街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

奪街亭至此為孔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抄抄在

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此至

又為孔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孔明用王平本為守街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

明一嘆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

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援按

其緊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

已定三人商議難出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此時司馬懿

延一遣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

寫出沒理會却不見王平兵到衛得他忽然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

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

魏二人此王平第二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

郭淮字樣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

功次救魏延

了此功遂引兵選襲列柳城。此是趙現成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

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却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取了列柳城

亦是大功。且慢喜着還引兵選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砲響旗幟皆整當頭一面大旗上

書平西都督司馬懿字懿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杆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本是郭淮要

司馬懿趕去了妙喜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

可遠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功故來取

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魏延等

議又不出司馬懿所料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司馬懿算計却非魏延等所料兵法云歸師勿掩

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此是孫權保了自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選取斜

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

郡可復矣。又算出一個緊要去處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以上接下

下再敘却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

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與見從前圖本

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却要路占山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

水道路不須二日軍自亂矣。失生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

當回。楊儀此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

皆失了。孔明跌足長嘆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孟達之失孔明有知人之明焉。急喚關興張

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譟呐喊。為疑

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讀者必謂此蜀兵定指將來追孔明之魏兵。待軍退盡。便投陽平

關去。先是兩個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是一個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

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是兩個

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是秦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

姜維老母送入漢中。更周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只到孔

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別無大將。止有一

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十五百軍在城中。以二千五百軍當十

何市。眾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沖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

來。孔明傳令眾將。旌旗盡皆藏匿。奇絕諸軍各守城舖。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

絕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奇絕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

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此時之琴有般聲在弦中。見矣。却說司馬懿前軍哨到

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不惟仲達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

至今我亦不信。

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塵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傍若無人。大疑作怪，蹊蹺不獨仲達，大疑至今我亦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妙妙仲達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司馬昭勝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宜速退。正以平日信之，故於此時疑之。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眾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連退去，何也？莫非孔明彈琴時，默念退兵咒語，知彼之能，知己用出於彼所不及。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如之外以善全夫已真正神妙。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日之險，比于午谷。更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興苞二人在彼等候。不唯自己不敢，眾皆驚服曰：丞相之機，鬼神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只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走則不能走，不走則能走。後人有詩讚曰：

瑤琴三尺勝雄師，諸葛西城退敵時。十五萬人回馬處，二人指點到今疑。

言訖拍手大笑曰：吾若為司馬懿，必不使退也。使仲達為先，生將何如？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

司馬懿必將復來。只疑得他一時，料他必無名望。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却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又聞鼓聲，懿

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今走正中其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

衛使虎翼將軍張邑只在旗鼓上寫得聲勢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

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亦只在旗鼓上寫得聲勢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

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欲奪蜀兵輜重反自棄其輜重興邑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

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時曹真聽孔明退

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砲起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為首大將乃是姜維馬低二將奔出敘法與前變

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司馬懿尚不能起曹真又何能為蜀兵連夜皆

奔回漢中却說趙雲那匹伏兵於箕谷道中間孔明傳令回軍雲謂之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

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却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寫趙雲更是精神

却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顯分付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

若退必有計也蘇顯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馬說只為說大話壞了事今又是一個說大話的遂引前

部三十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却是郭芝蘇顯急

收兵退走了好个說大話的見了做的便撒一跑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為首大將提鎗躍馬大喝曰

汝識趙子龍否蘇顯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竟身是外身法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大說

話的看樣餘軍潰散雲追趕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

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身是膽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待天色

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准傳令教軍急

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

免強行至一大林

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

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

長坂坡之先聲至此猶似

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

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

車伏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

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

車伏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

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

車伏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

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

只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

各有三千軍轉山呐喊鼓譟驚退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懿悔之不及仰天嘆曰吾不如孔明

也

只對去欺

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還長安朝見魏主獻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

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勦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獻大喜令懿即便興

兵忽班內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

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逞謀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懿斷髮賺曹休

觀孔明之自貶而愈知馬謖之斬難寬也丞相且以用參軍之誤而引罪參軍得不以負丞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觀孔明之斬謖而愈知自貶之情非偽也參軍且以誤坐相之故而受

誅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責乎奉春秋先自治之義既不容責人而恕己準尚書克

厥愛之文。又不容責。而怒人。蓋孔明之治蜀。以嚴而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國而已。

趙括之母。預知其子之必敗。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先主之知馬謖。亦猶此乎。以戰為戲之子王。其病在玩。過門起乘之三帥。其病在輕。若舉趾高之莫敖。其病在驕。截善諛言之杞子。其病在佞。此數者。皆法家之所忌。賢馬謖之事。可為用兵者鑒。又可為用人者鑒。

武侯之臨表涕泣。變後主也。武侯之臨刑涕泣。念先帝也。其出師之初。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其悔敗之餘。亦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不獨斬馬謖為奉先帝以斬之。即自貶三等。亦奉先帝以貶之耳。君子於街亭之自責。而知武侯之盡瘁於枋頭之自諱。而知桓溫之不臣。

樊城之役。蜀方伐魏。而有呂蒙襲荊州之事。是吳乃漢之罪人也。街亭之役。魏方勝蜀。而有陸遜破曹休之事。是吳又漢之功臣也。然非吳之能為罪。又能為功也。在乎蜀之能用之耳。武侯惟善用之故。終武侯之世。吳不為罪。而但為功云。

黃蓋甘寧闖澤之後。復有周魴何南人之多詐。與不知此非南人詐也。乃南人之忠也。用以欺敵。則謂之詐。用以報主。則謂之忠。不當曰南人多詐。正當曰南人多忠。耳。有謂南人不可為宰相者。此宋朝迂儒之論。試觀東吳當日。豈嘗借才於異國哉。

曹操詐欲自刎。而割其髮。周魴亦詐欲自刎。而割其髮。曹操以此欺我軍。所以申軍法也。周魴以此欺敵國。所以成戰功也。世之。不古。乃有以父母之遺體而行詐者。雖然。髮如此。用方

為不負此髮。髮不虛生。亦不虛棄。不似今日之和尚。無故自髡。又不似今日之割髮者。徒以供婦人雲鬢之用也。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真為天獄。天獄二字亦奇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補六十七卷中所未

及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非勝算。乞陛下裁之。特地畫策不遇是守而不

戰。叡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尚書所言極當。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太賞三軍。駕回洛陽。按下魏國再敘孔明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少趙雲鄧

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騎。輜重等器。亦無遺失。此番一出便斬五將可謂全始全終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

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越是有本事人便不瞞着處。短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

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敗而整旅更難於勝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

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遑。與諫先主分田意同孔明嘆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讚子龍正思先帝乃倍加欽敬。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

吾今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

十餘次在此補出

皆不能入。次日，王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

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

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

此補出

只見魏延

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來

回守。非某之不諫也。」

將上項事訴說一遍

凡載之未詳者皆於王平口中補之

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孔明喝退，又喚馬

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

說笑他亦

吾累次叮嚀告

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

幾手送在他手中

陷城，皆汝之過也。」

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米。汝不必挂心。」

此是法外之意

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

某以丞相為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

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

諷曰父子兄弟情好如此

而終不免一死，可見軍法之嚴。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

必多囑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詳留

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秋故事。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孔明

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亦引一春秋故事

今四方分爭，兵戈方始，若復

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應八十五卷中事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已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前實趙雲口口念着先帝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韓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太享祀。將謖家小加意撫卹。按月給與祿米。先盡法。後盡情。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光明正大。無一毫掩飾之意。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拆視曰。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關。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慮事多闕。不似曹操不肯認差。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慙愧。俯伏待命。

後主覽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既續自行。貶降。正其宜也。丞相殺秦軍天子。貶丞相皆法也。後主從之。乃詔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督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訖。禕恐孔明羞。報乃賀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為喜。此等八今日最多。背後正言當面世亭。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

失與不得同。公以此賀我。實足使我懷。祇耳。取三郡。禮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示其喜。孔明
怒曰。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豈得一姜維於魏。何損。收姜維亦禮又曰。丞相
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
賊。反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王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
如其不然。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
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深戒面費。禮諸將皆服其論。費禮自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
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伐。以為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按通孔明魏
主曹叡聞知。即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
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不肯為應。蜀之兵叡曰。倘蜀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懿曰。
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渡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
此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又引出一叡大喜。問曰。此
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現為雜霸將軍。鎮守河西。前居一張郤。此叡從之。
加郝昭為鎮西將軍。命把守陳倉道口。早為後文孔明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楊州司馬大都督
曹休上表。說東吳鄒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
叡就御床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司馬懿此時臣願引一軍往
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

之謀計也。此八見漢眾視之乃建威將軍賈逵也。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可

之魏主曰：仲達可與實達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大軍進取皖城。曹達引前將

軍滿寵、東曉太守胡質近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進取江陵。按下魏國却說吳主

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奏稱魏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意。今

魴許施說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讀者至此方知仲達之見不如實達。今魏兵分三道

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為輔國大將

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

此時陸遜避領命謝恩。軍乃保二八為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問何人遜曰：當威將軍朱

桓經南將軍全琮二人可為輔佐權從之。即命朱桓為左都督全琮為右都督於是陸遜總率

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眾七十餘萬。今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以三路朱

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驍周魴誘言深入重地元帥以兵專之曹休必敗

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右乃桂車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為險峻某願與全子璘各引

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是唾手而得壽

春以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說得高興可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某是與桓懷不平而退

避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為蜀中吐氣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某是與桓懷不平而退

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為有理。奉聞大子故走火軍三路進兵。若得

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為有理。奉聞大子故走火軍三路進兵。若得

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少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郎大笑何
得此一急擊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今之欲以死許人者大都是空周郎休急止之勸休劍而曰吾所陳七事恨
不能吐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
言訖又欲自刎力則痊愈甚曹休大驚慌忙抱位曰吾戲言耳足下何故如此語乃用劍到
髮擲於地曰吾之忠公待公以吾為然吾到父母所遺之髮以表此心只怕頭髮之心的
苦肉難以斷髮不痛而苦肉則痛也然亦見所服之人何如耳陳壽不痛不信服曹休豈是不消病得曹休乃深信之誤事相持靡罷周郎勸去
忽報建威將軍黃權達來見休令入問曰汝此來何為達曰某料東吳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
不可輕進待某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人達曰又聞周郎勸黃權為誓
此乃詐也昔要離斷臂刺殺慶忌未可深信中故事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
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若髮可也賊何不奇黃權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
暫免休從之將黃達兵留在軍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時周郎勸知魯達前去并無暗喜
曰曹休若用黃達之計則東吳敗矣若如此白做今天候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陸
遜遜喚諸將勸令曰前由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瀾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
遂令徐盛為先鋒引兵前進却說曹休命周郎勸引兵而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勸曰前面
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路上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
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郎言無兵為何有準備急募勸問之人報稱引數千人

不知何處去了。

有頭髮做頭怕他則言

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生量滿白腹肚遂令大將

張普為先鋒，引數千兵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

無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何奇之有就令

張魯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

却佯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砲為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如此便自以為奇兵，那知都做了敗兵耶。二將受計，各

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却說陸遜喚眾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

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

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看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來鬥時，被朱桓一刀

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恰好此一路伏兵，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喬

陣裡，就那裡大殺一陣。薛喬敗走。魏兵大搦奔回本寨。又是一路伏兵，遇着一路伏兵，後面朱

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

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

從小路衝出，為首大將乃賈逵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周助自嫌髮短

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吾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逵隨後，達

於林木茂盛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旗幟，以為疑兵。此處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

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周助以空頭騙了曹休，賈逵又以空頭騙了徐盛。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

兵退去。仙達此時亦虎頭蛇尾。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騾驢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并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陸遜此時十分榮耀。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周魴却弄得曹休無法。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光丁頭宜封他為國光侯。大設筵會。犒軍應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遣使齎書入川去。正是。只因東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

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九十六回

一一

第九十六回

討魏回武王再
上表

後漢書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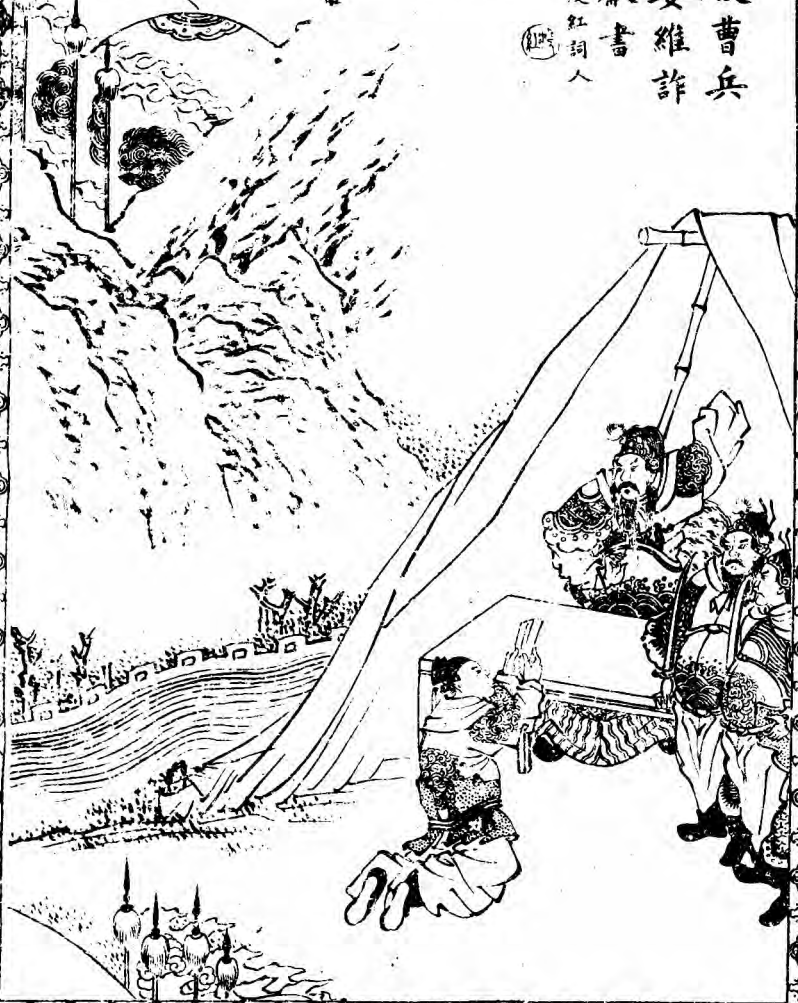


破曹兵
姜維詐

獻書

度紅詞人

（印）



征漢軍王雙
尚誅

亞
山
那
里



襲陳倉武侯
取勝

李書樓



第九十四回

計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前出師表開導君後出師表力辯眾議辯眾議亦所以開嗣君也前出師表憂在國中後出師表慮在境外慮境外亦所以憂國中也何也自失街亭斬馬謖以來議者以為但宜安蜀不宜伐魏武侯則以為若不伐魏不能安蜀我不滅賊賊必滅我此不兩立之勢非不欲偏安正恐欲偏安而不能耳漢與賊不兩立則不共天地不同日月既以義斷之而在所當奮矣賊亦與漢不兩立則如苗有秀如粟有秕不又以勢度之而在所當慮乎不兩立一語今人但見得漢一邊不曾見得賊一邊然則表中慮字將何所指是雖讀過後出師表一篇却是未嘗讀一字也

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後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為之此愚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廬已知三分天下然則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觀而乃云非所逆觀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盡老臣之責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耳

武侯之死尚在數卷之後而此處表中結語早下一死字已為五丈原伏筆矣先生不但知伐魏之無成出師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於是役也以漢賊不兩立之故而至於敗

亦不惜銑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嗚呼先生真大漢之忠臣哉大天祥正氣歌曰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殆於後一篇而愈見之

武侯未出祁山而天使姜維歸漢特以備六出祁山以後之用耳然將寫其歸武侯不先寫其敵武侯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但寫其敵武侯於前不寫其佐武侯於後又不見姜維之才之妙也此卷之賺曹真則其佐武侯者矣武侯未死而有佐武侯之姜維然後武侯既死而有繼武侯之姜維人但知武侯既死而後顯一能伐魏之姜維不知武侯未死而早見一能伐魏之姜維然則九伐中原之事殆兆端於此乎

周魴降魏而曹休信之姜維降魏而曹真又信之其害相類而魴以書往又以身往維則不以身往但以書往曹休則賺之而來曹真則賺之不來而真之部將來此則其不相類者也孟達以蜀人歸蜀而武侯信之姜維以魏人歸魏而曹真亦信之其事相類而一則信之而是一則信之而非一則真而孟達之謀不諧一則詐而姜維之謀克遂此又其不相類者也至於天水城外有一叫門之假姜維曹真書中又有一降魏之假姜維或假或真而假前後無不映射成趣

却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陸遜氣殺曹休與孔明氣殺王朗正復相似魏主曹叅勅令厚葬司馬懿引兵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

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疑其懼吳，眾皆以為懼怯，哂笑而却。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却是懼蜀，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故事中忽前二語，直是史記筆法。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報知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

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疑知此信，即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正應棟樑之才將折。眾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諸將未信，正飲

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前出師以子龍始以子龍終者，以子龍於此結局也。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眾將無不揮涕。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

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追應四十一卷中之事。即下詔追贈大將軍，謚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後人有詩曰：

常山有虎將，智勇匹關張。漢水功勳在，當陽姓字彰。兩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

青史書忠烈，應流百世芳。

却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為虎賁中郎，趙廣為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即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只因朝臣多有言不當伐魏者，故先生後出師表中用此辭。後主疑慮未決，忽奏丞相令楊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折視其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從來人只解得一半，但

曰漢不與賊而立止是皆不共戴之意耳不知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賊亦不與漢而立此則先主之所深慮也若第云誓不共戴又何慮之有哉今人却是不曾解得處字
偏安此句承上處字說來言我不討賊則賊必滅我我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重以先帝之託不成立矣今人都記作不欲偏安便覺上文處字說不盡故托臣以討賊也重以先帝之託
武侯計賊則是不忠後主不使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故字作固字解此四明
借先帝來說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正是兩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此四
句正說自起至此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可見先生入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亦反跌一句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言不可猶故冒
危險以奉先帝之遺意自臣受命一句至此而議者謂為非計只因此一句生出今賊通於
西指街亭又務於東指石亭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此四句正今謹陳其事如左一冒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言賊不可待其自滅特借高帝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
二也此言阻於偏安之必失又借劉繇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兵然困於南
陽險於烏桓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借曹操之屢敗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驁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此又借曹操用人之誤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閭芝丁立白

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雙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言昔臣代謝若不及時討賊恐將來無討賊之人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言一隅難恃若不及時討賊恐蜀中非持久之地以上六段皆用反說駁倒議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此是漢賊而賊利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此是漢賊而賊利然然後吳更違盟闕某毀敗狎歸蹉跌曹丕稱帝漢又敗而賊又成凡事如是難可逆料此言後事之難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說到底篇下一死已預知有五

大原之事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細作報入洛陽以上按下蜀漢一邊司馬懿奏知魏王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大軍往擒諸葛亮有曹休伐吳看樣也要仔細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戰馬開兩石鉄胎弓暗藏三个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司馬懿進一郝昭曹真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王雙之勇在曹真眼中看出見獻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為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此曹真之許緒也曹真為大都督

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守把隘口。却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

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鄭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

馬超一說。便來郝昭再說不從者。一則鄭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有人驅之於內。一則無人驅之於內也。

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

人。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

攻之。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來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聽軍

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布

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馬謖以三萬人而不能守街亭。郝昭以三千人而竟能守陳倉者。一則無城以為固。一則有城以為固也。

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呐喊而進。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焚。梯上軍士多被燒

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

司馬懿能取街亭。武侯不能取陳倉。者所遇之人不同。所攻之城亦異耳。

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呐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萬

索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

郝昭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濠。教廖化引三千鐵鎧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濠。橫截之。

計可破。

孔明不減公輸。郝昭不減墨翟。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

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雄應

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裨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

了。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八人馬退二十里下寨。却說謝雄引軍前行。正遇王雙戰不

三合被雙一刀劈死。

有郝昭之能守又有王雙之能戰不想於此處遇着兩箇勁敵

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

三合亦被雙所斬。

此處爲王雙之勇爲後奉斬王雙伏線

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三人出

迎。

攻郝昭連換三樣攻法攻王雙亦連調三次人馬取一人如取一城之難

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

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去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曰休趕。

平精細

巖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鎗早到正中其背巖伏鞍而走雙回馬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張嶷

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巖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勇無敵如今將二

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濠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嶷又

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

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木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

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却如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

妙在不敘明何計待下文自見孔明從其言即令

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

牽制街亭之兵

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

牽制陳倉之兵

此爲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

此是二

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

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

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權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

見曹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

此姜維用計也妙在

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

不向姜維一邊寫來
却在曹真一邊見得
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折視曰罪將姜維百拜書

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奉守邊城叨福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

於巔崖之中思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

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為號先燒蜀人糧草却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

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察速須來命周勃曹休書是虛款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賈禰商議曰今姜維

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此人

曹真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曹真只因要奪司馬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

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引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太便宜了曹真真大

喜遂令賈禰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口

道中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

退如此者三次省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欺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

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先疲之而門旗開處閃出一兩四輪車

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王將答話只道曹真自來故親自誘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

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却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分付畢

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

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公，右有張凝，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

正合姜維之言

費耀只道火號，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羅提刀

在前，只望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中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為一夜不

曾睡之故

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賺汝矣。」

可惜一篇大文字，却換了一個小題目。

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口火光冲天，背後追兵

又至。耀自刎身死。是曹真督死鬼。餘眾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

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

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只得又去求司馬懿來。言蜀兵又出

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勢甚危急。獻太監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

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

已見子丹熟勝術，全憑仲達有良謀。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八回

治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進兵有進兵之奇，退兵又有退兵之奇。使人不知我進而進，而後我，不為敵之所防。使人不

知我退而退。後我不為敵之所掩。夫勝則不退。不勝則退者。人之所知也。不勝則不退。一勝則退者。則非人之所知也。人不知而武侯知之。我於此奇。武侯武侯知之。而司馬懿又知之。我更於此奇。司馬

文有與前相應者。說故事。無信其有。前事有與前相反者。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如武侯之斬王雙。其陳會。是則與前相反者矣。王雙之戰甚勇。郝昭之守甚堅。三戰之而不勝。而忽斬之於一朝。兩說之而不降。屢攻之而不下。而忽取之於一夕。不有所甚難於前。不見其甚易於後者之為異耳。

七擒孟獲之文妙在相連。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連。於一出祁山之後。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陸遜破魏之事以間之。此間於數卷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後。三出祁山之前。又有孫權稱帝之事以間之。此即間於一卷之內者也。每見左丘明敘一國必旁及他國。而事乃詳。又見司馬遷敘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觀三國演義不減左丘明司馬之長。

三國之中。惟孫權之稱帝。獨後何也。曰。有不得不後之勢也。不稱帝於曹操未死之時。恐操之挾天子以伐之耳。至於曹丕稱帝。其亦可以尤而效之矣。而猶不敢者。蜀方伐吳。而吳遣帝是益其伐也。吳方求援於魏。而吳遣帝是絕其援也。迨夫蜀既款魏。既離蜀方有事於魏。魏方屢敗於蜀。夫然後求間而踐天子位焉。此孫權之所以謹避於先。而審處於後者也。魏僭帝。吳亦僭帝。則魏賊也。吳亦賊也。武侯伐魏而不伐吳。不惟不伐。又加款焉。毋乃討賊。

之意未全與曰原夫伏后之所以死獻帝之所以亡元惡大慙不在吳而在魏也君子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則惟討魏之是急討魏急則討吳不得不緩且吳嘗稱臣於魏而受魏之九錫矣是欲魏之助吳以攻蜀也吳既帝而吳與魏必不復合吳與魏不復合不獨魏之勢孤而吳之勢亦孤然則武侯欺吳之計謂即吞吳之計也可

武侯初出祁山而表一上二出祁山而表再上何至于三而表獨闕焉曰武侯之志決而言切已盡在後出師表一篇中矣志即決則不必多言言既切則不必更贅之以言非獨三出祁山為然也即至六出祁山之事亦不過死而後已一語足以概之云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言之已中彼若從

陳倉入寇運糧甚便孔明之力攻陳倉正是為此却在仲達口中說出今幸有郝昭王雙守把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

小道搬運艱難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司馬懿之意只是利在不戰陛下可降

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言其後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

可擒也為王雙破斬獻欣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

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為後文孫權稱帝伏筆如稱尊號恐陛下伐

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

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又為斬王雙獻即時

下詔遣太常卿韓瑩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

韓暨于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先知曹真有中功之意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

子降詔教保守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再為新王變反觀一句更妙驢辭去却說

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真出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禮計

議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司馬懿能料孔明郭淮又料司馬懿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

用兵之法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高逢仲達却是真面扶倒曹真真曰倘蜀兵不退又將如何淮曰可密

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彼自不敢違糧待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說追與司馬同

則不及司馬矣孫禮曰某去祁山處概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黃燄硝磺之却教

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兵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此計亦通

但恐瞞不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郭淮

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樂進子樂琳為副先

鋒同守頭營不許出戰以上按下曹真一遣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戰魏兵堅守

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司馬所算又在孔明算中今陳倉轉運不

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正躊躇間忽報隴西魏軍運

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來得湊巧宜孔明明之必中計矣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

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

曹真心腹人也孫禮往事前文未見忽於此處補前文所未及孔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乏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

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孫禮所算又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以計誘我耶。真是班門弄斧。彼若知吾

軍去劫糧車必來劫吾寨矣。曹真所未及即算者已早在孔明算中。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喚馬公分付曰汝引三

千軍選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於上風頭放火。不待他放火倒替他放火妙甚。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

圍吾寨。第一路是誘其劫寨之兵。又差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第二路是敵其劫寨之兵。三人受計

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汝

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第三路是劫彼寨之兵。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

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第四路是截魏路之兵。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

高而坐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

樂琳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孔明所算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

火號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二更馬忠引三千兵來。第一路兵於此出現人皆衝散

馬皆勒口選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攢繞成營車仗虛揀旌旗正值西南風起。赤壁之東南風此處之火

低令軍士選去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

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升後敵角喧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嶷。第二路兵於此出現把魏軍圍在垓

心孫禮大驚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公。第一路兵於此出現內外夾攻

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冲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營中望

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琳盡引人馬殺奔蜀寨來寨中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

兵殺出斷其歸路第四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本寨只見大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

却被關興張苞了營寨五路張苞差錯路軍士受其之極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

寨已見一起敗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同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魏人說與真魏知謹守

大寨更不出戰蜀兵得勝四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此處伏一妙在不欲明一面教拔寨齊起

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令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

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出其不意乘機退去巧于退兵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

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此處說明一句

新法直待下又自見妙在暗處計謀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

營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引軍到魏兵有添益果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

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蜀兵必不使去若吾軍敗蜀兵

必即去矣能者所見略同請到此等處景是好看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于是

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如猜拳者遇着此等曹真懊

悔無及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雙大驅軍馬併力

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旗號之下却無魏延與前雙大叫曰魏延休

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孔明所授之雙

計于此始見

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此處忽然又有一魏延，寫得出色驚人。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殺得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只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以三十騎斬一大將，正是寫武侯後人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耿若長星照一方。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救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此處方將上項事敘明一過。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

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之，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疾病，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以上按下魏國，却說吳王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兵損將亡，於是看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借興兵引出稱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

東山鳳皇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因魏兵屢敗而吳國稱尊，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壇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廟堂前番受九錫之無謂，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到底不換黃字，又諡父孫堅為武烈

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為太子右弼。魏有張遼、樂進之子吳有諸葛瑾、張昭之子一班小輩後生前後開闢相封，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

年六歲時，值東吳筵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

牽一駟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眾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又添得二字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

蓋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

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言老先飲他老字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

前何謂不養老也又破他養字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忙中忽失此

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恪以才選又以顧雍為丞相陸遜為

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

前說先稱帝然後動兵及稱帝後又說未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

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

遂與羣臣商議眾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其盟好此是正論但蔣琬曰可令人問於丞相後主

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賫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非受孫權只為

許魏必命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冉出祁山長安可圖也欲以陸遜重後主依言遂令

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

打發回蜀兩國使者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興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

之謀也能者所見略同請到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却虛作起兵之勢遂與蜀兵為應待孔明

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此學孔明取南郡之智即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

又是一個要趁現成的

日興兵

以上按下東吳

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

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

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

正不知大自何來

二人俱未深信不獨二人不信即又

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即便起行

一作

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

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正不知所言何語

二人各受密計而去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乃

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引着三千兵急

來替郝昭

此人亦不

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軍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

時各門上火起

正不知火自何來

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領兵

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

一作

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砲

響四面旗幟齊整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

也

正不知何時到此

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

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眾人之心也

方知三日

吾却令關興張

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

方知附耳低

吾即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運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

來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

方知城中

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

而取之易如反掌

至此方將上項事細說一遍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又自下

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

上文都是鬼神手段

此

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見其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
必有魏兵至關即難攻矣看上文神機妙算無以加矣不意又有一段在後魏延姜維受命引兵趕到散關把關之人
果於驚走二人上關就要卸甲遠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先生之云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
還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前者姜維二人本為取陳延回倉之用不知却為取散關之用
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此是三安下營寨孔明聚眾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
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
兵去了再說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
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不出武侯所料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
親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入上表入洛陽告急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
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雙探獻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
雙探獻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
子獻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

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陸遜所算已在獻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當思報雠亭之讐非不

欲吞吳也。只恐中原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作與兵之勢以應之。實

是坐觀成敗耳。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兩人對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放下一頭獻曰卿真高

見遂封懿為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臣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曹真

不欲天子收之而欲令曹真自讓之善處曹真耶然天子之印不待天子與之而曰臣自取之便是目無天子處遂辭帝出朝選到曹真府下先令人

入府報知懿方進見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興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

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為都督以退蜀兵耶。妙在

待他自說出來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

敢受此印也。極寫司馬懿之詐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又要逼

一句來極寫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老奸滑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

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正是

舊帥印為新帥取 兩路兵惟一路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諸葛亮大
破魏兵

遠初國初



司馬懿
入殿
蜀
懿
魂



漢兵劫寨破曹真

伴在



武侯門陳辱
仲達

小倉山氏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之計。未嘗不爲司馬懿之所料。而無如司馬懿之料武侯。又早爲武侯之所料也。懿料武侯之必出於。是而思有以破之。武侯又料懿之知我之出於。是而預有以防之。料其在祁山寨中。而己在武都陰平。料其在武都陰平。而己在祁山寨中。料其真退而。竟是假退。料其假退而。竟是真退。致使一足智多謀之司馬懿。而動多舛誤。束手無策。武侯真神人哉。武侯一出祁山而。卽歸以街亭之。既失也。再出祁山而。又歸以陳倉之。未拔也。迨三出祁山。而陳倉拔矣。陳倉拔而。糧道便矣。糧道便而。街亭之兵。不必憂矣。且蜀又屢勝魏。又屢敗。宜其不歸而。終亦歸者。復因張苞之死。而致武侯之病。嗚呼。天不祚漢於人乎。何尤。

前文連寫三次出師。而兩間以吳國之事。此卷將寫武侯四番出師。而又間以魏國之事。夫以吳國間伐魏。不足奇。卽以魏事間伐魏。則奇矣。以魏之侵吳。間伐魏。不足奇。卽以魏之侵漢。間伐魏。則更奇矣。且魏方侵漢。而不得侵而去。是前所聞之。兩事爲實。而今所聞之一事。爲虛也。魏不侵漢。猶伐之。及其侵漢。漢乃不追而聽其去。是有前三事與。後三事之實。而後間以此一事之虛也。斷斷續續。實實虛虛。豈非妙事。妙文。天造地設。爲將者。不可不知天時。知天時而後能戰。亦惟知天時而後能。不戰亦望之風。南徐之霧。破鉄車之雪。所以助戰者也。蜀道陳倉之雨。所以阻戰者也。知其戰而有戰之備。知其不戰而。

亦有不戰之備。乃孔明知之而禦之。司馬懿亦知之而不早避之。則司馬懿終避孔明一頭。劉曄之戒漏言。與王肅之請回兵。同一意也。何也。兵為詭道。聲趨左而實趨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事未發而謀先泄。猶恐敵人知之。而備我。况勞師於外。曠日持久。而不得進者。哉。用兵之法。貴在密。貴在速。不密則不速。不速則不密。故曰。兩人之意同。

觀於魏之侵蜀。而四出祁山之師。愈不容緩矣。漢以魏為賊。魏亦以漢為賊。漢縱忘賊。賊不忘漢。故曰。不伐賊。則王業亦亡。此漢賊不兩立之言。於斯益驗也。我以彼為賊。而伐之。不得不急。至彼亦以我為賊。而我之伐之。又何得不急哉。

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與後六月之天相照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先寫蜀兵下寨却說司馬懿引

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鋒。戴凌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次寫魏兵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蜀兵不戰却借魏將口中教出

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

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提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為下文虛伏一筆懿曰。吾自

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亦算得着。但二

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

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誠如所論。兩人優劣。却在魏將口中定之。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

人之智。蜀兵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魏起正文。問忽。蜀馬來報。陰平已被

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不在姜維王平一邊寫不只在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

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此用反筆觀起下文郭淮從之方傳令

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砲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

車孔明端坐於上寫得孔明出色驚人先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

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司馬懿在祁山一遠

出却教汝等繫吾軍後司馬懿所算中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

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逃路上聞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與苞二

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孫郭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

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令人嘆想却說郭

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

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不惟孫禮知之司馬懿亦自知之可再引兵守把雍郡二城切

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

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只因孫郭二人路上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

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兵在前布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

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此計大妙若以郭淮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

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

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

路。每到遇伏兵處，便是一聲砲響，一彪軍出，大法甚矣。此處不寫砲先寫車，不寫敵車，寫至却寫我車，不行人入映一様大法。卻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

回。繞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

叫曰：戴凌、張郃，可聽吾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

中吾之計也。不寫孔明在營中，寫他劫寨，調遣伏兵，却於此處寫。汝二人乃無名下將，吾不殺

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

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

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凌而

回。掩寫張郃之勇，正為後文射張郃伏線。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

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照應七十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為蜀中之害，

吾當除之。木門道之前，已伏於此。遂收軍還營，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

見張郃戴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隄防，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

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堅守不出是也，自家事。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

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

天子遣侍中費禕賞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詔讀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

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糧師。饒新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復興二

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孔明聽詔畢。謂禪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

不受。禪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

復辭於軍中。不專各丞相宜且

權受。孔明方纔拜受。

受時不在新王受之時。而在破郭淮之後。功如武侯。實以故將士之氣。

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

孔明第一富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

曰。孔明必有大謀。不可輕動。

孔明連把細之甚。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回。如何不退。懿曰。吾料孔明上

年大收。今又麥熟。糧草豐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年。

前年一月此并平年糧多糧少都要司馬懿代為記帳。竟似知數人

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

孔明連把細之甚。軍士探

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

孔明第二懿未

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只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營謂張郃曰。此乃孔明

孔明第三

之計也。不可追趕。

仲達第二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

張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漢中。都督何故懷疑。不早追之。卻願往決一戰。懿曰。孔明詭計

仲達第三次

極多。倘有差失。喪我軍之銳氣。不可輕進。

不欲追。

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應。以防伏兵。汝次日先進到半塗。駐

劉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

劉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

凡作三番跌。頗然後趕去。却入再三設防。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

凌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羊路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以上在魏兵一而為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見魏兵半路而歇以下在蜀是夜孔明喚眾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魏延此時不肯當先只因不能其于平王平出曰某願當之激一箇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願當軍令孔明嘆曰王平肯捨身親冒矢石真忠臣也將至平人來魏雖然如此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又激出一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又用翼曰若視之乃張翼也又激出一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又用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又激出一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又用翼曰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却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第一起調撥二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個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第二起人却用錦囊不是明白分付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戰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第三起調撥四人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

上紅旗馳動却引兵殺出

第四起已調此一興受計引兵而去却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駁如人亦用明白分付

風雨馬忠張疑吳懿吳班四將接着出馬交鋒

前第三起所說却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於第一次出現

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澆水

百忙中忽熱時序與五月淫瀟瀟道

相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

前第四起所說却於第二次出現

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

翼也前第一起所說却於第三次出現

翼也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懿指揮眾將把王平

張翼圍在垓心

已在孔明昇中

張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

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

上探望前第二起所說却於第四次出現

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謂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

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截擊司

馬懿之營懿必急退汝可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

獨此數語却於此處方見機密之至

兩路運襲司馬懿營中而去原來司馬懿亦恐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催戰

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

維化二人却驚在懿大驚失色乃謂眾將曰司馬懿耳中虛驚妙

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却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士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

魏兵大敗

第一起張翼於此再寫一番

張郃戴凌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

應諸路

第四起關

亦再寫一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回去

人時離化二收聚敗軍責

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

正軍法衆皆羞慙而退這一陣魏將死者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

又將上項事

却說孔明收

得勝軍馬入寨又欲起兵進取忽來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

張苞之死又在後出師表之中

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卧牀不起

孔明哭張苞

死曹操不病死於病又可得而得諸將無不感後人有詩嘆曰

悍勇張苞欲建功可憐天不助英雄武侯淚向西風灑為念無人佐鞠躬

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人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

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

日懿方得知乃長嘆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

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却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

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

方敘武侯病可又忽敘

病可曹真病可蜀蜀絕妙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屢犯中原若不剷除必為後患今時值

秋涼大相應人馬安閒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還入漢中珍滅奸黨以清邊境

漢不伐賊賊亦伐漢

果應從出師表之言魏主大喜問侍中劉曄曰子丹助朕伐蜀若何曄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

可見賊亦與

今若不剷除後必為大患陛下便可行之

不兩立曄點頭曄出內家

有衆大臣相探問

曰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此事如何時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忽然東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入內奏曰昨聞劉曄勸陛下伐蜀今日與東

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人獻即召劉曄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

言不可何也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又在天子面前獻大笑少時楊暨出內曄奏曰臣昨日

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秘之前此只疑其機秘

人心獻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

之懿奏曰臣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獻即拜曹真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

馬懿為大將軍征西副都督此時大都督印又是曹真挂了可見劉曄為軍師三人拜辭魏主

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還奔劔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

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早為後患欲取中原正要

賊都自聽得這箇消息遂喚張疑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古道以當魏兵

只用一千兵令吾却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兵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

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不獨兩人不解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平

苦耳說得沒氣力沒要緊一發令人不解疑與平面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

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不獨二人哀我孔明笑曰何其

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

先生知風知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

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吾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此處方統

直情說明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遂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軍

糧俱勻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又點秋字應上秋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上

按下文候一連以下再教真楚一連却說曹真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間之，皆

言孔明明時放火燒毀。此補出曹真便要往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觀天文，見畢

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孔明知雨仲達知雨，但孔明知有一月之雨耳。若深入重地，或勝

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扎以防陰雨，真從其言。未及半

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濕，人不得睡，晝夜不安。沉寃產娃，傷

日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草料，死者無數，軍士忍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求晴，不得。此謂平

亦大吃苦也。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

途之行軍者也。先言轉又兄於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倍者也。次言路今又加之以

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次言天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方

半谷，治道功大，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次言士言之前代，則武王伐

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願陛下念

水雨艱劇之故，休息士卒。此言目下後日有雲來時用之，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此言

他日

七十七

方可
進兵

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華歆亦上疏諫王肅大用實爲楊阜華歆表用虛爲魏主卽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

還朝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如何禁止此番一出是持

地來實而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

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以上按下真懿一邊却說孔明計

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孔明升帳喚衆將

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如先主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如任他

且去再作良圖魏兵每馬追蜀兵而敗武侯不追大有主見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付來人傳與王

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魏兵縱使能埋伏漢相原來不肯追

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關陣辱仲達

將寫武侯與仲達決雌雄先見仲達與子丹決雌雄其以面塗紅粉身服女衣爲賭此以贏

者爲雄輸者爲雌也然以仲達子丹相較則子丹是女仲達是男若以武侯仲達相較則又

武侯是男仲達是女觀後文巾幗之受其不異於面塗紅粉身服女衣者幾希矣

武侯氣王朗只是一氣氣曹真不止是一氣善維詐降一氣也王雙被斬一氣也秦良死而

寨又劫三氣也與三氣周瑜之事殆相彷彿矣然周瑜未死之前有兩句歌謠一封書札周

瑜既死之後又有一篇祭文獨至曹真而片紙之中一番教訓一番嘲笑一番哀憐直將歌謠書札祭文合成一幅尤令見者解頤

甚矣為將之不可不嚴也武侯斬陳式而不殺魏延憐其勇耳若縱苟安而反為其所諧則寬之過也且陳式未歸之時恐其降魏而使鄧芝撫之魏延將反之日預知其背漢而使馬岱防之獨至苟安而武侯慮不及此又似失之於疎矣雖然此天之不興漢豈武侯之咎與我以此計中人而人亦以此計中我如武侯曾以反間之計退仲達而仲達亦以反間之計退武侯是也雖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仲達雖智豈能聞英明之主哉苟安不能愚後主而宦官得以愚後主又非宦官足以愚後主而後主實受愚於宦官昭烈所為嘆息痛恨於桓靈者而其父恨焉其子蹈焉悲夫

三出祁山之師為武侯之病而去此仲達不知其去者也四出祁山之師為苟安之諧而去此仲達先知其必去者也不知其去則其去也易知其必去則其去也難而武侯卒不難於去者則其減兵添竄之計得也孫臏以減竄誘敵之追武侯又以增竄逼敵之追是得孫臏之意而變化之可見讀古書者讀此句必是此句便是不能讀用古事者用此法必是此法便是不能用觀於武侯可以悟矣

却說眾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扎因此回去正好乘勢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犯他不如縱他人失着

連去吾部分兵選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隄防也此之謂攻其無備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

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吾亦欲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

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地得地利也仰觀天

大漢東是東將皆拜服孔明今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

於祁山調撥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以上按下武侯一選却說曹

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面埋

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吾等退軍耶寫曹真之愚

懿曰蜀兵隨後出矣諺如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我

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却奪祁山矣諺如曹真不信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

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此等

甚奇異的是男子扮的是婦人但恐今日天下婦人偏要處的男子也真曰若有蜀兵來我

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却把一箇天子輸與他家即分兵兩路真引兵屯

於祁山之西斜谷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

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粧不啻扮先着小平衣裳難在衆軍之中賭輸了要換婦人粧來今遍觀各營忽

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却不

苦了官軍賭賽原是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接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

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証。那將不能抵賴。懿曰。

吾非賭賽欲勝蜀兵勝曹真便是取笑
勝蜀兵便是正經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

士推出斬之。取笑弄出認真來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慄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

軍砲響四面皆進東將受令而退以下按下文真懿一
邊却說魏延張飛陳式杜瓊四將引二萬

兵取其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秦謀鄧芝到來。四將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隄防魏。」

兵埋伏不可輕進司馬懿之料武侯又為武侯所料陳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連遭大雨衣甲皆

毀必然急歸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進可獲大勝如何又教休進芝曰丞相計無不中

謀無不成。汝安敢違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謀。不致街亭之失。照應九十魏延五回中事想起孔明向日

不聽其計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還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照應九十二回中之語今

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今進兵今又教休進何其號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還出箕

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式只不聽還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

下一末將不服武侯下一大將不服
服正是相對。陳式又是一箇馬設
服芝只得飛報孔明却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的一

聲砲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還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鉄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脱忽聞

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

單差也。不差。背後魏兵趕來，却得杜瓊張飛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陳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懊

悔不及且說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

平之意，因憐其勇而用之。久後必生患。早為一百五回伏筆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十

餘人，止有四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令鄧芝再來算谷，撫慰陳式防其生變。周密之至一面

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

舉火為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速出祁山之右，舉火為號，與馬

岱王平會合，共劫曹真營寨。」前番調撥以此四人為一路今又分作兩路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四人

領命分頭引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前兩路欲明所授之計，此一路不教明所授之計，待後文始見是換

了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懿與密計。教明

所授何計又留廖化後分明亦是換筆亦引兵先行，却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

十日無事，要蓋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再無過三日便要蓋他花面矣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

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國欲購通司馬懿也曹真之意秦良領命引兵只以賭賽為重不以國事為重

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此乃孔明所授密計也心下疑惑，教

軍士下馬歇息，忽有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隱

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兵班吳懿引兵殺出。未獲分付的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最先出現

第三起分付的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呼下馬投降者免死。不蓋殺之而欲魏軍大

出現在第二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今番却暗不通司馬懿也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却將魏軍衣甲

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不見男子扮女子先見蜀兵扮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此四人重

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妙正合他不真大喜，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與陳式所折正好相當。武侯正了本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賽為念，務要用心，隄備。法妙甚真曰：吾這裏並無一箇蜀兵。還要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奉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重復調撥的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第一番調撥與第二番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眾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每到遇救兵處反視之，乃司馬懿也。莫非來取王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不推輸與孔明，又輸與仲達。是雙輸了，安得不羞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箇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果中計。司馬懿一連事即在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老奸猾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性曹的如此，無用安得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教教真引兵，却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此時四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瓊張嶷入帳拜服請罪。孔明曰：此雖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來，始而一齊扛帶繼而孔明曰：他討教，你反掌他。將魏延一句便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即今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諸將。此時孔明不殺魏延，欲留之以為後用也。

按中思結一斷 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真卧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

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真病死必使回長安今觀兵不退必為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

心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兵特與曹真真若見之必然死矣與前番致書於周郎一樣局面遂喚降兵至帳

下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武侯妙人衆軍泣

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書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武侯妙人魏軍領了書

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真真扶病而起折封視之其書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

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夫為將者能去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

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明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早滂先識地理

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

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盈郊之戈甲棄滿地之刀鎗都督心

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面見關中之老父何顏入相府之廳堂史官秉筆而記錄百姓

東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惕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虎奮以龍驤掃秦川

為平壤蕩魏國作坵荒直是一篇 叶韻祭文

曹真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又是一篇 王朗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

知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仲達此時亦孔明

明謂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

又喚關興分付如此如此。人不知先生用何妙計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

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陣正好擺兩軍相迎以萬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

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二人向來並不曾交懿曰

吾主上法竟禪舜。開口便說禪代正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

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教強要相侵理宜珍滅如省心改過宜即早回各守疆

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

竭力以討賊乎。對蜀君開口說先帝對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

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敵入亦開口只說先帝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

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又是一孔孔明曰汝欲關將關兵關陣法。多則法懿曰先關陣法孔

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麾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

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未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取混一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

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分以分破合也

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

陣中與戴凌張虎樂琳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元驚開八門汝三人可

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如黃承彥

語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琳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呐喊相助三人殺入蜀

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腳，往西南衝去，却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通前石疑是人，却陣中重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東西南北，妙法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霧濛濛，又加此二句，更喊聲起處，魏軍一箇箇皆被縛了。賭陣法，送到中軍。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琳并九十箇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為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為遲也。」教他回去讀書。竟似對才說，不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送將衆人衣甲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軍司馬懿與曹真賭，只賭得紅粉塗面，今却搽了黑臉，便是難當。司馬懿見之大怒，老羞成怒。回顧諸將曰：「如此挫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卽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驍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第二次校計，現在前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第一次校計，現在後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蜀兵將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與陳式正，是同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此人反受其恨，可見好人做不得。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還奔魏寨投降。苟安不是苟懿，喚見好人做不得。

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為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為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即當効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帝，使汝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此乃答前大馬謖反間之計，彼此相對。苟安允諾，竟回成都，見了宦官。得其人矣。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知，大驚，即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府中不明班師回朝。親小人這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將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也會說。即遣使責詔，星夜宣孔明回。使命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嘆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若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後再難得此機會也。苟安之罪上通於天。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十却掘二十窰。今日掘三十窰，明日掘四十窰，每日退軍添窰而行。孫臏減窰之法，武侯反用之。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窰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窰？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窰，見每日增窰，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方將添窰計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窰，不出先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箇營中查點，數回報說：這營內

之寬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寬吾若追之必中其計如已中孔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復川口上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寬懿仰天長嘆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畧吾不如之速引大軍還洛陽正是棋逢敵手難相勝將遇良才不敢驕未知孔明回到成都竟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一百回

一一

三十三

出龍
上諸
葛
神

乃手箱

三國演義

增像全圖

第一一百一回



増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五十一 第一百一回

并劍閣張郃中計

呼應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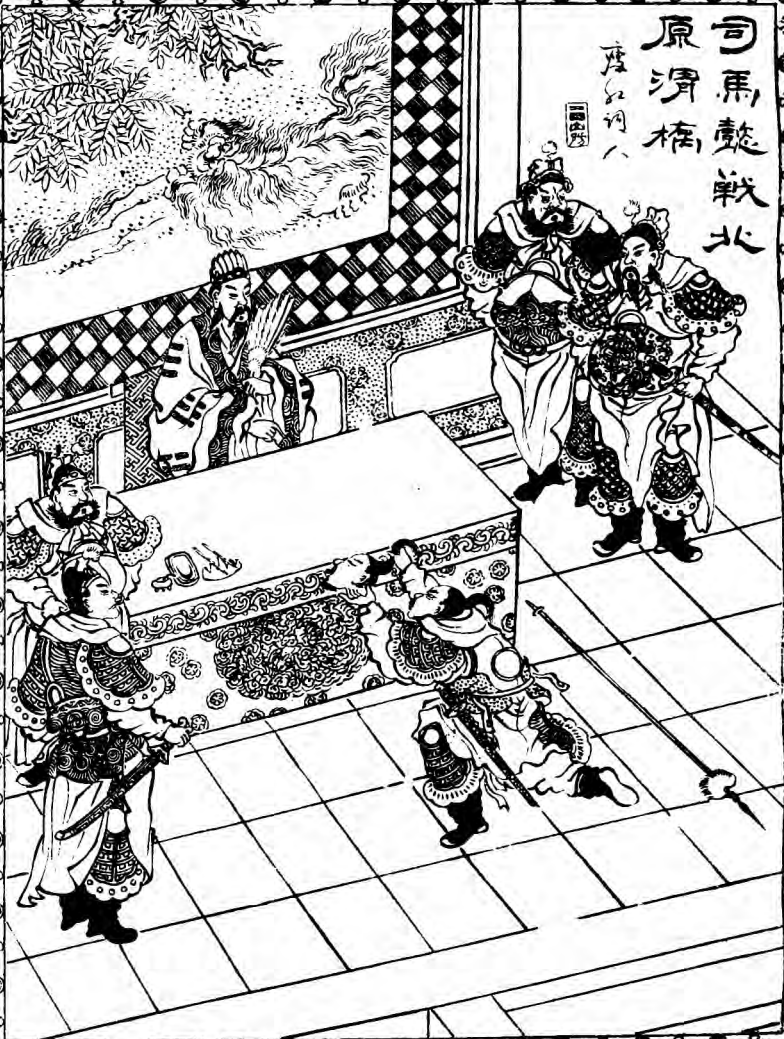
三



司馬懿戰北
原渭橋

唐紅詞人

三國志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一回

出。隴。上。諸。葛。粧。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或謂武侯粧神作怪。不過為割麥之計。毋乃為人所笑乎。曰。不然。今天下之粧神作怪者。大抵類此矣。書符遺將。禱雨祈晴。使人軍相尊奉。稱其道法。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燒丹鍊藥。却老延年。使人轉相傳述。指曰仙翁。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錫升座。講佛談禪。使人疑為慧達。再來。生公復出。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盡態極妍。使人疑為天上飛瓊。山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諸藝。窮工闢巧。竭智恣能。使人疑其筆下有神。胸中有鬼。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輿。醫方雜術。推吉論凶。知生決死。使人疑其胸羅陰陽。心通造化。無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準之比。比皆是。何獨笑一武侯哉。

勞師遠征。動以年歲。楊儀請立換班之法。可謂善矣。然使及期而不代。此連稱管至父之所。以作亂於齊也。一旦大敵猝臨。新軍未至。不從權。則無以應敵。欲從權。則又恐失信於我軍。當此之時。將何法以處之乎。而武侯則更有妙術焉。以為我欲從權。而人必以為我為失信。惟其不失信。而人乃樂於從權。於是不以驅之戰者。督其戰。正以遣之去者。鼓其戰。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武侯其得此道也。夫君子讀書至此。而嘆糧之為累大也。民以食為天。兵亦以食為天。武侯割隴上之麥。迫於無糧耳。司馬懿之不戰亦曰。糧盡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請斷劍閣。又曰。費其糧道。則彼自亂耳。

前者苟安之被責而興謗。不過以解糧之過期。今者李嚴之遣書以相欺。亦不過為運糧之有缺。嗟乎。兵之需餉如此。而餉之艱難又如此。然則將如之何。或故國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無寧去兵。

時司馬懿則孔明之外。又有孔明。東西南北。一人化作四人。何其多而幻也。誘張郃。則魏延之外。止有關興。關興之外。止有魏延。輪流轉換。兩人只是兩人。何其少而窮也。非多而幻。須臾司馬懿不得非少。而窮亦誘張郃。不得假張飛兩度。撮空假姜維一番。竊冒假孔明四面分身。前後可稱三絕。曹口山中捕一活魚。魚腹滿邊放一生鹿。木門道上獲一死獐。前後又可稱三絕。

却說孔明用減兵添糧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趕。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

此罷兵。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

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活畫一昏庸之主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

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又來說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諂。言臣有異志也。

一語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活畫一昏庸之主

孔明遂喚東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

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責彼之弊尤等之咎二人唯

唯服罪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
儀曰前數興兵軍力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箇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
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
可圖矣征三年破斧之法使兵不苦於遠行可以勿作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
當為此長久之計易計其年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所謂及瓜違限者按
軍法處治建興九年春二月此處忽無時序正與後文四月奉表相應孔明復出師伐魏時魏太和五年也以上按通蜀漢
再致魏主曹叡知孔明又伐中原急召司馬懿商議懿曰今子丹已亡臣願竭一人之力勦除
寇賊以報陛下賊反以漢為賊賊者漢也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蜀兵寇急賊反以伐為寇
所擒而巡檢呼盜為奔奔盜之賊也賊之賊也懿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鑿駕送出城外司馬懿漸為強盜
馬懿檢馬強盜者其猶此乎賊之賊也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鑿駕送出城外司馬懿漸為強盜
了魏主運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郡以拒蜀兵
懿曰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衆而又分兵為前後非勝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餘衆悉往祁
山公肯為先鋒否懿之資張郃猶真之資王雙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
委重任雖萬死不辭真之資王雙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先鋒總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
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前軍哨馬報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疑退出
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蜀兵之來却在魏兵一連發出司馬懿謂張郃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必將割
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畧天水諸郡以防賊兵割麥謹防偷麥賊一發以漢為

部領諾達引四萬兵守祁山。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以上按通司馬都說孔明兵至祁山，此
 五出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設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令營中乏糧，遣人催
 祁山嚴運米，應付却只是不到。預馬李嚴賺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
 併李嚴運米，應付却只是不到。武侯伏筆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郿城、郿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
 城出降。先聲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
 郿城，自引諸將並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預知吾來，
 割麥也。」亦耳是即沐浴更衣。讀者至此必謂天如料井出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
 一樣粧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下的。又自不同當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搥
 鼓，伏在上邽之後。第一馬懿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搥鼓。第二每一輛
 車用二十四人。兒衣跌足，披髮伏劍，手執七星兒幡，在左右推車。又來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
 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麥。原來粧伏，怪只是為此作還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
 兒衣，披髮跌足，伏劍，搥攢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是西遊記豬八戒忽
 見衣披髮跌足，伏劍，搥攢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是西遊記豬八戒忽
 想亦用此法也。在衆人眼中寫一大速報，知司馬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冠鶴筆，手搖
 不知是人是鬼。在衆人眼中寫一大速報，知司馬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冠鶴筆，手搖
 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披髮伏劍，前面一人手執兒幡，隱隱似天神一般。又像
 陣前祭風時形狀。又在司馬懿曰：「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
 驅中寫一作怪，跪之孔明也。」

去連車帶人盡情都捉來。諸葛莊神司馬又要捉鬼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回車遙望
 蜀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追趕。西廂曲云馬兒慢慢行半兒緊緊隨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行者神通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趕了三十
 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歌下一發怪性魏
 兵猶豫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復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曾趕上。例好要子克
 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盡皆癡呆孔明教回過車朝着魏兵推車倒行。倒好要子魏兵又欲追趕後面
 司馬懿自引一軍到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
 之法也。借司馬懿口中下一註脚衆軍不可追之衆軍方勒馬回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急令
 兵拒之只見蜀兵隊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兒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冠
 鶴筆手搖羽扇。又是一箇孔明與前却懿大驚曰方纔那箇車上坐着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
 不上如何這裏又有孔明怪哉怪哉。不知通甲天書中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
 四輪車上亦坐着一箇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兒衣跣足披髮仗劍擁車而來。教法比前雙
 孔明與前却是三箇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神兵也。疑是六丁衆軍心下大亂不敢交戰
 孔明作怪之極。又是一個孔明與前却是四箇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
 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孔明作怪之極○教法又變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
 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急急引兵奔上上邽閉門不出一箇孔明司馬懿真要嚇殺也此時

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此時上小麥割盡運赴乾矣。城打曉去了。今人雖有吃食意智却弄不出這等神通司馬懿在上

却城中三日不敢出城。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於路捉得一蜀兵來見司馬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足被捉前來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竟道是神兵答曰

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懿魏延也。借蜀兵口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

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又註明懿仰天長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忽報副都督

郭淮人見懿接人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圍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

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只怕到底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圍城可破孔明

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如今不却說孔明引軍在圍城打曉小麥忽喚諸將聽令曰

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圍城東西秦田之內足可伏兵。到了秦去止刺誰敢為我一往姜維

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十兵伏東南西北兩處

馬岱馬忠各引二十兵伏在西南東北兩處。亦是四面埋伏只聽砲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

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大砲出城伏在秦田之內等候却說司馬懿引兵運到

圍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晚攻之。只怕夜此處城裏有鬼

低疎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圍城圍得鉄

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

處兵來。先聞砲聲人恐是驅使雷神。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

圍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其被天蓬元帥學死了司馬懿引敗

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扎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

營持角郭淮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

折兵之數在郭淮口中補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當復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勦殺

吾願引軍襲劍閣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武侯刻魏上之表所重在糧郭淮欲截劍閣之路亦所重在糧郭三軍慌亂那時來

勢擊之敵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一日大將孫禮引雍涼諸郡人

馬到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與前之襲街亭一樣算計却說孔明在圍城相距日久不見魏兵出

戰乃喚馬岱姜維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我戰一者料吾奈盡無糧二者令兵去

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與前之使馬謖王平

守街亭一樣算計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

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

教速行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軍士思家歸心如箭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

司馬懿自引兵來攻圍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欲歸不得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

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楊儀是實算計孔明曰不可喜用兵命將以信爲

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准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

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武侯是巧妙機權者實要他去正是着實不要他去也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

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方知武侯幾句撫慰好語賽過一紙催督公文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妙在只是打發他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越不肯去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時便再三違歸不去時便立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惟喜出城列陣而待却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以少勝衆全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

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興兵寇蜀吾須緊速回也

試令讀三國者倦倦猶之謂書中之言真乎假乎若

曰真也則洛陽有此消息何不知會司馬懿而今司馬懿一差曾不聞也即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屯軍

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疑吳班吳懿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張郃見蜀兵退去

恐有計策不敢來追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極多不可

輕動驚弓之鳥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去大將魏平出口蜀兵拔祁山之營而退正可乘勢追

之都督按兵不動畏蜀如虎是卧虎能奈天下笑何懿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喚

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今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砲

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此處按計明白敘出又喚魏延關

與前卷又法不同

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大兵盡望木門遁而去。去得并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方知旌旗烟火正誘其追也。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正是效死之日。却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慮。懿曰。公自欲去。莫要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一死字在他口內。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隨後策應。寫仲達仔細。張郃領命。引兵大速望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馬。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正以有伏兵誘之。郃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魏延詐敗而走。使知伏兵之無用。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忽聞一段無伏兵處。使知伏兵之遠。則伏兵不足畏矣。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擁出。馬首大將乃關興也。又再一路伏兵誘之。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關興撥馬便走。使知伏兵之皆無用。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再聞一段無伏兵處。使知伏兵又不足畏矣。於是放心。又趕不想魏延却抄在前面。郃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後所見之伏兵。即前所見之伏兵。使知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伏兵之更無添換。則伏兵愈不足畏矣。

塞滿道路。魏兵皆下馬爭取。以利器。延興二將輪流交鋒。省筆。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

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

郃十分忿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

望木門道中而走。如此方纔引得。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

昏黑。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滾。將下來阻截去路。今番着。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

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

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並百餘箇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此日之死。早在後人有詩。

曰。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雄兵。至今劍閣行人過。猶說軍師舊日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郃中計。眾軍勒回馬急退。讀至此。必謂一

謂又有一篇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眾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東

妙文在後。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司馬誤中一獐。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為

吾所擒矣。木門道射張郃是一篇設傳。情以武侯幾句。此段妙文。更出意外。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

已。仰天嘆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句論贊。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

其屍厚葬之。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奏後主曰。臣已辦備軍糧。行將

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兩古之人。今日多。後主聞奏。即命尚書費禪入漢中。

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禪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罵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

因此回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為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姑且寬恕。照應八十卷中事孔明從之。費禕即具表啟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李嚴出斬之。李嚴將琬出班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先主能知馬謖而不能知李嚴，可見如人之難乞望恩寬恕。後主從之，即調為庶人，徙於梓潼郡閒住。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為長史。是孔明無成心處。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先降蔣冉，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不更討賊，將待何時？種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五大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為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言未已，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與兵眾視之，乃燕周也，正是武侯盡瘁，惟憂國。太史知機，又論天。

未知燕周有何議論，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諸葛亮造木牛流馬。觀武侯渭橋之敗，而益信魏延子午谷之計，非善計也。武侯不能必觀人之不防渭橋，魏延

安能必魏人之不防于午谷哉。且燒渭橋而不克。則一敗猶可以復勝。若使出子午谷而不遂。則一敗將不可復勝。故武侯寧爲渭橋之偶。有一失而必不爲子午谷之僥倖於一得耳。司馬懿之使鄭文爲內應。猶孟獲之使孟優爲內應也。而孟優未嘗殺一人以取孔明之信。鄭文則自殺一將以取孔明之信。是司馬懿之謀巧於孟獲也。孔明欲賺司馬懿而止賺一秦朗。猶姜維之欲賺曹真而止殺一費耀也。乃姜維則以我獻書而使彼中我之計。孔明卽以彼獻書而使彼自中彼之計。是孔明之謀巧於姜維也。兩巧相對而尤巧者。勝馬真令讀者驚心悅目。

平蠻之時。曾用木獸矣。而驅兵之木獸。止用於一時。運糧之木獸。可用之永久。則後之獸更奇於前之獸也。割麥之時。嘗植神將矣。而隴上之神將。使人背地割麥。渭濱之神將。妙在當面奪糧。是後之將更奇於前之將也。以木爲獸。能使之活。以人爲兵。能使之神。却不止一番。偏用兩番。又各各驚人。各各出色。若在裨官捏造。不足爲怪。而此獨爲正史中之所實有者。豈非造物奇觀。

天下事有我能爲之人。亦能學之者矣。而學之者終不如爲之者。能知其變。則學者不如爲者之智也。且爲之者能使學之者之適。爲我用。則學者反受爲者之惡也。武侯木牛流馬。不但禁人學。正欲使人學。而人乃至於不敢學。妙哉技至此乎。

却說燕周官居太史。頗明天文。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

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不祥之兆也鳥獸之變臣入觀天象見奎星經於太白之分感氣在北不利伐魏之變又咸都人民皆聞栢樹夜哭草木之變○梁本其有此數般災異丞相只宜謹守不可妄動孔明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虛妄之災氛而廢國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設太平祭於昭烈之廟武侯此去使與昭烈之廟水別讀書至此為之一哭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部再出祁山誓竭力量心勦滅漢賊恢復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告後主之言祭畢拜解後主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與哭張苞彷彿然一在將一在初出又各不同衆將再三勸解孔明嘆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當出師少一員大將也後人有詩嘆曰

生死人常理 蜉蝣一樣空 但存忠孝節 何必壽喬松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為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今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以下接過武侯一却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改為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分五路復青龍元年之兆

出祁山魏主曹叅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

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奎星犯太白不利於西川與魏國之今孔明自負才

智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臣托陛下洪福當往破之但願保四人同去與魏國之曰卿保何人懿曰

夏侯淵有四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李權三名惠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

熟憫惠和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為父報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為左右先鋒夏侯惠

夏侯和為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前所為都昭張郃已獻曰向者夏侯楨騎馬遠悞軍

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慙不回照應武侯初出祁山時事今此四人亦與楨同否懿曰此四人非楨之

比也此夏侯非彼夏侯若但以宗室親黨獻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為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

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獻又以手詔賜懿曰卿到渭濱宜堅壁固守

勿與交鋒蜀兵不得志必許退誘敵卿慎勿追待彼糧盡必將自走然後乘虛攻之則取勝不

難亦免軍馬疲勞之苦計莫善於此也此詔出於司馬懿之意乃密令天子賜之耳恐諸將欲戰故也

司馬懿頓首受詔即日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

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

虞舉城便是欲守不欲戰之意懿正與眾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程畢淮曰今蜀兵現在祁

山倘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龍道大可虞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龍西軍馬據北原

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兵糧盡方可攻之即曹叡手詔中語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

却說孔明復出祁山此是六下五箇大寨接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箇

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己有不敵復進之勢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龍西之兵於北原下寨

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龍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令

人扎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

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武侯此算亦是妙着，但諸將遵令而行，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計，彼以取北原為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却攻吾前也。以前往往只猜得一，即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得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先遣一路兵入令張虎樂琳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棄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遣一路兵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退。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揮擊之。第三路兵方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第四路又是防渭濱，懿自引一軍救北原。第五路又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孔明第一防渭濱，懿自引一軍救北原。第二路今王平張嶷為前隊，姜維馬忠為中隊，廖化張翼為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此三路俱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却說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先寫第一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運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兩路魏兵於此出現，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再寫第二却被張虎樂琳在岸上亂箭射住。又一路魏兵吳班中箭落水而死。

兵已死餘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又為吳三路蜀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嶷曰馬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箇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大起方可進兵王平加把細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維姜馬忠廖化張翼兩路兵已在取王平張嶷大驚急退軍時却被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砲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此司馬師司馬懿夏侯霸夏侯威也妙在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場平疑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街亭之失失在馬謖渭橋之敗敗由武侯賂忽報費禕自成成都來見丞相孔明請入費禕禮畢敗之不可料如此用兵者可不臨事而懼耶孔明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書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公去東吳投遞不知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逕到建業入見吳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拆視之書畧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盡心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聽權覽畢大喜乃謂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得會合孔明今既有書到即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取魏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韶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軍共三十萬尅日興師讀者至此費禕拜謝曰誠如此則中原不日自破矣權設安欵待費禕飲宴問權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禕曰魏延為首權笑曰此人勇有餘而

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彼必為禍。孔明豈未知耶？趙雲稱其智禪曰：陛下之言極當，臣今歸去，即當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辭孫權，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御駕親征，兵分三路而進。孔明又問曰：吳主別有所謂否？費禪將論魏延之語告之。孔明嘆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為惜其勇，故用之耳。禪曰：丞相早宜區處。孔明曰：吾自有法。早為設計禪辭別孔明自回成都。孔明正與諸將商議進征，忽報有魏將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為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芥，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言未已，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鄭文交戰。秦朗來得快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鄭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鄭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還我，不責其反，但索言訖，直取鄭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如此斬得快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妙奇鄭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汝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武侯孔明曰：汝來詐降於中，取事如何？瞞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孔明笑曰：司馬懿泣求免死。一宵又一嚇只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司馬懿先教鄭取信於孔明，則必得盡情說出。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不料此書之詐也。

呈與孔明。孔明令將鄭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為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說曾識秦朗亦東皆拜服。孔明遂一古辨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還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泰朗既有兄弟，鄭大如何沒有同鄉？今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為先鋒，鄭大特托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舉火為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寨。鄭文在內為應。此皆孔明附耳分付之語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果然是實。書中筆跡果然是實即賜軍士酒食，分付曰：「本日二更為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伏劍、步罡、禱祝，已畢。」又來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只用虛筆妙。孔明自引數十人坐於高山之上，指揮眾軍。却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為後應可也。」懿之不死，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真秦朗來了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月朗。先寫風月反視下大將及二更時分，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此從伏劍步罡中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於是人盡啣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如此如此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魏

孔明

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砲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如此如此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是司馬懿替死鬼○似秦朗之死暗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三更以後天復清朗之神升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原來三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收兵已了天復清朗乃孔明驅六丁甲掃蕩浮雲也補註明白○如此作法不曾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大斬了

寫書後不即斬至得勝後方斬大有針線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來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與征蠻時盤蛇谷相彷彿

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

流馬應用前征蠻時所用木獸早為此時木牛流馬作一引子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

後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今糧米皆在劍閣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不用孔明分付楊儀先寫楊儀來稟孔明問箇處用

逆不用順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並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

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搬運晝夜不絕今有人要便宜者誘識之云又要馬兒不喫草又要馬兒走得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一百二回

上

好惜其未得傳孔明之法也

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

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尚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濶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達而視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曲脰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脚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勞牛不飲食

造流馬之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一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橐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分形制如象對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衆將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若非神人安能驅使草木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不惟省力亦好要子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

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後人有詩讚曰：

劍閣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後世若能行此法，輸將安得使人愁。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米，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為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為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吳蜀如虎虎可急喚張虎樂緒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

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還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古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前但說得違法不曾說得用法前但說得法在此處補出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索搜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回身再將牛馬古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真正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絛塗面粧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傍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比前番到來時倍覺聲勢如此用兵倒好要子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先遣一隊人將後遣三隊人兵各遵令而去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人且可以假神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裡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司馬懿用人文字却倒被別人用了去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古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却那裡驅得動此時却似益石人石馬矣郭淮心中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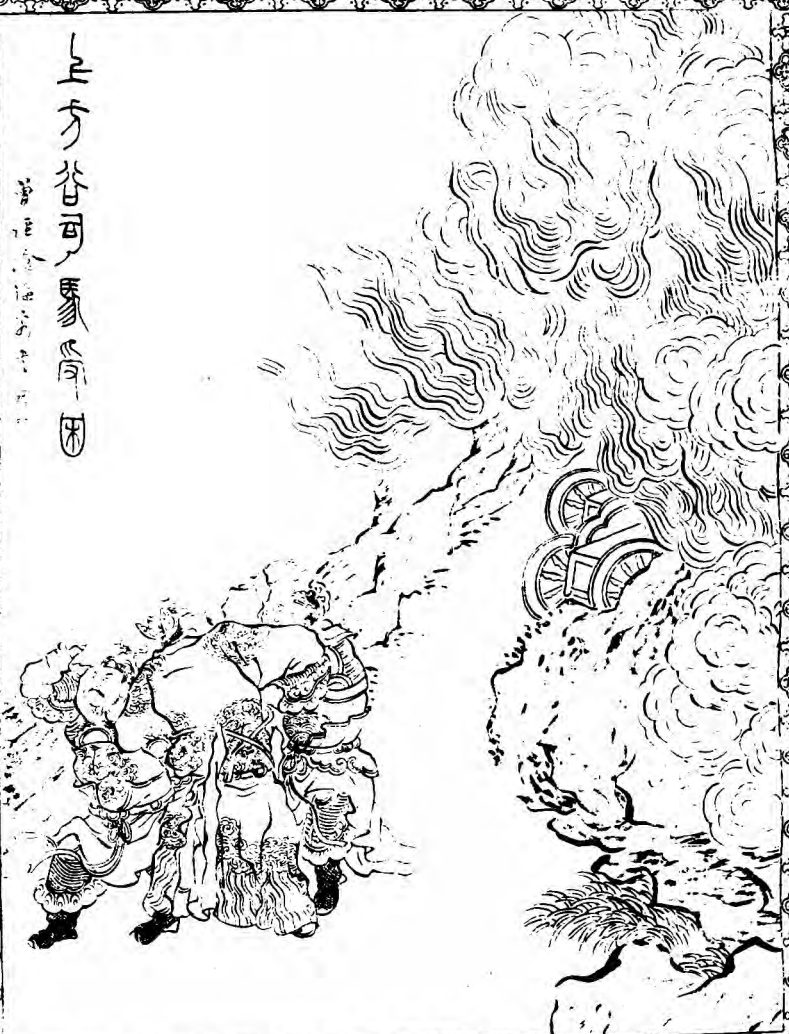
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古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司馬懿但能學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魏神作怪只為掩護之用與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却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砲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者慌各自逃竄、正是

路逢神將糧遭劫、身遇奇兵命又危、

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且看下文分解、

上方谷司馬受困

第一回





五原諸大
星

靜軒

頭大星漢丞相歸天

李古以舟



見木像魏都督
喪膽 月湖釣史

仲德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禪星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吳。吳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侵魏。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禦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無討賊之志也。魏之侵吳。司馬懿在馬。乃曹休一敗。而司馬引歸。爲慮武侯之將伐魏也。吳之侵魏。陸遜在馬。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歸。此豈亦慮武侯之將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敗輒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博望之燒。不必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之而必欲殺之者。如盤蛇谷之燒。必欲殺藤甲。上方谷之燒。必欲殺司馬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則獨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子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爲助晉而雨。則不惟不助魏。乃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之不死。而特使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氏三人而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於死。是逆天也。子曰。不然。華容之役。不遣別將。或以爲孔明答魚腹之役。不報號亭。或又以爲孔明答矣。以爲人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唯至於上方谷之事。而彈慮竭能。盡其人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耳。

因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若運糧之善也。木牛流馬之輓輸善矣。而我之糧又未可常繼。則運糧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耕餉不勞。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講乎。

司馬懿越日而擒孟達。未嘗受詔於曹丕。受巾幘而不戰。何獨受詔於曹叡。知其軍中請詔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其密啟之魏主而求其賜之者也。爲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既出師以後而爲將者。復有欲戰之謀。千里而請命者哉。則又豈有未出師以前而爲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由其後之非真。益可悟其前之是假。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鈞。不自爲政。蓋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託馬謖而馬謖失之。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取咎與。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爲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爲陳平丙吉。

天下豈有壽而可借者哉。若壽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達何必不詛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天下豈有星而可救者哉。若星可救。則雨亦可止也。風將借之。雨獨不能止之。陳倉之雨。既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勿燒之也。然則武侯之祝壽而獲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爲己請命。而爲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

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殞而不復爲之求醫不復爲之問卜者必非人情然則武侯之披髮步
罡與金藤之東圭植壁一而已矣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
看看趕上懿着慌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與馬趙追

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個廖化取盔指在馬上一直望東追
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去了與孫堅之棄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踪跡奔

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
金盔錄爲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作不知又爲後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

惱悶忽使命貴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此則是魏主之

懿教之懿受命以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以下接通西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

兵三路迎之命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獻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引一

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提備

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此寫魏將用計三路中只寫一路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曉將張球領

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

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

糧草器具不計其數吳人兩次以火攻勝魏今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一百三回

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眾

攻其前後，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此吳將用計三路中只留兩路眾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

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兵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取搜

出陸遜表文，覽畢嘆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令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魏將用人不知吳將用計而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魏人知備亦天意也

陸遜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

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豆，教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從容不迫頗有名士風流然不似他人

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都督何以

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奏表於主上，不料為敵人所獲，機謀洩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

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前上表用實寫瑾上表用虛寫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

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為

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為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與武

樣意思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

以進為退是為善退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提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

才，諭眾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動。眾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

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

善進為能善退亦為能因勅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肥以伺其變以下按通吳魏再叙武侯却說孔明在祁山

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木牛流馬

運糧雖便不如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

渭濱以為久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

堅守不可輕動老兒油嘴只是害怕耳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盔前來罵戰先以失金盔為之

乃以送巾相辱之眾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今之引書中言語以掩飾其短

類此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

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用窩鋪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

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

乾柴一齊放起火來葫蘆裏却又是賣火藥又令軍士畫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為

暗號七星燈之火正與下文之火相應燎原之大未有不本於星星之細者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

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可望七星旗處而

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如孫行者以葫蘆裝人

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羣或四五十為

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此又測摸不定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

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分付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

只攻渭南斷其歸路。

算到他歸路已無遺策。

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令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

只是不敢出頭。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

自己不敢出頭。却推別人去試一試。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

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

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

是以木牛流馬引誘司馬懿，是以牛引馬，以馬引馬也。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

寨。既以活馬引馬，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

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却被擒獲。」

此明係武侯所教，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

也。」照應七十五卷中事。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乃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却

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口。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

勝數陣。省筆之法。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到帳下，問曰：「孔明

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寨安住，令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

此又明係武侯所教，今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分付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

今番却騙得出頭了。衆將領命，各

各堆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奔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彼必首尾不接，必大敗也。」欲攻上方先取祁山，自以爲妙計，那知正中丁了別人妙計。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眾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驅他出戶，衆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殺走上方谷來。今番着道兒。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了。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不是三馬同槽，却是三馬落阱矣。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中，先令人入谷中哨探。把細。回報谷中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至此方疑言未已。聽得喊聲大震，山下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剎剎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讀至此處，拍案一快。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

地雷及天雷人火怎當霹靂。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雖失其槽，未喪其馬。郭淮探報，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眾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火起，心中甚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知其不可而強為之，亦欲自盡其人事耳。若竟讓之天而不為之謀，豈昭烈託孤之意哉？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風狂烈燭飄，何期驟雨降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只是不要出頭好。眾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此是敗人之語，明知孔明必屯五丈原，故詐為此言，以安眾心耳。令人探之。

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西晉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中脰并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

既送中脰，又送婦人，又是寡婦，不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眾啟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并書一封。懿折視其書略曰：

仲達既為

大將統領中原之眾，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冀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

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尚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迴，依期赴

敵。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即受之。斬他耐得便是今日婦人，亦不肯自以爲婦人而耐

男子之氣也。令重侍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二十以

上皆親覽馬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更無別策，只好死

他中綱女衣是亮有孔明之婦衣，若死於他則是真正家婦也。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具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

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

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武侯亦自料其主薄楊顗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

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

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

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陳平丙吉當國家無事之時，豈可與武侯一例論乎？今丞相親

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

唯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正是鞠躬盡瘁之意。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心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

却說魏兵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盡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

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請出戰，以決雌雄！主將已足，雖丁衆人雖出甚難來。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

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

老兒油嘴，何不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

衆將俱忿怒。

不平。懿曰：汝等皆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

解說：衆皆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肥軍前，奏聞魏主曹叡，敕折表覽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遺臣以巾幗，待臣如婦人，恥辱至甚。臣謹先達聖聰，旦夕將効死

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雪三軍之恥。臣不勝激切之至。

統是戰話。

叡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毘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

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持上此表，欲更訖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

辛毘精破仲達之計，敵然其言。

即令辛毘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毘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

即以違旨論。

此時下獨司馬懿爲婦人，曹叡亦爲婦人矣。

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毘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

中傳說魏主命辛毘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

馬懿安三軍之法也。

此法瞞不得辛毘，怎瞞得武侯耶？

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威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

若必請詔而後戰，則上方谷之兵，何以不

開本詔

而出也？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叡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若

兵解情懿

必復出矣。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

至合肥，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

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齋表入，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

知此信長嘆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於此愈信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嘆曰吾心昏亂舊

病復發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

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

此吾命可知。但觀前日之雨不必更觀今日之星矣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禱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

吾素諳禱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

於帳中禱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間雜人等休教放入

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此等禳星法是眞本事不似今日道士燒香是騙供喫也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

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寫軍中秋夜與于美暮上河陽橋之詩相彷彿姜維在帳外

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

本命燈一盞。上方谷只有此盞燈此處又添出無數小燈燈與燈前後相應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

三顧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

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舊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

實由情切。是非爲己請命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誠心一味粧模做樣也次日扶病理事

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一發食少事煩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

大喜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幸災樂禍只緣無可奈何耳你可引一千軍去

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當乘勢擊之。此時何不奉天子詔霸引兵而去

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伏劍踏罡步斗壓正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谷中之火爲大雨所撲滅帳中之火爲魏延所撲滅前後相映孔明舉劍而嘆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禱也原是禱不得可憐愚知之見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衡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爲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爲入世之聖賢聖賢則不失爲真實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爲相與諸葛武侯之爲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爲衆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策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爲子孫計一則不爲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子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托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馬自祭八百株田十五頃而外更無有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後爲泛湖之范蠡辟殺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

嗚呼有人如此尚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哉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死而已者後事有所托則九伐中原將自此而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車中者爲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歎歔慷慨想見其爲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

死爲定數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托孤之任重則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如內顧諸臣更無一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獨不能以此責武侯則武侯之死殆賢於管仲多矣

管仲尊周有撥亂之風樂毅存燕有繼絕之力武侯自比管樂特以撥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與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則年少之子牙也其輔主則異姓之公旦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伊尹最相彷彿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任以下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國而天下不以爲疑非猶五就湯五就桀之跡乎專國十二年而後主不以爲疑非猶遷桐宮廢太甲之事乎始之

不求聞達。依然千驎奔視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獲之恥。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

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床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

可急出迎敵。抱病若此料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車退

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

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

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務居其一戒恐懼居其三吾偏

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

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爲後文射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

中諸道。皆不必多憂。唯陰平之地。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爲後文鄧艾又喚馬岱入

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爲後文新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

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聞。此囊那時自有斬

魏延之人也。爲後文臨陣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

聞奏大驚。急令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趕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

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

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周公曰。厥若吏及撫事。如子伊尹。吾

日無以辨言。亂舊政。同此意也。

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繼吾之志。爲國家出力。爲後九伐中原伏線吾命已在旦夕。當卽有遺表上奏。

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徧觀各營。自覺秋風

吹面。徹骨生寒。寫盡病軀妙乃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千古以下同此悲憤宗

澤臨終大呼。過河者三。又高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蓋亦以諸葛武侯自況也。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

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禰等。皆忠死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前對李福止言姜維此對楊儀

并及此。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前與李福言者是國法。此與楊儀言者是軍法。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

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此與楊儀言者是軍法。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

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

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

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

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即親賢臣遠小人之意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隨身所蓄。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

內。卿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神奇之極司馬懿

見將星不墜。必然驚疑。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

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

右懿見之必驚走矣。前用木牛馬今又用木人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奇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止之口中念咒是神奇之極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尚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又開目偏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奇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匆遽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將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禕可繼之福又問文禕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費禕之後漢祚亦終矣孔明所以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

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 訃報先生此日傾 虎帳不聞施號令 麟臺誰有著勳名 空餘門

下三千客 車負胸中百萬兵 好看綠陰清晝裏 於今無復近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

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 三顧那逢賢主尋 魚到南陽方得水 龍飛天外便爲霖 託

孤既盡慇懃禮 報國還傾忠義心 前後出師遺表在 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間散快快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

廢之爲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死蓋嚴嘗

望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天無怨已難矣今廢之歟之而

更不爲之泣爲之死孔明之得此於李廖二人者 後元微之有詩贊孔明曰 撥亂扶危主 慇

勲受託孤 英才過管樂 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 堂堂八陣圖 如公存盛德

應嘆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 月色無光 孔明奄然歸天 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 不敢舉哀 依法成殯 安置龕

中 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 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 各處營寨 一退去 以下接通蜀將一連却

說司馬懿夜觀天文 見一大星赤色 光芒有角 大奇 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 墜於蜀營內 三

投冉冉起 此是孔明神通隱隱有聲 懿驚喜曰 孔明死矣 連已孔明之甚 即傳令起大兵追之 方

出寨門 忽又疑慮曰 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 今見我不出戰 故以此術詐死 誘我出耳 今

若追之 必中其計 既喜又疑 竊仲遂復勒馬回寨 不出 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 往五丈原山

僻哨探消息 以下接通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 夢見頭上忽生二角 武侯既死而其

死而其頭夢角 醒來甚是疑異 次日行軍司馬趙直至 延請入問曰 久知足下深明易理 吾夜

夢頭生二角 不知主何吉凶 煩足下為我決之 趙直想了半晌 答曰 此大吉之兆 麒麟頭上有

角 倉龍頭上有角 乃變化飛騰之象也 總之要反則是 頭上生出角耳 延大喜曰 如應公言 當有重謝 直辭去

行不數里 正遇尚書費禕 禕問何來 直曰 適至魏文長營中 文長夢頭生角 令我決其吉凶 此

本非吉兆 但恐直言見怪 因以麒麟倉龍解之 禕曰 足下何以知非吉兆 直曰 角之字形 乃刀

下用也 今頭上有刀 其凶甚矣 禕曰 君且勿洩漏 直別去 費禕至魏延寨中 屏退左右

告曰 昨夜三更 丞相已辭世矣 臨終再三囑付 令將軍斷後 以當司馬懿 緩緩而退 不可發喪

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

此句便有不肯相下之意。

禪曰：丞相一應大事盡托與

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

此數語直其不疑。

延曰：丞相雖亡，吾今現在，楊

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

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

不說投魏只說伐魏，不說不肯聽令只說不宜回兵，以新而承禪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

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

此是不服武侯。應初出祁山時事。

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

將軍南鄭侯。

好

貨安肯與長史斷後？

此是不服楊儀。

禪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

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

此是負禪詭詞，以對極為得體。

延依其言，禪辭延出營，急到

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實欲

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

孔明遺令徐徐而退。

此處楊儀魏延又分作兩處。

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禪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

數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監儒安敢欺我，

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公肯相助否？

岱曰：是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

此是孔明所教，却

不教明令諸者自

知。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以下接過蜀將一連

都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看時，不

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盡退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

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

人定

審計

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

搖旗殺入蜀寨時，果無一人。

只好在無人處耀武揚威，想因孔懿願二子曰：汝急催兵起來，吾

明此後特到營中來嚇唬淨宅耳。

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推軍懿。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拂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此是銘旌耳。猶認一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綵。寫司馬懿先見旗。後見車。不覺驚不小。懿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畏蜀如虎。見死虎亦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驚極逼出此語。如無頭尚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被死人嚇怕。連活人亦幾乎不認得。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人如孔明。雖木人可當活人。不似今人。活人都像木人也。懿嘆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解嘲語。然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生仲達幾乎嚇死。直可謂之生。諸葛走死仲達耳。後人有詩嘆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還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無恥。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可知以前都是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

右整。整有法。懿嘆曰。此天下奇才也。又在武侯死後補寫武侯死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

回洛陽面君去了。以下按通魏兵再敘蜀事却說楊儀姜維排成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

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威易使人懷德難孔明何以得此於蜀軍哉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

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故作疑人之筆衆將大驚。急報楊儀。正是。已見魏營

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

未知來者是何處軍馬。且看下文分解。

武侯預伏錦囊計

問聖
所作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五十三

第一百五回

親主拆取承露盤

奇美堂主



公孫淵兵敗
死哀平

醉心堂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五十三 第一百六回

司馬懿註
病賺曹爽

漢末齊王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折取水露盤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延遂興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延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

魏延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卽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焚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轉關，則蜀之亡可翹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計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且太后憂惶而未寧，廷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俄頃易危，而爲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援也。已。武侯死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邊境之戍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爲然也。於其戍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凡後人之失，未有不本於前人之失，以爲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霄閣鳳凰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築臺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拆臺，操止以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氏之來爲正，而其被黜亦與甄氏同。曹操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祖宗之爲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軍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魏延隱然儀大

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

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魏延上表事在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

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

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嵯山小路進發費禕只算得上表且說後主在城都寢食不安動止不

寧後作一夢夢見城都錦屏山崩倒孔明乃蜀之屏障先主得孔明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

武入朝圓夢諶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

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泰山其傾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

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

上能令後主如此不是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能令太后如此不是

官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涕泣能令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

奏楊儀造反不在魏延一邊寫省筆之法羣臣大駭入宮啟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

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略曰征西大將軍南郡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

兵權率眾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入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絕棧道此句頗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

孔明識魏延背後有反骨每欲斬之人將五十三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

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太后亦能於料人料事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謀爲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爲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一個先料楊儀。一個先料魏延。次料魏延。次料楊儀。皆同。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蔣琬料事如見。武侯薦之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後表俱用虛寫。省却無數筆墨。忽報費禪到。後主召入。禪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歡。用好言撫慰。和事天子允奉詔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

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

楊儀亦可謂能

且說何平引兵趕到南谷之

後播鼓呐喊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棧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

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

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馬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

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

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

先散其兵此必楊儀姜維所教

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

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將紛紛潰散延轉怒拍馬

趕上殺了數人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

此受武侯之計不即叙明令讀者自知

延謂岱曰公

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走而去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

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

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然後進攻西川

妙岱亦善於詞令

延大

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

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

此時馬岱竟似同謀今人猜測不出

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

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

不是一番疑或不出見武侯遺計之妙

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

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

馬上方許拆開

妙在拆開又不見計

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

爲陣勢，公可使來。維坡挂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汝，今日如何背叛？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魏延只恨楊儀儀在門旗影裡，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到此處又不說明，只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是令人猜摸不出。』教我隈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讀者至此正不汝知此是其計策。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來得突兀，出人意衆將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先聞其聲，次見其刀，然後知其人是寫得意外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計策，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此處方纔叙明

以前却是疑陣，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錦囊遺計人難料、却見成功在馬前、

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殺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梓葬之如此待之不失爲厚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城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又寓一番哀痛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

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今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此亦處置得停

當想必將公瑾所教也

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禪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

軍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補前至中所未及

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

至定軍山安葬。

為後文鍾會感神伏線

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

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前解咏祠堂後解咏丞相，至城外然。後有丞相祠堂然至城外而見祠堂，是無心於見祠堂者也。先言祠堂而後至城外，是有心於弔祠堂者也。有一丞相於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官城外森森柏樹之中也。三四兩句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碧草春色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淒清之極。黃鸝所以求友曠百世而相感，君子有尚友古人之思而無如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四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三顧草廬丞相并不得見於昔日也。天下妙計在混一不在偏安也。丞相受眷於先并效忠於後也。雖不能混一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計老臣之心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者也。捷而後死者，老臣

所仰望於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則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絕。一似後曾恢復而老臣未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爲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今日遂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呼後世英雄有其計與心而不復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爲英雄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二語正與此詩起二語意相似。向聞其名但震其大。今觀其像又嘆其高。清高二字從遺像寫出入相則紫袍象簡出將則黃鉞白旄而令其遺像羽扇綸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肅字又有氣定神閒不動聲色之意。三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扶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三是泛指衆人。四是獨指諸葛也。鴻漸於遠其羽可用爲儀。鳳翱翔於千仞兮攬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千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與爲伯仲者庶幾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緣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疏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即所云鞠躬勞即所云盡瘁殲即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即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觀也。終字妙包得前後拜表六出祁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

名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莫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說後主回到城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綽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

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員盟侵界知之奈何不用順接忽用蔣琬奏曰臣敢保王平張嶷引

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虛實雖無全綽之後主曰須

得一舌辨之士為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眾視之乃南陽安眾人姓宗名預字德範官

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不重存報喪宗預領命逕到金

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先自挂孝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為一家卿主

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責問王平張嶷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

然俱不足以相問也預亦善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照應八十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

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挂孝不是寫孫權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

援別無他意也說明全綽守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

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員前盟子孫絕滅前者砍石為

誓一為和蜀又命使費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吳儀四色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城都入見後

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兵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

心今折箭為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以下接過東吳使叙西蜀遂依孔明遺言加

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

中姜維爲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防魏重

依舊職楊儀自以爲年官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

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楊儀爲人亦與魏延彷彿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

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前日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

斬也當發爲庶人後主從之遂取楊儀赴漢中嘉郡爲民儀羞慚自刎而死楊儀結局却蜀漢

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興兵將三國總叙單說魏主

封司馬懿爲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回洛陽去訖以下人按下蜀吳單叙魏國魏主在許昌大興

土木建益宮殿前既勝吳而歸今又聞武侯已死故安意肆志於土木也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

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

日抵得一篇阿房宮賦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叡又

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公卿爲棟梁今使公卿負木是棟梁負棟梁也司徒董尋上表切

諫曰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欲廣大之

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

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其無謂也役民既已不情孔

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

既無益死亦何損東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獻覽表怒曰：「重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獻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做了庶人一發設擬碑弄

見為役夫之事矣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獻命斬之。即日詔馬鈞

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武侯所獲死忠也魏主求長生惡也。鈞奏曰：「漢朝二十

四帝，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於長安宮中建栢梁臺，臺

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

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馬鈞是李少君一流人獻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

拆取銅人，移至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栢梁臺去，不移時間，

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公卿搬木石是公卿為役夫今那栢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圍十圍，

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興廢無常成毀頓易鐵漢

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

壓死千餘人。不死於兵又死於役君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

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獻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二個銅人，

號為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木牛流馬却是

銅鳳却是無用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傳楊阜上表諫曰：「臣聞堯尚茅茨，而

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宮室高麗，以凋鮮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殿室，象廐紂為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

宮室高麗，以凋鮮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殿室，象廐紂為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

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以桀紂楚秦爲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作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獻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此句衆官紛紛上表諫爭。獻俱不聽。却說曹獻之后毛氏。便引起下文寵妃廢后事。絕妙過接法。

乃河內人也。先年獻爲平原王時。最相恩愛。及卽帝位。立爲后。獻因寵郭夫人。毛后失寵。此句乃后之子也。獨不記郭夫人美而慧。獻甚嬖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甄后失寵之事。耶。

百花生放。獻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獻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其新孔嘉逆令舊者之取厭如此爲之一嘆。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獻月餘不入正宮。是日

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唳。乃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啟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却恨含情掩秋扇。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迎見獻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獻大怒。卽命擒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遊北園。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獻卽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爲皇后。

朝臣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母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爲燕王。改元紹立。郭却是先度矣。一

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敵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正是纔將土木勞中國又見干戈起外方

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叡猶公孫康之殺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判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奉魏者至再則魏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耶厥後懷惑二帝爲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報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雨足以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返平遠之馬是也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速或遲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可以悟兵法武侯之平蠻難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顧之憂而能肆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患而後安意於東伐則其軍猶人之所能爲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

甚矣管輅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爲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爲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爲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系於此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爲呂秦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爲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彼其艱難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

以既死之孔明而粧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死之仲達而粧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爽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日所見之車是既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臥床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與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爲襄平侯照應三十卷中事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爲車騎將軍襄平侯又補叙曹丕時事此上文所未及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

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爲楊烈將軍遼東太守又補叙曹叡時事此上文所未及後孫權遣張彌許宴賈

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爲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淵爲大司馬樂浪

公又補叙東吳事以上叙公孫淵來歷皆補前文所未及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

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爲卑賤今若背反實爲不順更兼司馬懿善用兵西蜀諸葛武

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

又帶應邪山事

淵大怒叱左右縛曹範將斬之泰軍論曰諫曰賈範之言

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中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

行

此是妖

又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此是妖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

出一塊肉週圍數尺頭面眼目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此非人非妖卜者占

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可當齊指誌怪之書主公宜避

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倫直并賈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爲元帥

楊祚爲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何不於武侯未死之前爲之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大驚乃召司

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以四萬當十五萬敵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

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托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武侯一死敵曰卿

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至守襄平是爲

下計必被臣所擒矣

如勝公之料英布

敵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

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前擒孟獲不消一月今平公孫敵曰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

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敵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爲

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隧此是司

所算中

計的團壘二十餘里環遼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

我兵耳我料賊衆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擊之

必獲全功

使彼出下計

於是勒兵從小路襲平進發却說單行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

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

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是抄司馬懿舊文字耳不想此

處却用不著這篇文字

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單行大驚曰彼知吾襲平軍少去襲老營也

若襲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即司馬懿取街亭守陳倉之意武侯能料之單行楊祚不能料之是原不會抄文字

也早有探馬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成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

違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單行楊祚引兵前來一聲砲響兩邊鼓噪搖旗左有

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單楊二人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楊

一連用實寫公孫淵一連用虛寫

合兵一處回馬再與魏兵交戰單行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

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單行於馬下違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

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

此則竟出下計矣

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

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與陳倉道之

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

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與陳倉道退軍又是不同裴景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

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轅門外

武侯用兵嚴以濟寬

懿之用兵一於嚴耳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

牧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心日趕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

功。照應九十一回卷中事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聚糧，牧不

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

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邊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

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糧則以多勝少，兵則以少勝多。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

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

懿，權且罷兵。與前王肅等之諫又相彷彿。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

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臣之諫。此處不聽諫者之言，比前又是不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

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

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或疑是司馬懿死耳。懿見之大喜，乃謂眾將曰：五日之後，落星處必斬

公孫淵矣。通則百日，遠則五日。來日可併力攻城，眾將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

掘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為

食。至此方攻正，是待其糧盡。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

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孟達辱戰不降，公孫淵一戰便降，彼此不同。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

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為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

與從人。孟達不降而武侯縱之，公孫淵願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司馬懿降而司馬懿不許，彼此又自不同。

馬懿升帳聚眾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趙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

重在此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爲質當司馬懿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

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

門往東南而走不能守當走謹如司馬懿之教淵見無入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砲響鼓角

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

急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

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不能走當降亦謹如司馬懿之教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內寅日見大星落於

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眾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孟獲

擒公孫淵只是一擒武侯有七縱司馬懿更不一縱彼此又大不同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

中省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街上将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

首級七十餘顆司馬懿好殺是但能攻城而不能攻城者心戰者也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貴範倫直苦諫淵不可

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封賞竟自己出司馬懿班師

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个宮人哭

至堂前索命竟見番兵減了又是一陣陰兵來了獻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

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

任堅辭不受。敕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

丹之子曹爽可也。」宇賢於爽，舍其賢者用其不賢者，此曹氏之當衰也。敕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敕

然其言，二人遂請敕降詔，貴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

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當衰而後司馬氏之當盛矣。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敕病漸危急，

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敕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

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兩翼已成矣，將飛入宮廷食曹氏之子孫也。今日得親龍顏，臣之幸也。敕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敕

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明應八十一回中事。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借說之國反指正統為偏邦，此在曹氏之

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

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敕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

戀之情，言訖潛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曹氏好神仙何不以此天機活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

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敕乞養之子，秘在宮中。人莫知其由來。曹操奸猾，曹不篡逆，孰知再傳而後遂不知焉。

何人之子，蓋不待司馬氏之疑而曹氏已早絕也。於是曹芳謚敕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

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啟知。曹爽無用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

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啟知曹爽無用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

704

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無用之人。一是何晏，字平叔。

一是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謐，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先。此五人

人品後詳。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一人先叙其姓，後詳其人品。此數人皆爽

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

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果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

將賄賂差新事於此。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

可加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此議奪其兵權。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芳為中領軍，曹訓為

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三曹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

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

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此時武侯若在，亦是伐魏一大機會。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

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

門張當詔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

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如此所為，便不能成事，安能制司馬懿乎？却說何晏聞平原

管輅明數術，請與議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

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學易而不易，不在推言，易矣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故讚之曰：『要言。』

因謂輅曰：「試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蛇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

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

以周公元愷為言

今君侯位尊勢重而心懷若鮮畏威

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

可謂

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

集馬位峻者顛可不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

此益卦之義

非禮勿履

青蠅可驅也

不論數而論命

鄧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輒曰老生者見不常談者見不談

此語亦妙

語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

輒到家與弟言之弟大驚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

所謂老生者見不生

輒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刺肉

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谷若槁木此為

此麻衣初法之所無

鬼幽之相

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

不決之於小

去却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颺等畋獵其弟曹芳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倘為人所算

悔之無及

預為後

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

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為青州刺史即

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徑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

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

曹操殿病以

特來拜辭

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

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

從并州來

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

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

從并州來

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

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

從并州來

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

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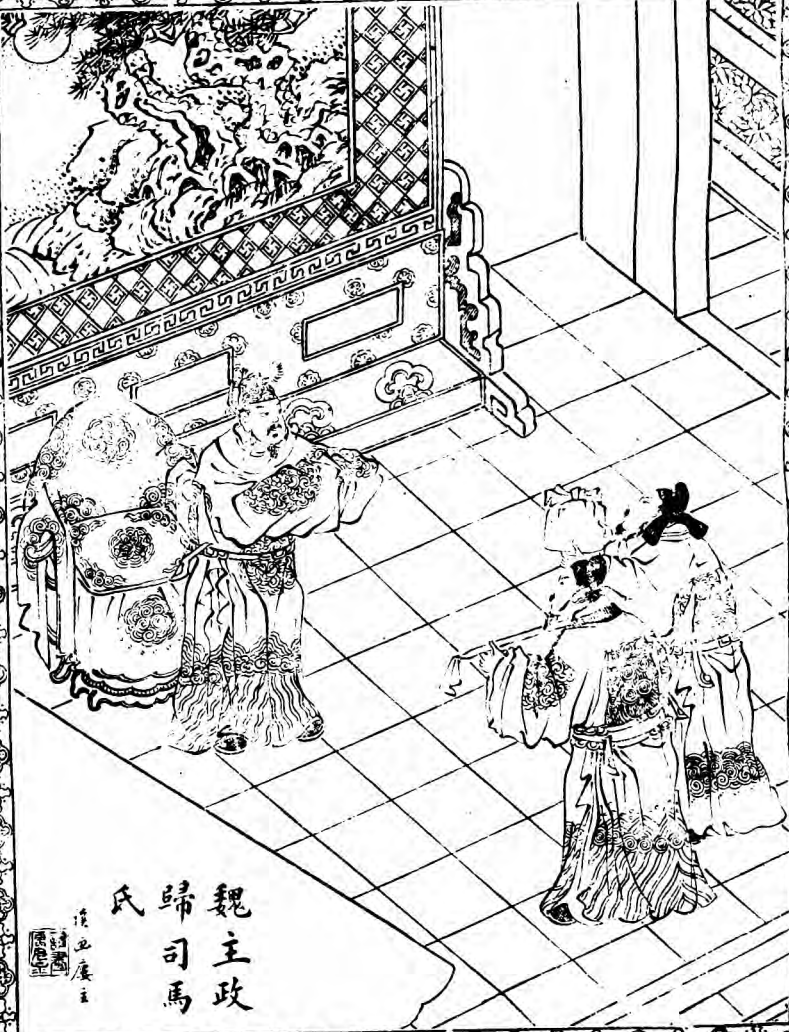
從并州來

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

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

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妙絕活像病人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妙絕活像病人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若見大將軍千萬看顧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妙絕活像病人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病得快好得快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忘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又先爲下文虛伏一筆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原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此之謂智囊若曹爽只是酒囊飯囊耳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爲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卽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增像全國三國演義 第一百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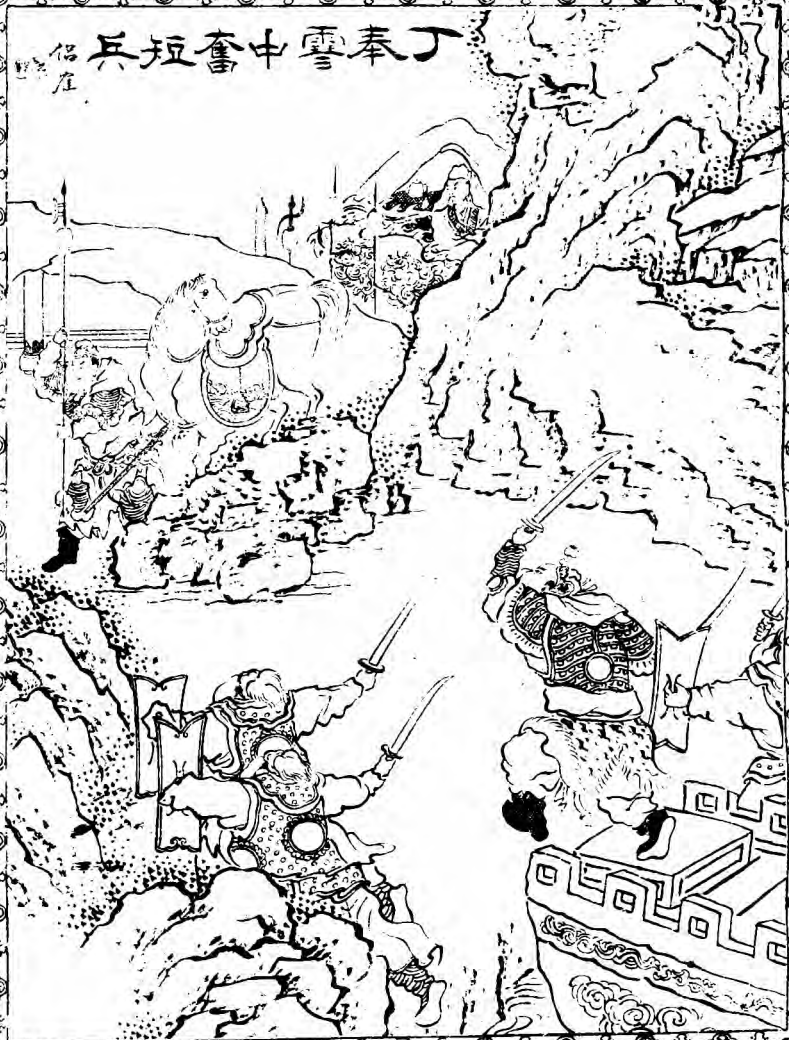


魏主政
歸司馬氏



丁奉雪中奮短兵

佐



孫峻席間施
密計

林屋山人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其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繼今司馬懿真病而真死而其國亦必爲蜀吳之所并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遷駕許都徵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爲司馬氏之所并矣而况同槽之三馬猝然開城總豈之驚馬現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爲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爲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既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與相憲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與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子者殆烈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即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可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爲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

此卷叙曹氏失政爲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爲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

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先帝之心，為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為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霸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即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淵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義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實。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却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芳曹訓曹芳並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執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

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收獵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個司馬懿心腹假以節鉞行大將

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個司馬懿心腹行中領軍事，據曹芳營。如陳平領太

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周勃去產後要瞞着婦人，司郭

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

得從之。懿急令太尉將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是兩個司馬懿心腹遣黃門責出城外，逕至帝前

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

外，仲達起兵何意？」郭后已乃司馬懿所用劉氏於得其事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

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又是一個司馬懿心腹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也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持欲殺曹將軍耳。善於料事。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明於料人。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廢仲達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忠於勸義。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僭妄之事。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辛敞有子。桓範有兒。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卽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的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後仲達殺桓範。只爲此語。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將濟曰。駕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智囊怎當鈍物。懿乃召許允。陳泰曰。又是兩個司馬懿心腹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恐其在外生變。故請之使歸而就死耳。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將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曹爽所厚者。又爲司馬懿心腹。說吾與將濟

指洛水爲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

直如騙小兒

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

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夾太驚。幾乎落馬。

太傅忽然起

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

拆封令近臣讀之。表略曰。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

狀曹爽應落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東還。

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

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

書臣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

輒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此數語竟似告示。不像表。四字何不竟。

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同察非常。謹此上聞。伏于聖聽。

伏于聖聽。四字何不竟。

伏于聖聽。四字何不竟。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爲之奈何。

義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

應前卷中語

司馬懿誑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况我兄。

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

爽兄弟三人都是駕馬懿父子三人都

是駿馬三駕馬。總棧三駿馬。使同槽矣。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

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將不可復歸。宜早。

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驢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

司馬懿耶。

若行此計。國中必大亂。美

繼得乘亂伐魏。必得成功。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

果應滿範曰。濟之料。

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宜可自投死地乎因生泣只是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拋不下機豆耳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

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此之謂爽曰多官勿太催

逼待吾細思之活畫一無用之人少頃待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不

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其名曰爽何其人之不爽如此又只見殿中校尉尹

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到死當飯吃有將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

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

嘆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今之文思遊鈍者竟日不成一字母乃與曹爽同乎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

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曹子丹被孔

尚是有羞有氣今曹爽直是不羞不氣也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

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

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孫如此無用當使奸雄氣沮於是曹爽將印綬

與許陳二人先賁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僮到浮橋時懿傳

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

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智囊今已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它

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多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

刀在其頭猶欲借糧為之一嘆。

如肯以糧借我，

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

奸雄手段只是

而後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為憂。」

愚人到底

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

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歷、李勝、畢執丁謚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

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

此等欲詞皆周內所成未必真有其事也。

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

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生。」亦將桓範等皆下獄，隨押曹

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

拔劍尋思想了一夜竟想不到此。

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

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而自誓。及爽被誅，

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覆弱草何至自苦如此。」

今日

此等達人多矣。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為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全，況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為，豈行乎？」

辛憲英教弟以義夏侯女

辭父以節同時乃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為曹氏後。

司馬懿自受巾幗當以男子衣冠送夏侯氏。

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夏侯有女義如山。大夫不及裙釵節，自顧鬚眉亦汗顏。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將濟曰：「尚有曹芳、辛敞，新開斧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

懿曰：「彼各為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

獨殺桓範特智費見忌耳。

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

奸姐姐我亦歟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奸姐姐我亦歟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奸姐姐我亦歟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奸姐姐我亦歟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為臣食祿當思報。事王臨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故今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樓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應前卷中語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令人追憶魏公加九錫時懿固辭不肯受。此則賢於曹操。芳不准。令父子

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難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夾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限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其意可知。夏侯

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

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滅吾曹氏宗族。耶。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夏侯霸欲討魏賊。姜維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

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孔明得姜維為掎手。姜維有人報與姜維。維心

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

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

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兵蜀之大患也。預為

數卷後 維問二人是誰 霸告曰 一人見為秘書郎 乃潁州長社人 姓鍾名會 字士季 太傅鍾繇之子 幼有胆智 乃即胸中有字 遂當率二子見文帝 會時年七歲 其兄毓年八歲 見帝惶懼 汗

流滿面 帝問毓曰 卿何以戰戰惶惶 汗出如漿 帝問會曰 卿何以不汗 會對曰 戰戰

慄慄 汗不敢出 他戰要急先出求分會曰 汗不敢出則足汗亦怕嚇矣為之一笑 帝獨奇之 及

稍長 喜讀兵書 深明韜略 司馬懿與將濟皆稱其才 一人見為樞密 乃義陽人也 姓鄧名艾 字

士載 幼年失父 素有大志 但見高山大澤 輒窺度指畫 何處可以屯兵 何處可以積糧 何處可

以埋伏 便為陰人皆笑之 獨司馬懿奇其才 遂令參贊軍機 艾為人口吃 每奏事必稱艾艾

風分鳳兮 故是一鳳 其資性敏捷 大抵如此 此二人深可畏也 二人來應却在夏侯霸 維笑曰

量此孺子 何足道哉 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 入見後主 維奏曰 司馬懿謀殺曹爽 又來賺

夏侯霸 霸因此投降 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 曹芳懦弱 魏國將危 臣在漢中有年 兵精糧足 臣

願領王師 即以霸為鄉道官 進取中原 重興漢室 以報陛下之恩 以終丞相之志 此一段言語

尚書令費禕諫曰 近者將琬重允皆相繼而亡 二人之死在費禕口 內治無人 伯約只

宜待時 不宜輕動 維曰 不然 人生如白駒過隙 似此遷延歲月 何日恢復中原乎 言其輕白駒

過隙是言其快一則以何節為禕又曰 孫子云 知彼知己 百戰百勝 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 丞

相尚不能恢復中原 何況我等 將六出祁山 維曰 吾久居隴上 深知羌人之心 今若結羌人為

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得又侯霸爲平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

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勒辭朝同夏侯霸遲到漢中討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

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

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此是一伐中原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

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

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

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引兵

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

者斷其上游蜀兵皆渴死矣。馬謖屯山上惠在水道今二將屯城中亦惠水道蓋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

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

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此時蜀兵甚渴其望

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街亭之危咎在馬謖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

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

人身帶重傷餘皆殺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

雪而食。蜀兵噉雪幾似蘇武當年此日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

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

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

羌人誤姜維而姜維又誤二將也

遂令人送李歆入川

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

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徑往牛頭山抄在雍州

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

此國魏救趙之法

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

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

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

徑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

夏侯霸所算早在陳泰算中

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

水。陳泰引一軍。徑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得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

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

句要等候多時偏維大等不來爲之一嘆

怒提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

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船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

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

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

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

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

第一次出兵動見掣肘不及此後多矣

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

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个黑瘤。瘤上生數

十根黑毛。

不知管轄相之又作何語

乃司馬懿長子。標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

馬挺鎗。

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

入姜維。

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忽將

臨終事一捉與一百四回照應

正是

難支此日三軍敗。

猶賴當年十矢傳。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爽。是特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皇嗣。僭皇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懿。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丕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丕自主之。後之伐非芳自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寧百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險峻無人之處者有

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戰徐塘見之。真異樣驚人。

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乃孫權之攻合肥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再勝。及張遼之拒道遠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敗石亭而吳五勝。乃諸葛瑾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章章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陵遲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疏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灼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用。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懿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

司馬師發兵補叙在此省筆之法

師聽知郭淮敵退。蜀

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

亂軍之中逃命而回

谷之難

却說蜀山城中蜀將司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

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札

以上按漢書以下再敘魏國

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

漸漸沉重

前是非病此是真病

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

吾有異志

吾當懷恐懼

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

二人申奏魏主曹芳

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為大將軍總

領尚書幾密大事昭為驃騎上將軍

以上按魏國以下按東吳

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

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

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

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

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

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

補前文所未及

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湧平地水

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栢盡皆拔起

飛到建業城南門外

倒插道上

孫權將亡先書災異正是相對

權因此受驚成病

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

前囑以後事

囑訖而薨

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

紫髯碧眼號英雄

能使臣僚肯盡忠

二十四年興大業

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

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諸葛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

探知其事報入洛陽

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

次征伐皆不遂意

前事

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

不但欲滅吳亦有吞魏之意

吳將變魏亦

將變也

宣皇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

軍王相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母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前曹士用三路取吳今司馬師亦用三路

取吳正復相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為雪天伏筆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

屯住人馬。喚王相胡遵母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寨起大堤。左

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相母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

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相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為先鋒。總領三路兵

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吳太傅諸葛

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眾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

昌危矣。寫丁奉能謀是將之智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

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

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

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權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

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蜀有句要李嚴守二城吳亦有全胡遵在徐州

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前卷蜀兵取雪當水此卷魏兵對雪飲酒同是一雪也而憂樂大異忽報水上

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道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遣帳中謂諸將曰。不過

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何貪至此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

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快卷短處殺人如草不聞聲比用之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快卷短一躍上岷今用之平川則奇矣將眾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岷砍入魏寨以水兵劫魏兵措手不及魏兵急拔帳前大戰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中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早寨奔絕魏兵措手不及魏兵急轉出忙綽鎗刺丁奉被奉拽住鎗桿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便倒以我之長奉趕上以鎗刺之即用從之長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拿路而走魏兵一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斷橋雪景大有可觀惜此魏兵此時可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和母丘儉聽知東與兵敗亦勒兵而退魏兵此時可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和母丘儉聽知東與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賞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者石亭之勝吳使入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此正復相見一面起大將亡一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不止在喪兵又應在喪身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眾皆告免恪乃貶蔣延為庶人乃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為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恪大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圍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與司馬懿之料待其將走

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母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連夜攻打新城不下。令眾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辯之士。賁瑋。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圍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曹洪之守潼關。曹操限之以十日。吳兵之攻皖城。呂蒙限之以半月。未聞有百日之約也。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騙信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諸葛恪着了這兒。可為受騙者之戒。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眾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回想雪天却募軍時寒暑一更矣。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眾軍聞知。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眾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母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一勝不止。至於敗而後止。是畫蛇添足矣。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眾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眾。恪有死道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掌御林軍。以為牙爪。恪有道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

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橫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騰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道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挂孝而入。道口氣是一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擎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某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宅第化為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孝子眼中衆人眼中不見。更是作怪。恪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恪睡卧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為兩段。怪折根怪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前是人怪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搬數十盆。皆臭無異。輕於殺人故恪正驚疑間。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啣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君之契恪怒曰。大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欲乘犬出東門。不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見前之恪甚驚。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並早入朝之時有恪入朝之時。有張約阻。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騰胤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

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曾面敘，故特設宴相召。兼談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滕胤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嘗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不飲君之酒而自飲家中之酒，以爲懷疑，則懷疑極矣。以爲不敬，則不敬甚矣。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刀，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從前種種災異，於此結局。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此亦一黃犬也。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用蘆席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託大者，可不戒哉！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飛身，跳躍撞屋，梁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前已寫過無數災異，不意又有一此一段，在後。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前之災異，屬恪殺之，此之災異，屬吳殺之。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補前文所未及。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宣帝負芒刺於背，霍光之所以至此果中其言。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

維在城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這接前文遂入朝奏淮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日為降將奇謀

吳聲振漫



廢曹
魏家果報

崇禎庚辰三月



文鴛單騎逞雄兵

懶祥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為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為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得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為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來助於蠻。而姜維乃欲求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敗。固甚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籠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諺以泉鐵籠山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為姜維咎。

五月渡瀘之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止是一井。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聞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

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為有一段絕妙排場。在後欲借司馬氏演出為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弑。魏亦有張后之

見弑。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綽之事。泄。報復之來。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為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又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甚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即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綽。而曹芳亦自以其國大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說矣。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飛為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此是二伐中原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為本。或侯第一次出兵曾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此計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遣兵出石營。從

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為使。賁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遂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引兵南安來。前番不肯自來今番買他魏左便來甚矣阿堵之有也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關山太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

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入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先寫徐質之勇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司馬昭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中道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司馬昭曰兵不追之故從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卻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此計遂喚廖化分付姜維口中觀出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卻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此計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龍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木牛流馬又於此一提以為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龍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不出姜維所料徐質領令初更時分引兵望鐵龍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折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善學丞相火攻是奸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攻迫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炮響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

中殺起此處用兵直與武侯彷彿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峻險難上其上唯有一泉止殺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全山上泉水不教人馬枯渴昭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於有大鐵籠山苦於無水前後相對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閒 魏師受困鐵籠間 龐涓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甘泉枯竭昭自當割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眾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此天助晉非助魏也看司馬昭一語及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眾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三秦中事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中虛寫省筆之法將軍若微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遇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發是假只好騙羌人却騙蜀將不得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秦之心故秦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遂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秦降兵在後

今奉引羌兵為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告速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二人各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逮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逮當慚愧伏罪淮乃說逮當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龍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計亦與司馬懿彷彿逮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還奔鐵龍山雖欲用羌人羌人反為淮所用惜哉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維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寨外屯扎逮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逮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讀至此拍案一嘆維手無器械腰間懸有一付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讀者為姜維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姜維捏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又一把汗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得此一箭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卻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

之威將功補罪。以下按下蜀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這回國去訖。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鍼刺背。令人追想漢帝見曹操時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割斷。並不啟奏。魏主少時師退昂然下殿乘車入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寫得馬師聲勢依然。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二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子。嚴之子。曹芳當年。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二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子。嚴之子。則魏之李豐。光祿大夫張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令人追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覲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令人追念帝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照應一百七卷中事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令人追念馬芳脫下龍風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今人追念。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教卿等須謹細。賜衣帶詔時。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教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卓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之位。陛下勿疑。二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令人追念董承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乃看漢史。衣帶詔故事。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

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不欲學伊尹周公也耳師冷笑曰汝等宜將吾以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竟三人皆曰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說之人適聞於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司馬氏心腹卻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淚眼尚紅前有在後大追叙是也如何抵賴夏

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震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搥拳裸袖逞擊司馬師不是所卻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繡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比董承事又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

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詔在司馬師眼中取出又自不同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令人追念董承等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歎罵而死今人追念

時之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追念伏后正言間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

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尹周前後一轍今反以恩為讐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親筆現在芳魂飛天

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為他人所迫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誣大臣造反當加何罪

自然反生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情甘罪責師曰陛下請起請起自陛下以下忽接有行理說之國法未可廢也當曰國法竟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未體面者也

當年伏后出宮門 跣足哀號別至尊 司馬今朝依此例 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此時不學曹操不事於此又見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此時更無丁原袁紹其人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操聰明仁孝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為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丈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幼因孚之言勉從之耳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壘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 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亦被欺

卻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大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此曹芳又覺當日司馬師以太

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鑒駕於南掖門外拜迎。晃慌忙答禮。太尉王東曰。主上不當答禮。晃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晃上車入宮。晃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為何。吾安敢乘車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著。晃先下拜。此時曹晃極其謙恭。後大仗。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為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晃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晃出太極殿。是日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與曹操無異。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楊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解。

第一百十四

文鸯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弑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為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弑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為漢賊。師亦為魏賊。為漢臣者當為漢討賊。為魏臣者安得不為魏討賊乎。故毋丘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大考之力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偏漢。即以司馬氏之偏魏者報之矣。若司馬氏之偏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之以金墉之禍。報之以青衣之辱。報之以犍牛之易。報之以劉宋之篡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

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孫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顯戮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既廢司馬師既死之後大帥既死則有隙可乘芳既廢則亦有賊可討也然維之心自為漢討賊初非為魏討賊也而以討漢賊為念亦不妨借討魏賊以為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姑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大討曹則我自行我討曹之志耳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懿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卻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母丘儉字仲聞河南聞喜人也以其

賊故存其官並書其地書其字

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母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

權廢主國家有壘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

子與馬騰父

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史欽商議

欽乃曹爽門下客

為後尹大目連起一段伏筆

當日聞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遂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

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

前董承與馬騰語却用反挑今母丘儉與史欽語只是直

說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叔小字阿鵠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令為先鋒

子又是一個好兒

儉大喜即時將酒為誓二

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

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與曹操略討衆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痒。痛者身之贅肉也。師之視君亦如此矣。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七十五卷中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師曰。公言極是。但吾新害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此處鍾會出現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疏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朱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袤曰。毋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將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說守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說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潁水之上。中軍屯於潁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唯要戰。又要速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卻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

這可速取之。為王基所料已儉然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止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孫峻之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卅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書傳報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又由傳報口若領兵還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兖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卻說卅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大驚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幡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師者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時大驚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趙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驚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此之謂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大驚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銅鞭錦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為眼下新割肉瘡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大驚之來先在家將眼中司馬師耳

中虛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想其怒目視曹芳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皆咬爛，何便宜。原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矛鞭打無不被殺。此處方實，鴛只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只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鄧艾之軍先在大虛營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卻從北至何也？」妙在不知鴛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躍馬橫刀大叫曰：「反賊休走！」此處方實，鴛大怒，挺鎗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又正間，聞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鴛部下兵各自逃散，只大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紛落馬，各自倒退，鴛緩緩而行。寫文鴛如生龍活虎，魏將眾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追我等之眾耶？」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鴛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也！」挺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復回馬緩轡而行。大鴛之勇，直與常山趙雲彷彿相似，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總收一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
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膽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送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大鴛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夢夢魏兵乘勢追殺，欽自引兵望壽春而走，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照應一百卷中事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

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今被卞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此是賺司馬師從之。大目頂盔貫甲，乘馬來趕大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卞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於鞍橋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罵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文欽如此幹得大目大哭而回。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去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等事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大欽之投吳如卻說卞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大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卞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卞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接入，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此時大欽去了，卞丘儉死了，唯大驚始見司馬師卧病不起，嘆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師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綽、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與曹操臨終見伏完等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為之，大事切不可輕托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兩目俱出，此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王曹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

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司馬昭之有種命猶
耳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司馬昭之有種命猶昭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
爵以安之司馬昭之有種命猶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
情皆歸於昭司馬昭之有種命猶以下按下文魏事再敘蜀漢司馬昭之有種命猶卻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
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
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淺薄不宜遠征不如據
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前大官諫今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
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一提將前事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
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亦學武侯元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代之更待何時夏侯霸
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既廢夏侯玄既元霸之意在報學故必主於戰可將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
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大速進兵使魏人
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張翼之意不戰則竟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此是中原三兵至洮
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
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妙所謂置之死
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
主耶邦理宜問罪二句是客此為魏報况雙敵之國乎一句是主此為漢報經回顧張明花

水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歿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王經大驅士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與韓信破秦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方知前分付之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迫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疊屍數里此番大勝又當得風便轉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本欲不勝不止卻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卻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讐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眾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卻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寓鄧艾有自許亦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此武侯之計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卻說姜維圍住狄道

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
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
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為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七卷語今領兵到頗為勁敵維
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
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
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仗追而退鄧艾先聲足以奪人非
夏侯霸之言為之先耳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
大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堤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為大
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漆蛇足 討賊猶思奮虎
威

未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怡紅館主



諸葛誕義
討司馬昭

寺後堂主筆



救春詮節 死于壽

線金
客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之二十一
第一百十二回

取長城伯
約麤眉

常
山
趙
子
龍



曹
孟
德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間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間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間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全平敗者也。鉄籠山之戰。初勝而終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平勝者也。不全平勝。則士氣沮。全平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馬此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即出與。

鄧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合符節。而料其出則果出。料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先為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已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則不得謂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四伐之敗。與一伐等。蓋一伐之役。句安陷馬。四伐之役。張嶷死馬。其失固相類也。然為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伐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于其敗而哀其遇于其貶。而憐其心。

有母丘儉之討司馬師于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于後。兩人皆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禁犬吠堯。亦自比于狗。趙盾曰。君之癸。不若臣之癸。亦自比家將于狗。若後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賈充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于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所不為。而司馬昭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內。則曹芳之血詔亦曹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太后在內。則太后之詔可請而城門可開。亦未必無曹芳故事也。故必挾太后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為。往往較前人之心。又加危較前人之心。又加慎。嗟乎。人之竊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防患慮禍。岌岌不寧。至于如此。人亦何樂而為亂臣賊子哉。

却說姜維退兵屯于鍾堤。魏兵屯于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賁三軍。泰將鄧艾之功。中奏魏主曹髦。髦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于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寫陳泰料敵不中。艾嘆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鄧艾居秦問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壯吾兵終有弱敗之實。知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知彼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知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知彼吾軍皆是旱地。知彼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有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知已之蜀兵合為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知彼之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至南安隴西。則可取羌人之穀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知彼之難易于我。但

中其必出五也陳泰嘆服曰公杆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于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
平之服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以上按下魏國一連
周即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會命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今史與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
日並西之戰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廣人
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鄧艾五必出第一可勝此皆合符節衆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盡
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鄧艾所言一必出吾兵船戰而進不致勞困彼
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鄧艾所言三必出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曾有法
度三可勝也鄧艾所言三必出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為食四可勝也鄧艾所言五必出彼
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鄧艾所言四必出不在此時伐魏
更待何時耶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幾謀深遠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
日矣維但能料其兵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走
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于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哨
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登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
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
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在姜維眼中口中寫一鄧艾亦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准
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得汝等可虛張吾旗號號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

出哨每出一迴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示兵之多吾却提大兵偷

出董亭連襲南安也亦是遂令砲索屯于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

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更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

而回艾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一個說鄧艾必在此間果然在此間兩個猜

得都着是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如此得此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其馬皆困

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

維之後先破前寨却斷後路吾當先引一軍段南安進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

邦上邦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行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于段谷破維必

矣先到武城却伏段谷又秦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

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

即令千鄧忠鄧忠於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十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

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即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

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設防你猜着我我猜正疑

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

鄧艾字樣又未見其人先見其旗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

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恐其但聞其

聲不見其人

維令軍士摩馬至曉方欲進軍山上鼓角齊鳴却不見魏兵下來急生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其不見其人維移兵下山屯劉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堅立為寨山上鼓角又來魏兵驟至三番不見其人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又突如其來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三番不下來此救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邦上邦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邦南安自危矣姜維亦料到此但先為鄧艾料去了畢竟是鄧艾先猜先着遂留霸屯于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還取上邦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峻道路崎嶇乃問鄉道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諸書至此令人一嘆幾為落風坡事口川之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投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絕無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陳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虛寫首章之法維不敢取重平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圍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邊寇將軍張疑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投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疑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疑忠勇殺于王事乃表贈其子孫于是蜀

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于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抄舊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
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并封其子鄧忠為亭侯。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
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
宛然董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于相府裁處。宛然曹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
卓。受相一應事務。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
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為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
以探消息。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即武侯之
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向仕于魏。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
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請叙諸葛當日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設宴待之。
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為君。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
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
寫得諸葛誕義形于辭。不愧為武侯族弟。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說得重
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又在
口中補寫諸口。誕平日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琳。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
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琳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

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琳矣使者口中洩漏機密妙在要言不煩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琳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攻城手下十餘統騎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于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琳家琳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曹操舊臣琳未及回答為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中罪致計此無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觀入吳為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取不必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順筆代叙吳事○殺諸葛恪用法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雖聰明無可奈何為後孫綝所殺此三人用累叙省筆之法問其故綝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孫峻殺諸葛瑾之子故也有針線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與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亮專送親子諸葛觀為質伏望發兵相助綝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澤全端為主將于詮為合後朱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導起兵七萬分三路而進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承父兄之基業思德未及四海今奪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後悔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但曹操

天子耳賈充又教司馬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

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孫琳將諸葛誕兒子作當頭司馬昭却將太后天子帶在軍中作當頭

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往從調遣何必朕自行

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

自行然未聞奉母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

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羣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

軍兗州刺史周太為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

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

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并二子

文騫文虎文騫前卷不知下落此處即與文欽會在一處雄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是

方見吳兵銳氣墜又看魏將勁兵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鑒兵

諸葛恪之進兵于新城魏無營之可窺若孫琳之進兵于壽春則乘魏之釁而動矣毋丘儉

之討司馬昭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為之援矣琳之事易干恪誕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之事易干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琳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

于詮一人為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子謂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衆人。而誕之數百人。愈以重誕之一人云。

威克厥愛。為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未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離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為嚴酷之戒。

曹操築土城于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于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墜。有水患。則城易墜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鉄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擊國論之所以作也。

譙周擊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為言耳。其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時。而作于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哲。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擊國論。

間魏之釁而起。間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即返。前于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為之設謀。為之畫策。而維與艾尚未議面。直至此卷。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畧戰而退。未及大決。雖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

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利與義相對不為義則必為利為

則誕之義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引兩軍于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却令偏將

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騾驘裝載軍之物四面聚集于陣中如敵

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逕進

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騾驘過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此曹操破文醜之計其忽

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誕兵大

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

屯安豐魏主車駕駐于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

為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

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先算諸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

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次算吳兵昭撫會皆曰君真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彧為子房昭又以

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于安豐孫琳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

中原如再不勝必斬。一味好殺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

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卻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此計亦

中增兵則異然其言于是全擇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本

糧愈少耳以待誕之走不想吳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

虛一門以待誕之走不想吳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

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于詮所算又早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琳琳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一味奸功又責全端于全律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是驅之於是孫琳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琳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圖矣昭從之遂遣軍攻圍全律引兵欲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勢所昭加律為偏將軍一以殺驅之律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律言孫琳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惺得律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真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與孫琳之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將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賞招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准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意非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皆出城以省其食去兵亦所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又是一個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河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虎昔日單騎退兵之誓欲斬之照應一百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棄家歸若殺

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鶯、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要殺則竟殺不殺則撫之懸之爵之祿之直是老瞞手段。二子拜謝上馬。遂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鶯乃司馬氏。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侯故事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又是一個孫琳鍾會知城中人心如此安得不敗。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曹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必至此。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于馬下。數百人皆被縛。必至此。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于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于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馬困乏。為亂軍所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于詮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少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眾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卒如此。可不昭大怒。叱武士盡縛于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與張睢陽昭深加嘆息。不之事相似。已令皆理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踪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為變，不如坑之。李廣不封侯，只為殺降，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之故何秀之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會之言與秀天淵，宜獨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必能成大事者。唐咨因懼孫琳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姜維此來，先在司馬昭一昭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遂聽得又是一條筆法。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胆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琳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只聽得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謂然。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書黃皓，謂然。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書黃皓，謂然。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于酒色，信任

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贖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于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傳會曰。以公度之。可出

何地。會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選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魏兵屢次斷蜀之

魏之糧。反而用之。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還

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此是五原郡。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

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

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于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直應第

事。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

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鎗出馬。蜀陣中傳會出迎。戰不十合。會

賣個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傳會閃過。活捉真于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會

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于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傳會偷身回顧。

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于馬下。寫傳會不惟能。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

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

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草屋一沐。燒着。魏兵自亂。

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幾同博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啼啕痛哭。聲

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來得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于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小小年紀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在姜維意中挺鎗縱馬而來、二人拚撒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虛情、鄧艾挺鎗縱馬而來、二人拚撒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驅馬追來、維挂住了銅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邊過、被維扶住。那小將棄鎗望前陣而走。維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耳中實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此處方纔叙明前文致意令人不測鍾會弟勝于兄鄧宇、如其父則一艾真、有兩父鳳一鳳矣。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幸甚各自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然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于是兩軍皆退。鄧艾挺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于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于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于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意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恐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悞、相持明日會戰。却像回次日、維又引兵來。艾

仍前不出。如司馬懿受中囑時如此。五六番。懿叙一傳會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捫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翊，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懿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司馬懿一遣事在姜維得報。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已嘆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巾幗奇謀
孫王 西堂廣隱宮

圖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一百十三回

姜維門陣破鄧艾



曹髦驅車死南闕

守僕 驥



增補全明三國演義

卷五十一 第一百十四回

姜維棄旌勝魏兵

張石生字

新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七

聖賢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天以為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卅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卓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托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為后父而張綽亦為后父董卓承受血詔而張綽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為漢之兩人董卓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見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漢之兩家并為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葵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况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殺其子不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

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葵。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敘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關蜀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關蜀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筭於此關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於此伏也敘事作大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六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關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關陣法而武侯關陣只是一番姜維關陣卻有兩番鄧艾之關陣是真即以關陣破之司馬望之關陣是假又不必以關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遺之石以為之瑞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天水城城外之火以為之瑞陸遜不過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見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為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堂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頗使蜀中無黃皓

魏即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卻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

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破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路谷

追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遠望欲卻在探馬口中虛教一眾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

也遂遣使責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此下接下蜀卻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

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與先生不投黃權家吳主孫亮時年方十

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

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問得藏吏曰

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

以陷之也道破黃門不服從來偷食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溼若新在蜜

中則外溼內燥小智耳妙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一小事之明

察然無大事可教者以大事俱歸於孫綝故耳雖然聰明卻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孫綝父子兄弟五人與曹

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資分屯諸營孫綝兄弟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

孫亮因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朕太甚今不國之

必為後患如曹芳之紀曰陛下但有功臣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

丞各把城門朕自出後孫綝如曹芳之自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

洩漏。誤朕非輕。一派親戚。即在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眾。使繃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書血詔付張輝。又是不同。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繃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見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繃。不顧其夫之情。密於子母也。為之一嘆。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繃。重今之婦人。多有之矣。又為之嘆。繃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聖併其家小俱拿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繃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保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繃先將全尚劉聖等殺訖。一個婦人送子。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眾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繃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桓懿乃可為忠臣。繃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與司馬師殺身。後人有詩嘆曰。亂賊誣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憐聰明主。不得泣朝堂。

孫繃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琅邪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乘龍者應在為君。無尾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千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

幸孫思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武官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為後大嗣孫綝位張本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發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周郎對將醉語是假孫綝對張布醉語是真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營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延、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變矣。」孫休此時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為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今魏延施朔為外事，張布為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孫綝方起，平地如人推倒。與諸葛恪家犬脚衣孝子入門之怪彷彿相似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宴。」與諸葛恪入相時彷彿相似綝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慌下御座迎之，請綝高坐，酒行數巡。與諸葛恪

飲酒時彷彿相似。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外擒孫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綝！」今人追想孫峻綝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綝叩頭奏曰：「願從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從孫綝！』」呂據王惇即以前事問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前謂布云：『吾早晚教你不想看出這局面來。』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延施朗等擒孫綝兄弟至。一連用虛寫省筆之法。休命盡斬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王惇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流遠者，皆赦還鄉里。蓋舊案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瑒答禮。使命往來，敘得簡略省筆之法。瑒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薛瑒奏曰：「近日中堂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焚者也。」西蜀事在吳使口中虛寫一番，妙在有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責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備。」故以外患動之。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孫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國，其外患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食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直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

9

總照數本離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此是六伐中原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點脫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鄧艾一違事印從此處補出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鄧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巡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與張遼之守合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此處卻無地孔可鑽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雖周以為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人以地道為蜀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折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前有武侯與仲達開陣今又有姜維與鄧艾開陣

是學維持鎗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父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父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六十四個門戶好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效與吾入陣相國麼前武侯是教仲達打陣今姜維自不同父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父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軍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鄧艾曾做青山甲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讀至此令人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來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出于意外令人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讀至此人發書一嘆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拍案一快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于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此二人從先主三顧時教之已久不復提矣忽于北處現應出來妙極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蛇無頭而行父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不過姜維父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不欲以鬪陣勝之却欲以詐鬪陣勝之於是令鄭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來日候教維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妙在姜維

不自廖化曰此必賺我關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此在等廖化維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
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懿引兵離了渭
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關陣法汝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
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為奇今人都是盜襲那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
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比姜維學問沒有
試極像今日子弟略讀幾句文字便欲出來會考也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
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會學全乃
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今日空疏之腹反不信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
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
山後耳此言洞見肺腑勝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稍一指兩翼兵先出投的那魏兵
棄甲拋戈各逃性命時蜀兵亦有長蛇捲地之勢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
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
被廖化一刀斬鄧倫於馬下陣不會調將鄧艾大驚急勒兵進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
魏兵大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射死此令人又驚一快鄧艾一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懿
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正與吳使薛
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如此良謀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

應聲曰某願往。父視之，乃襄陽黃均也。父大喜，即令黃均費金珠寶物，迎到成都，結連黃皓。偏好金珠，正不知欲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與苟安暗孔，於是成都人人所說，傳與何人，可發一嘆。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與苟安暗孔，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讀至此，又今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雖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譏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關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于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于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為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為操與丕之孫也。于其非孫者，報之不若于其真為孫者，報之之為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于奪其祀之為奇也。蒼蒼者之巧于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于內，必先立威于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于外，必先除患于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因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弑之，而使賈充弑之，賈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濟弑之，所以然者，誠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于濟，而歸罪于充，又不獨歸罪于充，而歸罪于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過哉？春秋楚乞賊

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為己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為己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遜于賈充者。以充為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遜于昭者。而昭又為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為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為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芑之死為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為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為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于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于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為蔡瑁之弟。猶不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為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詐。又疎于曹操矣。武侯知鄧艾之詐。而先斬鄧艾。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雖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于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于武侯矣。文有後事勝于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廖化之言，張翼曰：「從君命。」

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

是從民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

心起見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

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謂姜維必勝武侯，武侯處有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

曰：「朕為卿在邊處，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

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活畫一春。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

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候。」魏國有變，

再伐之可也。極沒氣力，話却早為。姜維嘆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以下按下蜀却說黨均回到

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

大喜，便有圖蜀之心。」早為一百十。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

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賈充却說魏有。舊年黃龍兩見于寧陵

井中。魏初改年號，使曰：「黃初。」自以為土德，王蓋色尚黃也。黃龍正應曹氏之君，臣表賀，以為祥

瑞。天子曰：「非祥瑞也，能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

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逼着主公。曹髦作詩之事，却在賈充口中寫出，敘事妙品。其詩曰：「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

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于井底，歎無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漢少帝飛燕之詩，興也賦也，曹髦黃

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于井底，歎無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于井底，歎無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龍之詩此也不謂百
卷之後忽有其封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此人公若不早圖彼必害我彼者何人充曰某願為

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

巍巍合為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為晉公得毋

不宜耶曾操受九錫尚能假意託辭司馬昭用九錫乃應曰敢不如命口氣昭曰潛龍之詩視

吾等如鯢鱓是何禮也天子以大字取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眾官凜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

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

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設為有賜之充龍矣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

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如華歆王朗且陛下

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還是欺帝時得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

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昭果如王經之言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敢懷二心乎正不肯輕動之人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還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

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答頭官僮三百餘人曹操帳前虎衛軍動以鼓譟而出髦仗

劍升輦叱左右還出南閤王經伏于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

口耳以龍自況王經乃比之以羊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

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望伏劍大呼曰：「吾乃天子也。」時欲正名，定分難矣。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皆不敢動。衆人還二字在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作一羊耳。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活的。」二字在成濟中。成濟挺戟，直奔前望大罵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前胸，撞出，一戟刀從背上透出，死于輦傍。」從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伯提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此是待來將誰欺欺天乎？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弑陛下者，臣之罪也。」趙盾弑其君而春秋歸罪于趙盾，自比矣。遂將髦屍用棺梓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荀頌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吳國全紀是外甥荀頌，今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伴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意在一人。泰曰：「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新賈充亦是次者矣。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則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司馬昭者，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則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今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于市。盡滅三族。助亂賊者即為亂賊所殺，後人有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閤結袍紅，却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嘆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系命，何恨之有？可與徐庶之母並傳，庶母之子也。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淚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
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

節如秦華重，命似利毛輕。
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昭亦稱大主，看樣得好。魏武帝不肯受禪于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曹芳常以曹操比司馬師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大君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于子司馬懿矣。曹操謀篡皇帝與曹玉做司馬昭亦謀皇帝與司馬懿，其法哀哉！遂不復勸進。

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卿公曹芳爲帝，改元景元。元年，漢改名曹芳，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與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以下按通鑑事再敘

西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奉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于上，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奉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于上。

令廖化張翌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翌取略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伐中原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

軍王瓘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

瞞不過姜維。維曰：「某願捨命前去。」父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維。維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維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殺為首的將來見。維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維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寨中蔡和之降吳以維大喜。試令讀者猜之，反謂維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是留二下，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定。維恐維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維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維是王經之姪。』想是通謠。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維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于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于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能料王維只是司馬昭耳。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維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維，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于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于雲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于雲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王維是以真用假，姜維是以假用假。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

裝戰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掩其形令傳令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方知
下有魏兵二十餘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將舒出斜谷廖化張望俱各進兵來
取祁山前姜維本自出斜谷今却說鄧艾得了王確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來人回報至八月
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還往瑯山谷中來遠遠使人憑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
山門中而行此是傳食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是真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確出
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鄧艾亦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
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車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此兩人是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
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寫大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確在山後廝殺連奔過
山後時樹林後一彪軍撞出為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吾主將之計何不
早早下馬受死此為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似正月元霄那大便是火號一
兩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
大是說得鄧艾棄甲丟盔做了坐下馬離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此時彷彿相似姜維夏
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還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雖領得勝兵去接王確糧車却說王確
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車伏整備停當當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
性命如何唯人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唯吃左右
令放火盡燒糧車車輛前魏兵此燒真糧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唯大叫曰事已急矣

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雖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毀。姜維不先殺王瑾亦是失着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瑾。瑾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以水大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詔班師後主信讒

方壺山樵

方壺山樵



托史田姜維
避禍

伯龍船



鍾會兵分漢中
道
士鴻
寶珠





虎溪顯聖
定軍山

松濤

子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八

聖嘆外書

淺托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托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為不然。蓋畫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尾耳。

洮陽之出。維以為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致。維知為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為之慨然。

又有讀書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咏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咏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事相況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為比。明明以靈帝為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查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為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常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查中之役為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為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司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沓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

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

梗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曾說明。却在鄧艾口中說出。妙。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北處之兵。分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番又為鄧艾所算。與取上郡時一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先引一軍還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霸多謀此番遂當先殺入。餘眾隨後而進。方到寬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却在鄧艾之下。遂當先殺入。餘眾隨後而進。方到寬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時。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提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輸一籌。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為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天意不可回。人張翼亦未可以強矣。

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

了祁山九寨，便驅兵直向長安。此為上計。張翼之計亦自勝着，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

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兵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

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

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

往救之。張翼所算又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弗輕出。吾今夜引兵

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

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

祁山。鄧艾之救祁山，不用卻枚疾走，却用鼓角喧天，借夜戰為名，乘勢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

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你猜着我我猜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

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兩人真是對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

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

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其一來又在張

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

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子龍錯抱了他也。時有大臣

劉琰、婁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皇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此時官中府中，珠疑其妻與

後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語但後主南道方盛北道恐未暇及此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

履捷其面數十幾死復甦其治谷海淫也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捷

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命婦非入侍官禁之人官中亦非命婦遊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當棄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

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以傾頹也令

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閼宇代之是欲以驕切代榮殺也後主從其言遣使責召召回姜維

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何異岳飛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

後與張翌徐徐而退郃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

留空寨與郃艾救祁山時一樣方法艾疑有計不敢追擊姜維此輩選兵不獨維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姜維還到漢中歌住人馬

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郃正

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嘆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閼宇立功奏聞朝廷

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郃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忽與忽疑全憑一個宦官做主可發維大

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時姜維欲效袁紹之殺十常侍亦是快事郃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

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

數人遷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張讓趙維至亭下拜

了後主泣奏曰臣因郃艾于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

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直照應到第一卷可謂陛下近則鑒于趙高又說一個樣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

縱使專權亦無能為子與他看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補前文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

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今近侍於湖

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天子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

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乞憐取奸是此輩故態其

如姜維之不維忿忿而出即性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

滅不特為伯約憂正維曰先生幸救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香中此地

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又將屯田渭濱事一提奏知天子前去香中屯田一者

得麥熟以助軍實足兵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進取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三是保國維

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自保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安身維

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香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

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香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

等久戰勞苦今且斂兵聚谷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

虛追襲無不勝矣姜維意中口只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食

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香中種麥以為久計以下按通蜀却說鄧艾聞姜維在

漢再叙魏國

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連營亦與陣法一般此是凡伐中原艾遂令細作相了地

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先是一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勦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賈充

是盜賊之計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正是堂堂昭大咲曰此言

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將行刺跌出與師又將伐吳跌出伐蜀事曲而文亦

曲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妙昭大咲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現在此又是一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鄧艾止畫沓中之圖鍾會又畫

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以既兵吳跌出伐蜀又以合昭送拜鍾會為征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

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再封舊將一新舊便有不相下之勢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尙

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

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眾皆失色試君之從又必示威于臣伐國之前亦必示威于內奸雄作威

往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此滅虢取虞之道也。此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本欲鄧艾絆住姜維，鍾會潛入西川，後文却是鍾會絆住姜維，鄧艾潛入西川，正妙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變化。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鍾會伐吳即劉曄諱，言伐蜀之意。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此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早為鍾會謀反伏線。昭咲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悌疑心，頻釋正是。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識將軍拔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第一百十六回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與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為晉也。全乎其為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于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于曹叅。而陳倉之兵。還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為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興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為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眾。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策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

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統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為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托夢于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

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違

往之。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

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為姜維助。至若

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又為魏將不從鍾會伏線。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

悌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瑾。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

章。姜懿。丘健。夏侯威。王買。皇甫閭。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

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楮之子。許儀也。虎藏之勇。已隔數

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

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從此處去。鍾會

映左軍。出駱谷。姜維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右軍。出子午谷。魏延欲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此皆崎嶇

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

右軍。出子午谷

魏延欲從此處去

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

此皆崎嶇

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製治極似常套許

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眾。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而令

司馬望往遏羗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瞻。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

本部兵前來聽令。先寫鍾會一番調度更接寫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

漢中。忽於腳下送出一泉水。水勢上湧。須臾驚覺。一場大事却先送一夢。起。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

邵緩問之。緩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緩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

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困蹇却是起蹇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

惜蹇滯不能還。早為鄧艾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

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大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

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

姜維之後。鍾會是三路都艾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

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而不語。言之劉實

知而不言太尉王祥見實令。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都二人比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

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此處又總馬二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是有意祥遂不復問。却

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

兵守涪陽。平闕右車騎將軍庾化領兵守陰平。橋道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鍾

三路鄧艾四路姜維都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正與鍾會臣一面自起香中之兵拒敵。連此亦重在二路又各不同。

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為炎興元年。插入此句為後二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

赤聖之戰曾伏孔明東風之功今何不以黃皓退之。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

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今日人家女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

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床之上。即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

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畫一師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

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即天子拜師婆亦是朝中一大災師婆大呌曰吾乃西川土神也。

即師綱土神亦是朝中一大災災異當與青蛇升即座同觀。師婆大呌曰吾乃西川土神也。

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喘方甦。活畫一師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

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自李傕信師巫之後已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

皓隱匿因此悞了大事。與張讓隱匿黃巾消息前後一轍却說鍾會大軍迺還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

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

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

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

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箭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

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諸者至此必死矣。却被魏兵中

荀愜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

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幾死復生又奪山關皆意外驚人之筆即以荀愜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

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乃纔到

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愜。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實有不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

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前事一投望都督寬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

遂令斬首示衆。諸將無不駭然。早為後文諸將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蜀兵利在速戰。乃令前軍李輔圍樂

城。護軍荀愜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叡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

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為上。戰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叡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不

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不懷好意了。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

舒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

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叡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

盡退。叡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叡欲退入關時。關上已堅起魏家旗號。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襲

一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叡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

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傳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師婆之說。鬼話連鬼。亦不是鬼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蔣舒能死。無愧死。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寧為傳僉死。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搗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二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者至此疑是姜維設下疑兵耳。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會驚疑不定。

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者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設。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八陣圖如魚腹浦邊故事耳。

歿於此處。夏侯淵事。此又疑是夏侯淵陰魂作怪。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讀者至此會大驚。引眾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

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鍾會所言之神。不過鬼混。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五回中事。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玉泉山岷聖前。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復遙遙相映。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

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綬。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槩。忽于鍾會夢中寫一諸葛亮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其聲不似妖言。詭言。記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正不足寫活鍾會。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遠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翌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三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十有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太守實敘一路。太守虛敘筆法變換。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

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

姜維圍住。維引眾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

守將蔣舒歸降。傳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敘在前。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

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曾實敘。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此事在

實敘特於此處。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首魏將乃是金城太

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因折其弓。

捉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謂維躍起身一鎗刺去。

正中楊欣馬腦。又是絕處逢生。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縱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

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維亦用虛數。

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竇隨曰：「魏兵雖斷陰

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還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兵

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欲取劍閣，反先取雍州，其計亦曲。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

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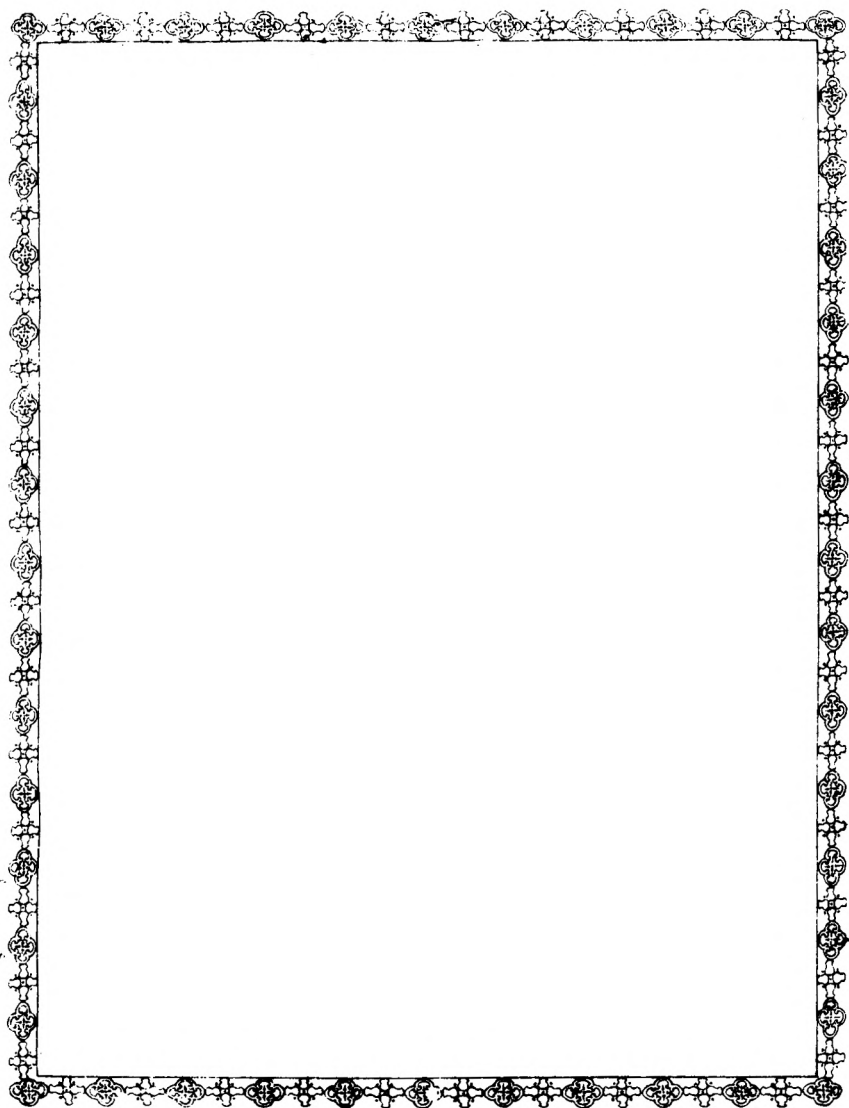
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遲到橋

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

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絕處逢生。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

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甯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之筆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邦士載傷渡

陰平 李方玄主人





諸葛瞻狀
錦州
達和

哭祖廟一王
死孝

紅嶽山館主



西川二士
爭功

諸葛孔明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入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賁索於懸崖。裹糧於峭壁。持斧抉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為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為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願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願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

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腹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為吳咎。而但為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則武侯死。瞻尚亡。則武侯存。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

姜維絕處逢生却在董厥一遣放出軍法變換

厥大喜接

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

預為後主出降伏線維曰

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

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

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

此是燈檠滅而復明

却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

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

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

為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

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

會與艾不睦皆力勸會

乃將諸將用極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體
難堪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
此時尚不足爭功不過是爭體面爭意氣耳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
想口吃人發怒此時正不知稱多少艾笑矣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不以諸葛緒送鄧艾而送晉公一
欲殺鄧艾三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
可怒也該怒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
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並不提起諸葛緒亦甚見機會曰將軍之明
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期期不吐是會因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
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遠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鄧艾此計原是行險
倖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
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材耳方知通鑑大喜奸詐眾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
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
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閣關却說鄧艾出犍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
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為然但以口強應而已在從人口中寫一鍾會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
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
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被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杏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

耶若非鍾會在劍閣絆住姜維亦安能成功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

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有此一笑乃見下却說

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

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

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克似一班匠人不是軍士艾選兵三萬

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

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謝靈運鑿山是高山與鄧士

載鑿山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

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鍾會笑而鄧忠哭一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嶺崖是大膽

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不能為靈或持炬之入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

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

之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撞將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滾下

去副將有毡衫者裹身滾下無毡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挂樹魚貫而進行險鄧艾鄧忠并

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鳳兮鳳兮以摩天之嶺失方纔整頭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

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字也二火者炎

初興乃炎興元年也二士者鄧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爭功艾觀訖大驚慌忙對

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於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

碼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父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 玄鶴徘徊尚怯飛 鄧艾裹毡從此下 誰知諸葛有先機

却說鄧艾暗渡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个大空寨左右告曰聞武侯在日曾發二千兵守此險

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補敘前事又與武侯臨終之語相應艾嗟呀不已乃謂眾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

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聚皆而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

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聞東川

已失雖為準備只是提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

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醇酒近婦人何其樂也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

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對馬邈與後主正是一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

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于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立意其

妻大怒唾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李邈

氏却不一對有馬邈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

擁而入城矣陳後主正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

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

馬於部下調遣此處方纔有馬即用馬邈為鄉導官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有夫婦馬邈之

妻獨知有君臣其節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嗟

義更勝及侯女矣

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眾將苦告，方免。為後文田續投艾伏線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疑有神人助之若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後主又宣師婆問之，却不知何處去了。土神逃走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此時何不治黃皓隱匿之罪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先主無兒，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黃帝之有嫫母，齊王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輅略通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及武侯死，幾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事直至篇瞻自幼聰明，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復主有佳婿，亦補出後事妙品。瞻自幼聰明，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復主有佳婿，亦補出後事妙品。後主從郤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三詔與三顧前後相應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聯字兩頭着救命二字與獻帝一般，狼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

帝厚恩。陛下殊遇。難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舉得亦抵得

乃翁前後

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賈。賈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為先鋒。

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之。乃賈長子諸葛倫也。倫時年一十

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先主有孫武。侯亦有孫。瞻大喜。遂命倫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

却說鄧艾得馬。邀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

明。又是一個張松令人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遲延

日久。姜維到我軍危矣。鍾會之笑。艾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運去

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

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聲鼓罷。門旗

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

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讀至此又令人說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

等休矣。驚人之筆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

據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

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里不汝等輕退

以至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眾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賈

之子諸葛倫為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曉敘明又可謂艾聞之。謂師纂鄧

忠死諸葛走生鄧忠矣。

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向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曉指揮兩後兵。衝出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劉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徐威第二番勝。是瞻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又在鄧艾口中今若不速破。彼必為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征西將軍鄧艾。致書子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遂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為鄉瑯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又經寫一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還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連諸葛瞻戰勝。則鄧艾為無用矣。此處却按下諸葛瞻再寫鄧艾。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

在城中見事勢已迫，乃令彭和賞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斬殺則東吳一遭冷落矣。此處却按下綿竹再寫東吳。

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

即令老將丁奉為主帥，丁封孫異為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

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細目如此書吳人來援書人

漢有倒懸之急，吳之救之當如救焚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等將向，却說諸葛瞻見救兵

壽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吳人為義不力，行將自及悲夫。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

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圍在垓心，瞻引兵左衝

右突，殺死數百人。再極寫諸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

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此寫瞻之死，忠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

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

為？」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中。此寫尚之死，孝。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胤，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悔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

三人亦皆戰死。傳愈可以地前打三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試觀後

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偏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一百十七回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為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于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于父見昭烈之道風漢雖亡凜凜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為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為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即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嬖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計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為楊儀所更易

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既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既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刺艾。而即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即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托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其法。出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從反耳。若欲患難相從。豈可時乎。嗟哉。後主有人不可以止些。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呂布矣。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呂布矣。寄表紹矣。托劉表矣。然彼一時此一時也。嗟哉。後主有人不可以止些。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此言一國不臣。料魏能吞吳。主東方不可以止些。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此言一國不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事兩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魏周前勸劉琦出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慣家。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眾議紛紛。譙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

自古安有降天子哉。蜀無降將軍豈得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昭烈無兄後主生

七子長子劉琦次子劉琮三子劉琮四子劉璠五子即北地王劉禪六子劉恂七子劉璠七子

中惟謀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弱。後主七子於此敘出補前文之所未及後主謂謀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

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謀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

言其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提照姜維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

內外攻擊可獲大功。此言降不如守戰戰不如守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提照後主叱之曰汝

小兒豈識天時。謀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言不得已則戰後主不聽。謀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

吾寧死不辱也。先主不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懷修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

附馬都尉鄧良同譙周賁玉璽來維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

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三人這想劉

為之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賁回成都以安

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

即遣太僕將顯賁勅令姜維早降。又以降天子勅諭降將軍為之一嘆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

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有此何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以此何金銀三千斤

錦綺絲絹各二十萬足餘物在庫不及其數。以此何不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

謀聞知，怒氣冲天，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謀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後主此子足幹惡之子先主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真死矣。妾請先死。」後主有佳兒謀曰：汝有此孫足繼武之孫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後主有佳婦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後主有佳婦謀曰：「汝有夫有婦，謀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望。』」後將一命報祖相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如聞

哉！北地王，殞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凜凜人如在。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时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司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鄧艾竟自封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

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

黃皓之受金，珠原來為此。

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猿鳥猶知畏簡書。

風雲應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

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

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蜀中

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眾皆

子甘心而縛可發一嘆。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眾皆

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

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言之內此處妙在不即敘明，即於劍門關遍豎降旗，先

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

既來詐降又偏說亦有

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便降乃是善於用詐。會甚奇之，

下座相拜，待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

此口氣便是姜維用

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會遂折箭為誓，與維

結為兄弟，情愛甚密。為上賓則猶疎為兄弟則甚密矣。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

既獲自封爵又築臺

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示功鄧艾有死之道

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眾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

氣餒而言冷如

矣。艾有死之道。多官起身拜謝，忽將顯至，說姜維自降鍾會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

書令人賫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

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攻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賞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為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書中雖以勸吳為名。實以封蜀為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議封爵。大有專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瑾。隨後降封艾。詔曰。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中

但封鄧艾並不提起封劉禪。便是不欲鄧艾專制之意。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瑾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後奏報。不可輒行。詔實寫手書用虛寫省筆之法。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賁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義。亦善于詞令。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

可施行。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

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昭從其議，遣使賈詡封會為司徒。

就令衛瑾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瑾，使與會同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會接讀詔書，詔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

曰：「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衆城，網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以收姜維之功，愈使

會之與維密也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

衛瑾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農家，養特明明以世家

會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又與鍾會初時笑若

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鄧艾之功妙今欲封蜀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

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來

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鍾會曾畫一圖了

若姜維之圖為詳悉也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

又照應三十八卷中事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張揚鄧艾以激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此時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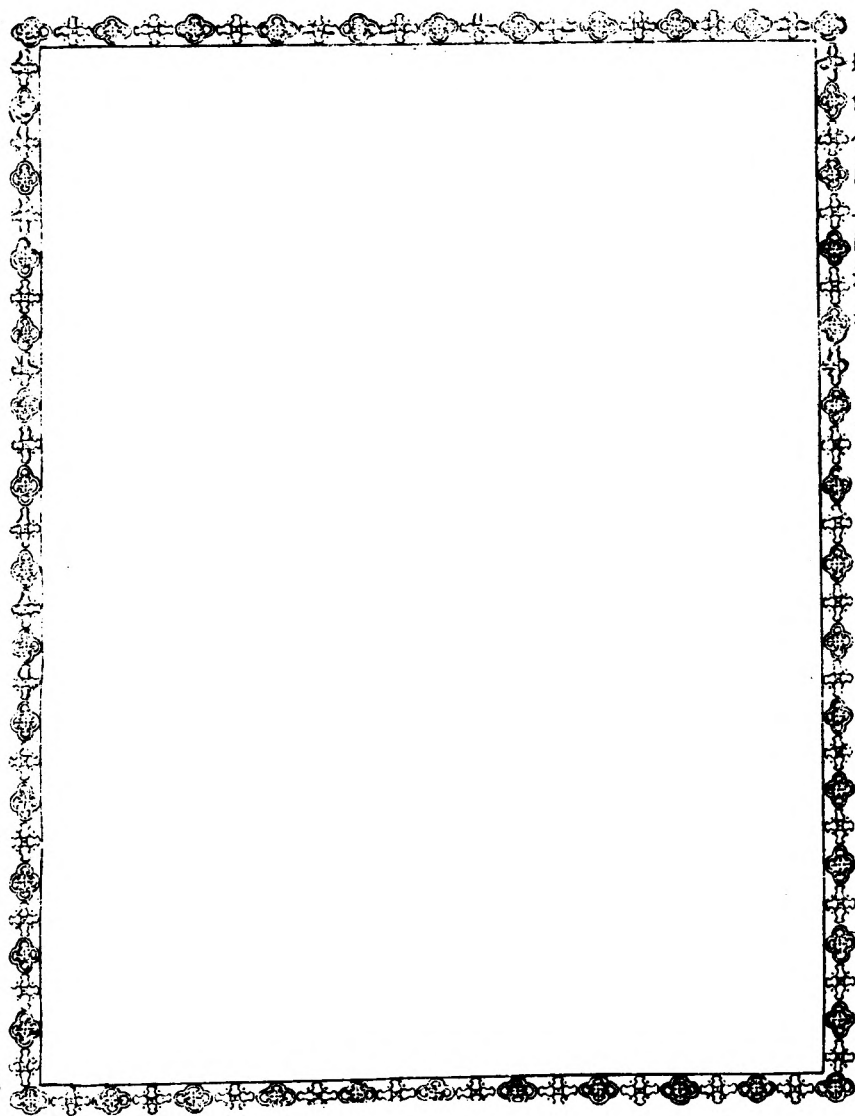
動鍾會妙甚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

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妙挑構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

晚必反矣。此處鍾會表文又用虛寫筆法變換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

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已之語。鄧艾所上之表與鍾會所改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爽御駕親征西曹操鄧惲
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
照應一百十五卷中語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奸雄心事正惲笑曰某恐明公忘
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洩漏寫來真是好看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
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那惲不
連對賈充亦無實話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總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

未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且看下文分解



伍子胥計
語

伍子胥計
語



再受禪依
樣畫葫蘆

西漢法德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二

第一百二十回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青琴金主



第一才子書卷六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為不深。其心不為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辭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即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即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為劉。庶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主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卻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為卻正哭。又當為孔明哭。

為先生哭。先生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涕。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情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關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筋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於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為此說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為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為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為長而攸為次。若以炎為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偏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為漢報讐。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

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亡矣。何待於與之見點。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為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而合為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姜維忌艾亦忌瓘若使艾殺瓘是為維先去一忌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

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散其羽翼衆則不可擒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

其羽翼衆則不可擒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成於俄頃遲則不可擒速則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蚤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會之至却在鄧艾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獍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幸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一吃口怎敵得兩便口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

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超平生之願矣。漸漸露出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勸他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是陪說。然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早也。先以危公大勳。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早也。先以危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再以冷語挑之。將勸其謀。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此正要鉤他辭官妙甚。惡甚。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吾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會之反。姜維催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更不消引聲信文種為喻。即司馬昭之反。姜維催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不必學他人。只學劉先主亦客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弒君之罪。而司馬昭必扶曹奩之詔討之者耳。今維見曹奩在軍中。便算出親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太后遺詔來。正與司馬懿之詔相合。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既說倒了主帥。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董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宵佳節。維至此已隔九十餘卷。忽然相映。

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鄧忠陰平嶺上之哭是真諸將驚問其

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闕弒君又將南闕大逆無道晝晚將篡魏命吾

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恐懼只得

相從畫字已畢魏強畫字與甘賁會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

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若聽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

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

雖死無恨三建只為一胡烈又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水

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

洩漏事之將敗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

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中知之眾將大怒急來

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

不即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又因衆將轉出衆將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

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否與鄧艾亦山妻之夢維曰夢龍蛇者皆

吉慶之兆也姜維為鍾會圖夢是假話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械已備及諸將出問之若何

維曰此輩皆有不臣之心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維

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疾昏倒在地。憑他膽大無奈心疾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

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

報兵已入內會。令關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

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到。眾將棄其首。謀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

後又必殺會。則會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疾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

固始然一死耳。此時維即不心疾而事機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瑾曰。

已洩外兵已來亦無及矣。漢斯亡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瑾曰。眾軍各歸營。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讐。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衆將又

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蚤有八報。知衛瑾

瑾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

告免。我照一百十今日當報此恨。丘建欲報舊主之恩。田續欲報舊主之恨。兩人相反而相對瑾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

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樞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

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水山寨之夢後人有詩嘆鄧艾曰。自幼能籌畫。多謀

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魂

遠漢江雲。又有詩嘆鍾會曰。習年稱善慧。曾作秘書郎。妙計傾司馬。當

房壽春多贊畫。劍閣顯鷹揚。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又有詩嘆姜維曰。天

水謗英俊。涼州產異才。系從尚父出。術奉武侯來。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 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義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瑾守成都乃遣復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樊建侯中張紹光祿大夫詔周秘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為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補應前卷中之事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伏線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舉虞之勢此時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欲自守難矣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為晚也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與登降者不啻天淵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詔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賢失政理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醉生夢死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故意嚇他一嚇要他醒一醒耳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公生于蜀也死於蜀以其不知憂國當封以此名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侯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害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快事快事此時霍弋探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

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見魏而不思蜀已為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而不思魏酒至半酣。昭謂充無情。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也安樂公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要他放回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還算虧他欲哭無淚。遂閉其目。兩番問樂不能得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甚趣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昭及左右皆笑之。此時安得有淚且浸笑着。司馬氏再傳而後。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嘆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王曹奐。時奐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今人追想曹操封魏王時諡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為下文稱帝伏線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然以天下歸之司馬氏目中久已無曹氏矣。既篤於兄弟之情何獨不知君臣之義。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一片權詐一片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若論承嗣之禮。則繼師者固當。

以炎繼昭者。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
乃當以攸也。惟攸與炎本皆為昭之子。故猶未決耳。若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
之相也。昭猶豫未決。使攸而真為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然矣。其以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
代立。少多致亂。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其以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
亦是假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跗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衣。
裹黃巾。此時又遇一黃巾之妖。與首卷遙遙相應。挂黎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與首
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乃魏之妖孽。殿下
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
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
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目。至于無目。司馬昭臨時
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
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諡父為文王。昭自比
如其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昔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
否。應七十七。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得此一
使曹操教曹丕之意。竟曰。孫父王比曹操何如。妙。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
其德。朕司馬氏。子不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又敗壞曹丕。後我宣王景王累建
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與民不懷。德對說。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與東西驅。馳對說。又豈操之可比。

乎。見得司馬昭不做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司馬昭明明要學曹操司馬昭已算極耐得

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興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處受禪臺與

八十卷之受禪臺，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正是依樣葫蘆。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

炎直入後宮，奂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奂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

笑曰：吾觀陛下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明當面卻與大驚口噤不

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罵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

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借司馬炎口中替漢朝出氣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

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曹丕欲篡漢却從他人說合司馬氏欲篡魏竟是自己開口節又

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讐，有何不可？此是若管者之意都在司馬炎口中直叫出來叱武

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奂泣淚跪告。獻帝尚不曾如此無體面炎起身下殿而去，奂謂賈充裴秀曰：事

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是祖宗做樣與只當怨

曹丕耳。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奂從之，遂令賈充築受

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奂親捧傳國璽，立于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嘆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以大禮。奂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以大禮。奂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

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事來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獻帝初時名號一發分毫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華歆叱後一與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殿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背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無此人見乎如此，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踪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識也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儁、儁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曹丕不勝焉者則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

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忌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亦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搆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處。其易盡有如此之竿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銜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餽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為康莊。兵氣銷為日月。真夢想不到之文。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為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幾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為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軀。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由於閹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皆可為閹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讎切賈充。可為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為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篡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為讐。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為終也。至於報復之反。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慙亦受執於後。師昭上偏其主。而安恭亦見偏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

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得更責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靈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靈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靈為君。左典軍萬彧曰。靈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仍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為君。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靈為豫章王。追諡父和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又是一個中常侍與蜀之黃皓。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個中常侍。正是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個顧命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彧為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沂流供給。其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運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為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

百役罷奇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結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書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著問。

取天下之事。尙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為後文降晉之兆。劉琨誤信。師婆

士之言結大喜。謂中書丞華蓋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

總之。朕欲兼并漢土。以為蜀主復讐。當取何地為先。甲兵其亡。可知。又知。霞諫曰。今成都守杜預。

傾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為上計。若強勦兵甲。正猶披荊救火。必

或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蜀。是又兩魏。結大怒曰。朕欲乘

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蓋出朝。嘆

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為吳亡遂隱居不出。於是結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

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眾官商議。賈

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結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

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平吳之未遣杜預。而先遣羊祜。猶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

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民。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

者。皆聽之。減戍運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濱。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

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看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彬

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

大勝祐笑曰汝衆人小觀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目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關及其將

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在羊祐口中補前文所未及此人為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

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意外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羊祐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祐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

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與孫權書曰願與將軍會獵于吳是以獵為戰也今

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祐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妙吳人皆悅來

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荅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

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左

德以酒是歹意陸抗送羊祐以酒是美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

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祐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祐笑

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却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祐笑曰抗非

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問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

遣人候祐祐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卧病數日未出祐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

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識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祐識陸抗之病以藥藥之一是賭智賭巧一是開心見識來人持藥回見抗衆

將曰羊祐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配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陀是好雄機智

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卓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

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

正是羊祜子敵手

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

子傳論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

人賁到建業

時吳主皓已買如走業

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

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

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令左將軍孫資代領其軍

閏字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孫資代陸抗吳主竟有其君羣臣皆不

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或將軍留

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

羊祜所謂孫皓之暴

過於劉禪

正為此也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

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

陸抗諫伐晉而羊祜請伐吳其言似異而其旨實同

夫期運雖天所

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急今江淮之險不加劍關孫

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

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非好黷武正欲止武非好動兵正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與師伐吳之事

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

伐吳之事于此一寬

此是第一層曲折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至言

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

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

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伐吳之事又此一驚詰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

勇之士可也伐吳之事又于此第二層曲折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

問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悔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

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

預會與卿父彼此相妬羊祜與杜預前後相為與前卷相反而相對人亦欲密伐國之密恐其備我也薦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

令人知耶人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備我不足奇恐其感我則奇矣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

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朝廷之疑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

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

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為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彷彿相似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為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喜讀

左丘明春秋傳坐卧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杜預好讀春秋

正復及秦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准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

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剗其面或鑿其眼此斷

淫內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伐之當急者一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伐之當急者二臣

年七十死亡無日

伐之當急者三

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解王

意在盡人事王

意在盡人事王

意在盡人事王

意在盡人事王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

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

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伐吳之事又于此一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圖棋消遣却用王濬鑿着

不依王濬着有用之着却與張華此第三層曲折

着無用之着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曰往

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

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

修江南諸城遷其民居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不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歛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敵

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棄了局中之着却助表中之着紙上與局中

洞見利害朕復何疑羊祜之棋全賴杜預為之終局杜預之棋又虧張華為之

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伯出滁中征東大將軍

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

兵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以上是二

今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

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糜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驛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觀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兵只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為齏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達錐則破豈能渡江也本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于黃皓之請師婆也東吳前幾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却是用金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鄧艾使人偷越暗渡長江前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令引眾渡後彷彿相似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岸遙遙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散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艾陰平之兵彷彿相似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了却吳兵第二路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眼中放出倍覺聲勢陸景

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了却陸景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

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了却吳兵第二路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

皆望風喪印而降省筆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

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鄧艾之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

住可俟來春更為大舉如田續之阻鄧艾又于此一寬此第四層曲折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

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事如破竹文遂馳檄約會諸將

一齊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又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

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為準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為人披甲執杖立於

週圍順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為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為活人望風先走暗雖着筏盡提而

去又於筏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圓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

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

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

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

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應沈瑩乃是勉強悌垂泣曰吳

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

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

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了却吳兵 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第三路 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于

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伐吳之事又於此第一層曲張華曰：今大

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兵局可以不完

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新汝不足以謝天下。」賈

更無他長，但會相幫弑君耳。炎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

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 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

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

之何？」皓曰：「何故不戰？」眾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

一中責，何能誤國？」眾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讓，吳人又以遂不待

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

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

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不可復借矣 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整於舟中。兵各不肯下

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

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若

險峻不能取蜀若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入城欲自剄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觀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刺面墜眼之處何處去了濬釋其縛焚其櫬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嘆曰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八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今人追相

時錄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佃并王戎大兵皆

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

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如蜀之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

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

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抵

之却說王濬班師還吳主孫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此是青蓋帝賜坐曰朕設

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捷於劉禪然帝大笑賈充

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好佞不忠者則加

此刑耳

明道著下官

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

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

矣一部大書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卷起語後來後漢皇帝

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

以三國之主作結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紅日升扶桑光武

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

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

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遼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

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

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募兵微作羈旅

南陽三顧情何深卧龍一見分賓主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

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

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叔芳髦續及吳司馬又

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卿從根苗紛紛世事

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概括

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

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筆法

封面设计
蒋代平

全三册·定价：九元五角